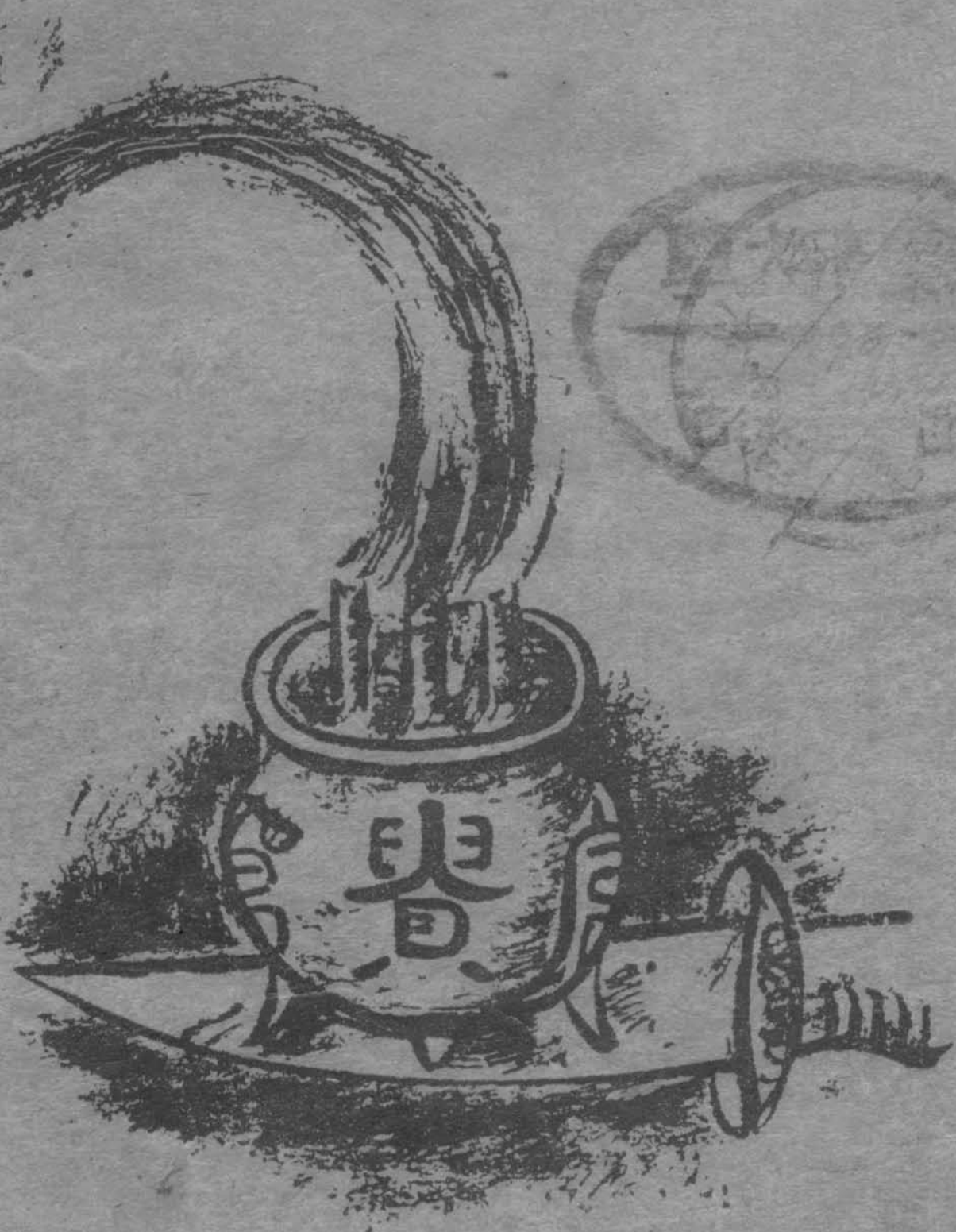


地主阶级没落史



行印 虎书北东

地主血腥發家史

目 錄

東北局指示部隊機關開展土地改革教育	(一)
認識地主階級 (東北日報社論)	(三)
尙志封建惡霸的史實	(七)
樺川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	(二三)
大地主是怎樣發財的	(三四)
『地主惡霸便是病』	(三六)
地主罪行一斑	(四二)
地主奸霸罪行山積	(四五)
集賢地主的血腥發家史	(五五)
樺川公勝村三地主的發家史	(七一)
死有餘辜	(八〇)
刁翎四區的地主是怎樣發家的	(九〇)
大地主劉陞的發家史	(九三)

孫家大院的罪惡史·····	(九六)
血腥的發家史·····	(一〇一)
血淚的控訴·····	(一〇八)
三十條人命的兇犯·····	(一一三)
惡霸喬玉柱的發家史·····	(一一八)
劉家燒鍋的剝削罪惡史·····	(一二三)
于惠卿、龐國光的罪惡發家史·····	(一二七)
王永的血腥罪惡史·····	(一三二)
惡霸鞠財芳的發家·····	(一三八)
李海山訴苦·····	(一四一)
惡霸地主蘇福的罪行·····	(一四六)
惡霸「黨砲」翻把經過·····	(一五六)
喇嘛甸事件血的教訓·····	(一五九)
我要給大家報仇·····	(一六五)

東北局指示部隊機關

開展土地改革教育

中共中央東北局指示部隊及後方機關展開土地改革教育全文如下：

一、東北民主聯軍野戰軍及地方軍，在前綫英勇作戰，消滅蔣軍，在後方積極剿匪，肅清土匪，這都是直接的保衛了解放區人民的翻身運動，幫助了土地改革的勝利進行。東北民主聯軍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進行愛國保田自衛戰爭，保護人民的利益，保護農民分得的土地及果實。東北民主聯軍是人民的軍隊，爲人民的利益而服務，它繼承和發揚了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

二、最近一時期內在前方和後方某些部隊中都發生過軍隊干涉土地改革及群眾運動的事件，包庇地主惡霸，毆打農民積極份子。在一些後方機關中則收留被清算對象，幫助地主惡霸隱藏物資，掩護地主惡霸逃跑，聽信地主的謠言，並爲之傳播，滅群眾之志氣，長地主之威風。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第一、外部的原因，是地主惡霸在被群眾鬥爭之後總想尋找報復的機會，在公開抵抗和企圖翻把（如組織土匪大排）失敗之後，在威脅恫嚇收買賄賂農會幹部失效之後，不得不挑撥軍隊與群眾之關係，利用我軍及機關作掩護，地主惡霸特別殷勤招待我軍某些人員，把自己的女兒，爲之說媒，企圖變爲軍人家屬，給好吃好喝的，在我軍人員前面說農會幹部如何壞，製造陰謀

陷害農會幹部的證據，挑起軍民間的不團結，利用我軍某些人員出面干涉群眾運動。而軍隊及機關中個別壞份子及一部份階級立場不穩及失去階級立場的份子，就聽信地主惡霸的話，出面干涉。

第二、內部的原因，是：（一）從土地改革開始以來在部隊中及後方機關中進行土地改革的教育做得非常令人不能滿意；（二）是抗日戰爭階段轉到土地改革階段對於土地改革思想上的準備不夠；

（三）在初期擴軍時一部份未經過土地改革的成份參加進來；（四）在部隊中俘虜成份的增加；（五）個別壞份子隱藏在我們隊伍內。

因此，必須在部隊中及機關中進行一個普遍的土地改革教育，加強軍民團結，打破地主的挑撥陰謀，清查壞人，以達提高部隊和機關人員的政治覺悟、群眾觀點和階級立場。

三、進行土地改革教育的方法，採取普遍訴苦、追苦根、拔苦根的辦法，揭露地主惡霸對人民的殘暴欺壓剝削，以加深對階級仇恨的認識。採取反省坦白，檢討本部隊本機關人員對土地改革的認識，有無損害群眾利益，包庇地主惡霸，干涉群眾運動的事實，暴露一切對土地改革懷疑的思想。採取由土地改革後參加部隊的戰士講說鄉村分地的情況，及分地後他們家庭的生活狀況。在可能條件下找當地做群眾工作的同志作報告。把黨的文件及東北日報上關於土地改革的重要的材料介紹給他們看，解釋黨的土地政策及群眾運動的現況。對幹部則應特別着重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在思想醞釀成熟、對壞人充分暴露的條件下，進行清洗壞份子。發現隱藏的惡霸地主應交回當地群眾處理。對失掉階級立場，包庇地主，對革命麻木不仁的份子應分別輕重進行教育及必要的處分，以教育全體人員提高警惕性，注意壞份子的破壞活動。

在前方部隊中土地改革的教育要與部隊整訓、戰鬥動員、及加強部隊的戰鬥力立功運動相結合進行。利用戰爭間隙，在全軍進行一個土地改革教育的運動。

在後方機關中土地改革教育要與改善工作、加強工作和生產、反對貪污、反對和平享樂、反對階級觀點模糊相結合進行。在後方機關中（黨政機關，一切後方軍事機關）從九月起進行三個月的土地改革教育。

四、關於執行這一指示的具體進行辦法及材料，軍隊及軍事後方機關由總政治部規定，後方機關屬於省者由各省規定，屬於東北局者由東北局宣傳部規定。

東北局（八月二十五日）

認識地主階級

——東北日報社論——

地主階級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藉着反動統治的政治力量，壟斷大量的土地——中國地主只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但却佔耕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向廣大農民進行野蠻的殘酷的剝削，無限度的掠奪農民的血汗作爲自己的財產，過着寄生的生活，阻礙中國社會的進步，阻礙農業和工業的發

展。地主階級又是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和代理人，作爲一個階級來說，地主依附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來保存對本國農民的剝削權，來維持自己的封建統治。外國帝國主義也需要扶植當地的地主階級來充當自己的鷹犬，於是兩者互相結合，狼狽爲奸，組成中國近百年歷史的一幅圖畫。就是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買辦官僚資本）與外國帝國主義者互相交織着。滿清以中國封建大地主的代表與當時以英德俄（舊俄時代）日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訂下了無數的賣國條約，並鎮壓了當時的農民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代滿清而起的北洋軍閥，以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與當時以英日美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從廿一條起到五卅慘案，使帝國主義在中國鬧了一連串的慘案，屠殺五卅運動及反對大革命運動。代北洋軍閥而起的蔣介石，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在抗戰以前與以英美日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喪失了整個東北及訂立許多賣國條約，叛變大革命，進行十年內戰及破壞「九一八」以後的抗日運動。在抗戰勝利以後，將整個中國出賣給美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全面內戰。

中國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兩種力量，一種是正式的政權和軍事力量，這就是縣、區、村政權完全掌握在地主階級手裡，即在日本統治過十四年的東北也不例外，除了正式的軍隊保護地主階級外，地主階級還有自己的特殊武裝——民團、大排，地主一般都有槍。另一種是特殊的社會力量，組成地主統治農村的這種特殊社會力量的，一個是地主的武將，就是所謂惡霸、土豪，「南霸天」「北霸天」之流；一個是地主的文將，就是所謂師爺、劣紳，「張三爺」「李四爺」之流，在這文將武將之下，又有一批狗腿、流氓、地痞，而表現其組織形式的則是各色各樣的封建迷信團體。這就是地主階級統

治農村的一幅圖畫。

地主階級是社會的寄生蟲，自己不從事勞動，專靠剝削掠奪而生活。他的土地、房屋、浮物、財寶，都是壓搾農民一滴血、一滴汗，甚至敲骨吸髓而來的。一個地主的發家，就是成百成千農民的挨餓受凍，妻離子散，傷殘死亡。地主的人生哲學，就是『不殺窮人不富』。地主直接地有形地殺害的農民，已經是計算不清，而其間接地無形地殺害的農民，則更是無法估量。地主最普遍的剝削辦法是出租土地、欺壓僱工、放高利貸，此外還有巧取豪奪，橫佔硬霸，明火打劫，逼得佃戶、僱工、債戶以及其他的貧苦農民，全家終身給地主當奴隸，或者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農民陳有林父子三人，給地主蒲世芳開荒，鎬頭刨樹根，震得手破血流，開出十三垧地，辛苦一年打了廿八石糧，除去對地主交租還債付牛具錢外，自己甚麼也沒剩下，第二年還得照舊向地主借債借糧活命，就這樣被牢牢地綁在土地上，永遠窮苦下去。李海山給地主抗了八年活，只留下光身一人，反倒賠了一個爹，賠了兩口櫃、兩隻箱子、一套鍋碗瓢盆、一個吊爐。高占武父親給地主抗活累死了，母親因還不起地主債被逼死了，地主還把他的弟弟賣掉償債才算完事。像這樣充滿了血和淚的事實，在封建統治下的社會裡，實在太普遍太平常了。哪個地主不是喝農民鮮血長胖的？哪個地主不虧欠農民無數的血債？

地主對農民的虐待殺害，更是極端殘暴野蠻，駭人聽聞。在地主看來，農民一條命，不抵他家一隻狗。地主爲了霸佔土地，強姦婦女，勒索敲詐，而任意殺人害人，在地主統治的社會中是司空見慣的事。地主的話，就是號令法律，絕對不許農民違抗，否則就要遭受酷刑苦打以至喪掉性命。地主可以盡情掠奪農民，而農民放豬吃了地主幾顆青菜，地主就要罰他吃豬屎；地主可以把農民打成殘廢，

還要趕出門外，讓他凍死餓死，而農民誤傷地主的一條驢腿，則要服四年苦役；地主殺死農民，把屍首向荒山野外一扔，或者向衙門遞上一張二指寬的紙條，萬事皆休，而且不許農民說一個不字。

在這裡舉幾個地主殺人的事實：望奎城區廂紅四屯地主堯殿武一手殺死八個農民，鶴立王家燒鍋地主王三姨子殺人三四十名，呼蘭大用區五個地主殺了十六條人命，通河萬柳屯地主蘇農遠殺死逼死十七人，另一地主張永春引領日軍血洗村莊屠殺七十多人，……這不過是幾個平常的例子，和地主殺人總數字比較，實在是滄海之一粟，微不足道，地主用自己的血手，和農民結下了血海深仇。過去天下是地主的，農民只能打掉牙齒帶血吞，有苦嚥在肚子裡，今天農民翻身了，要對地主報仇雪恨，這完全是合理的，正義的。

在蔣賊介石出賣東北使之淪爲日本殖民地之後十四年中，地主對廣大農民的剝削，並未因民族災難的加深而減輕，地主反而把日寇的一切橫徵暴斂，全部轉嫁在農民身上，『出荷』要農民負擔，『配給』則由地主受用，『勞工』、『奉仕』都被地主強加在農民頭上。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在日寇侵略東北的十四年中並未因民族壓迫而有所削損，倒是日寇支持地主更穩固地騎在農民的頭上。我們可以把那時農民和地主的生活比較一下：廣大農民過着半饑餓的生活，地主却喝着人蔘鹿茸湯；農民七八年蓋不上被子，穿不上衣服，地主却是滿箱滿櫃的綾羅綢緞，貂獺狐貉；農民冬天糊不上窗戶紙，地主却是黃金成斤，元寶成堆。同時，應當明確看到，地主更充當了日寇的爪牙，成爲日寇奴役東北人民的下層基礎，他們擔任區長、屯長，竭力鎮壓人民，博取日寇歡心。不知有多少東北愛國志士、抗聯同志，被地主殺害出賣而光榮殉國了！即在八一九日寇投降之後，地主仍然對日寇必忠必孝，掩

藏日軍，護送戰犯，勾結特務警察，組織土匪大排，偷襲人民軍隊，殘殺翻身農民。在反對蔣美的愛國保田自衛戰爭中，地主緊緊跟蔣介石匪幫站在一起，共同進攻人民，百般掙扎以維持其腐敗罪惡的統治。因此，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地主和蔣介石一樣，是人民的革命對象。

地主階級是封建勢力的代表，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並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加深了中國民族的災難。中國要走上獨立自由富強的道路，中國人民要真正獲得解放，必須澈底打倒地主階級。這就是實行土地改革的根據。農民分土地挖財寶，乃是土地回老家，財寶回老家；農民對罪大惡極的地主加以毆打，是其世代積憤的發洩，是在所難免的。農民這種行動是正義的，革命的，推進中國社會發展的。因此，一切對農民深重苦痛抱有同情的人，應當堅決擁護農民這種正義行動！一切希望中國社會發展的人，應當熱烈擁護農民這種正義行動！每一個革命同志，革命戰士，必須全心全意支持農民這種正義行動，為澈底實行土地改革而鬪爭，為打倒地主階級而鬪爭，為爭取愛國保田自衛戰爭勝利而鬪爭！

（九月二日）

尙志封建惡霸的史實

蒿 明

前 言

尙志原名珠河，因九一八後，趙尙志將軍組織當地農民，建立抗日聯軍第三軍，堅持抗日游擊戰

爭四五年，爲了紀念尙志將軍及抗聯英雄烈士們的英勇抗敵，在去年（民三十五年）十一月，全縣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通過改爲尙志縣。

光緒二十二年，帝俄修築中長鐵路（當時名東清鐵路，後改中東鐵路）於此地設小車站，名烏吉密河，因爲交通之方便，一些投機的陰謀家們，如沙滋圖，秦鶴年類的，爭先恐後地來這裡佔荒領荒，獨霸山林，要挾官府，壓榨農民，收買打手，恃強凌弱，造成自己的封建家業。有了家業之後，又想當官，民國十一年，呈請設縣，把縣衙門修在自己家門口（老縣府就在沙滋圖的門前，是打了幾場官司才爭來的），沙滙東、沙滋圖先後當了財務局長，高壽山當了教育局長。九一八後，紛紛投敵，有的爲了保持家業，而當漢奸，有的是當了漢奸，刮來錢買地，而成地主，地主不當漢奸的很少，當漢奸而不成爲地主惡霸的就更少。因爲是地主，因爲當了漢奸，就勾結敵人殺害我抗聯英雄，破壞抗日事業，趙一曼、周伯學（抗聯的地方工作同志）、王鳳桐（趙尙志的二團團長），都是死在這些人手裡的。前哈東專員何延川同志，曾被沙滋圖逮捕過，當特務而成爲地主的詹鳳吉，曾以吃抗聯同志的腦袋，而取得日寇的信任，八一五後，又是這些傢伙，搶奪了敵人留下的資財，由漢奸變成國民黨，由警察特務變成了中央軍，封建頭子沙滋圖，勾結土匪，陰謀迫我地方武裝撤離縣城，逼走我縣長陳士清，自己代理縣長，最後過了縣長的官癮。

翻了身的人民，給這批傢伙以澈底摧毀，但這些傢伙們的滔天罪惡，一時是數不清的，這裡，僅就力之所及，擇其犖犖大者，予以揭露，使人們進一步了解，翻身的人民，對這些傢伙的懲處，是他的罪有應得，死有餘辜，而在人民這方面來說，不僅是理應如此，有些還過於寬大了。

一、第一個惡霸宋士信

滿清同治年間，在這裡有個大惡霸，名叫宋士信，因距現在很遠了，不能知道很詳細，從珠河縣誌上可以看出宋士信原在阿城開小店，過年時放賭，被官家抓了賭，辦了罪，後跑到東山裡當胡子，種大煙，採人參，獨霸一方，在當地當甲長，抓好人說是胡子，送阿城衙門，衙門不收，宋私自殺了，又勾結胡子王七，馬傻子等打阿城，胡子把阿城打下後，阿城的官員，逃到東山裡，宋乘火打劫，把這些逃難的官員們，搶了一頓，領着嘍囉們跑到長壽山種大煙去了。光緒初年，官家開放螞蜒河兩岸的荒地，派姓張的勘放荒地，宋士信又把姓張的殺了，吉林將軍銘安因宋士信有勢力，惹不起，把宋請到衙門，戴戴高帽，收做自己的狗腿，賞給宋士信五品官銜，並委任他助理螞蜒河墾務，遂由他組織東西會房（西會房即今亮珠區之成功村），招戶開荒，宋士信就這樣由賭棍變成胡子，又由胡子當了官，變成了地主惡霸。

二、荒地爲什麼有了主？

光緒八年以前，這裡是沒有主的荒地，木頭誰願砍誰砍，人參誰願採誰採，荒地誰願開誰開，雖然也有像宋士信那樣的惡霸，壓搾人民，但，地究竟還是沒有主的。光緒八年置賓州廳（即今之賓縣），並設燒鍋甸子分防巡檢（在今之延壽縣境）。宋士信欺騙來一些山東難民，開墾荒地，按『生』『聚』『教』『養』四甲，發給吉林將軍的地照。爲什麼將軍要發地照呢？因爲將軍發了照，就可以

按地照收『大租』了。於是像宋士信這樣的有勢力的傢伙們，就領起地照來了，他們爲什麼要領照呢？因爲誰領到地照，就變成誰的地，誰就可以收租糧。當時地照是怎樣發的呢？按珠河縣誌上說：『隨便民戶自報極大之四至，隨帶最少之租額。』『……照內載有幾垧納租地四至以內竟有浮多荒地數百至數千垧者，出賣時，帶幾畝或幾分納租地，卽能賣荒地數十方（每方四十五垧）至數百方之多……』因爲是隨便報四至，所以，誰有勢力，誰就可以多報，比如『南至分水嶺，北至大青川，東至道，西至河。』這樣的四至報上去，就可以領一張地照，地照上也不說明是幾垧幾畝，因此，領回地照來，又隨便佔地，比如尙志城原名劉團臣小站，因爲那附近幾十里路，鐵路以北，全是劉團臣領回將軍的地照後佔的，又如，一面坡的朱子衡，這次砍挖運動中，挖出來一張這樣的照（老百姓叫大尾巴照），按四至來說，東西五十里，南北六十里，四至之內，山河林木，因爲有了一張大尾巴照，就姓了朱了。領照之後，就可以按地照收租糧，還可以按地照訛地，比如我的照上寫東至道，南至河，你的照上也和我差不多，我勢力比你大，我就可以說，你的地套在我的地裡了，我就可以霸過來，這些事，將軍放了照，收了『大租』就不管了，比如帽兒山的老道溝，原來有個伍老道，是別人捨善捨了一張大尾巴照，他拿這張照，就霸佔了兩道溝。這兩道溝有一千二百垧地，開成了五百多垧熟地，老道平時騎着馬，背着盒子槍，交結『官相』。

大尾巴照發放之後，民國四、五年間東北封建大頭子張作霖又放了一次『官荒』。張作霖爲了搜刮民財，說：『大尾巴照按法律上解釋，應該一律認爲無效。』規定按以上納租地垧數留兩倍，其餘的算『官荒』，『官荒』要由『官』出賣，每垧多少錢，於是在一面坡設荒務局，先勘放大青川、大肚

川兩處，後又查出有二十七處『官荒』，於是就大賣特賣起來了，這時一些投機取巧的強盜、騙子們，却來這裡領荒來了。如當時的大騙子劉鵬飛海城人，組織領荒團體，自稱是吉林省長孟秉初的老朋友，奉令來一面坡招戶領墾大青川大肚川的荒地，無論何人領荒，必須先向我團體登記，並掛出『奉天各縣領荒事務所』的牌子，還派人到海龍、柳河、東豐、西豐、西安各縣宣傳：代辦荒地，如何有把握，土質如何肥沃，交通如何便利，願領者可先報名，繳註冊費兩元，荒價三年後再交都行。結果想發財的投機家們，來了很多，註冊費也交了不少，後來一打聽，原來大青川大肚川早經吉林全省土地清丈局盡數放給德政堂（北洋軍閥的頭號封建頭子段祺瑞的堂名）了。當時像這類騙子很多，有的騙了領荒人的錢，有的從中騙到了荒地。賣『官荒』與持有大尾巴照的人不利，他們反對放『官荒』；領『官荒』的人，爲了騙錢騙地，又擁護放『官荒』。於是前者與後者發生了很大的矛盾，尙志的封建頭子沙滋圖，就是在這種矛盾中發展起來的，沙是在民國四年，正是放『官荒』的時候來尙志的，原來是梅河口的小學教員，聽說這裡放荒，他就來領，當時，有些小學教員，還有些親戚朋友，也湊了錢，請他代領，他既是來領荒的，當然是擁護放『官荒』了，但他也不反對大尾巴照，因爲當時有些有大巴照的人，恐怕落空，就廉價出賣，沙滋圖就連領荒帶買照，領了荒買了照，地就是他的，拿了別人的錢，却不給別人地。有了地，爲了怕別人來號地，就假公濟私的於民國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成立了鐵路沿綫墾務保衛團，按戶輪抽壯丁，自備糧食，他當了團總，有了槍桿子就可刮錢了。並要挾當時的墾務局長吳毓麟說『山地開墾不易，地級擬爲下等，按山荒水甸減價勘放。』墾務局因他有勢力，不敢不應，於是他又再廉價買地。就這樣，沙滋圖便從窮教員一躍而爲大地主了。

有了地，沒人開怎辦呢？欺騙南滿和山東的難民說：『北大荒，不犯愁，種地不用馬（用人力，使鎬頭翻），點燈不用油（燒松樹根子）。』『頭五年不拿租子第六年才交租』，『沒有種子借種子，沒有犁杖借犁杖。』等農民來了後，頂多開上二年地也熟了，第三年再不拿租子，就收回去了。同時，高利貸呀，買青賣青呀，捐稅呀，結果苦了農民。即地主們也不得不承認，他們剝削農民的厲害。如由封建頭子主編的珠河縣誌上說：『鄉民生活程度最低，需要簡單，每年除生活必需外（實際連生活必需也談不到），實無盈餘或儲蓄可言，普通貨……重利息竟有按月利五分至六分者，歷年收買元豆者，多於春夏之際，以賤價（半價）向農民定購元豆。而農民因迫於生活費用，不得不在豆值低廉之時，出售新豆，一歲所產之農作物，更無餘力從事於農業之發展，均每屆種植時期，勢必出於借債，又必經高利貸者之一層盤剝，即所謂搗小月，大加一，種種名目……每屆秋收之前，又迫不得已而輾轉入於商人（很多是地主的買賣）之手，收穫之季，糧價低落，農民以需款之故，又不得不忍痛出售，及至青黃不接之日，再從事生產之農民，反須出高價以購求食糧，結果必至農民無法生存……』

三、縣衙門修在家門口

珠河原屬延壽因爲中長鐵路的修築，交通便利了，又由於放荒領荒，人口也多了，特別是因爲關內的連年軍閥混戰，使山東河北的人民，無法生存，相繼來北大荒開荒地，因此物產豐富了，大豆出口甚多，五常、方正、延壽，糧食皆由此處運出，因此商人也多起來了，於是地主們就想要設縣衙門

，因爲有了縣衙門，就成爲縣城了，他們就可以由土紳士變成縣紳士了。當時由一面坡的地主頭子朱星五、宋芷馨、劉曉堂、莫海仙、溫樹敬、車金聲，珠河的沙滋圖、秦鶴年、沙滙東、邢耀庭、高壽山親日派的大官僚、大地主龔煥辰（龔四川人，留學日本後，曾任袁世凱的總統府的諮議，在烏吉密佔了一大片荒地，東西南北數十里之大，並組織了甲寅墾殖社。）等，呈請省裡，要求在珠河設縣，這時，葦河以宋子恕爲首，也聯名呈請設縣，省裡派高委員來調查，這幫傢伙們，就先鑽到吉林，給高送禮送錢，把他迎接到珠河，說一面坡房子蓋的太多，沒有地方修衙門了。葦河太低，容易被水淹，珠河南通五常，北通延壽方正，交通便利，秦鶴年又說，我在北台子有三方荒地，可以拿出來放城基修衙門，高委員受了錢，就聽話，按照這些傢伙的話，上了個報告。葦河的宋子恕，聽說要把衙門按在珠河，又寫了呈子，告高委員，說高委員未到葦河調查，僅聽珠河人一面之請求，說葦河地點適中，應按衙門，省裡又派李委員調查，李委員是一面坡鐵路交涉分局局長，原來就住在一面坡，和沙秦等都是好朋友，當然要幫他們說話，所以又上報告，說還是珠河按衙門好，葦河地主們一看，省長衙門說不上話去，正好這是省長換了個姓鮑的，又託人送禮，就告到鮑省長那裡，鮑省長收了人情之後，說珠河『地勢偏西，似亦未宜，事屬創舉，不厭求詳』。再派諮議何炳炎調查，說葦河地點適中，應按衙門。珠河又寫呈子不同意，省署又派阮委員調查，阮到珠河，又受了沙秦等的『歡迎』，又說還是按在珠河好，鬧得省長衙門和督軍衙門不和，就擱下了。沙滋圖一看，鬧了一年多了，衙門沒有按上，又寫呈子到內務部去追問，這時，吉林省長又換了姓孫的，內務部把呈子轉給孫省長，孫又命令道尹衙門的程委員調查，又說是珠河好，葦河又不幹，又派朱馮兩委員去調查，兩委員查的時候，孫省

長來出巡鐵路，到了一面坡，珠蓋兩地地主們，也全來了，你有人參，我有貂皮，都來說理，都來獻寶，孫省長說：『葦珠兩處，一則據形勢之適中，一則藉物產之豐富，均有設治之資格，應即一律設治，以資控制，而順輿情。』衙門爭了兩年，呈子寫了一大堆，錢化足了，禮送够了，都給你們按上衙門。

民國十一年二月，成立烏珠河設治局，派來了第一任縣官，李泰榮。暫借民房辦公。有了衙門，就該當官了。沙灘東當了財務處主任，羅耀庭當了勸學所長。沙滋圖當了縣農會（地主會）主任。衙門是暫租的民房，要修一個正式衙門，修在東頭呢？還是修在西頭？秦鶴年、劉豐五（家住東頭，地在東頭。）說衙門應該修在東頭。因為我北台子荒地已經在有衙門時就拿出來了（不是白拿出來，可以放衙基號，賺錢，可以把衙門修在家門口。）沙滋圖（家在西頭）說，不行，東頭荒僻，西頭離車站近，方便，又找出兩頭的兩個地主——劉彩亭、邵恩普來，說我們也有荒地拿出來修衙門。爲了把衙門修在自己的家門口，又爭了四五年，告掉了兩個縣官，因第一任縣官，願意修在東頭，被西頭地主告掉了，第二任縣官同意修在西頭，被東頭地主告掉了。直到民國十五年又來了一個姓孫的縣官，後台硬，未到任之前先把沙滋圖、秦鶴年收拾了一頓，才算把衙門修在西頭了，到底修在沙滋圖門口了。

衙門是修在家門口了，修衙門用了十多萬，錢是那來的呢？東西頭放衙基，清查衙基，按衙基號，每方丈收補助費二角，有衙基蓋房子，就得拿錢，這還不够，向省請求時說的漂亮：『地方商農會捐助一萬元，士紳捐助五千元，地方商農各戶捐助一萬元。』但到拿錢的時候，又變了卦：『前議農

商會擔任補助之一萬元，按地方徵收糧捐數，每一元加收一成，農商各戶士紳擔任之一萬五千元，按全境農商農戶分甲乙丙三等攤納，甲等每戶收四元，乙等收二元，丙等收一元，由商農會擔任催收，限半月收齊，並由警團協助辦理。」（錄珠河縣誌）先吹牛說由紳商捐助，到拿錢時，加收糧捐，攤派民戶，並由警團協助，糧捐是老百姓賣糧納，攤派也是老百姓出的多。你不納，警察協助商會、農會（地主會）催收。

修衙門的時候，成立了勘築城基衙署委員會，管收錢，管包工，又是來錢的買賣，地主們又當了委員了。由大地主宋迪安總管，宋迪安一邊修衙門，一邊修自己的房子——宋家大樓。衙門修好了自己的房子也修完了。

一個老醫生，趙振堂，當時曾罵過這幫傢伙們：「沙滋圖圖謀不軌，秦鶴年年告狀，宋迪安安家立業，事後民不聊生。」這個安家立業，就指吞公款修宋家大樓說的。

四、設賭興娼，從中漁利

地主們，有了家業，有了衙門之後，當然就想玩樂了。秦鶴年、邢耀庭、劉豐五等，在東頭開了一個戲園子，設一個胡同，開幾家窩子，叫做桃花里。沙滋圖、車佐民、譚恒久、河會東、于海洋，在西頭開了一個戲園子，沙滋圖又自個弄一條胡同，也開了幾家窩子，叫做新春里。這樣，不但自己可以玩女戲子，逛窩子，而且可以賺錢（房子多租錢，戲園子可以剩錢），還可以收戲捐、妓捐。此外，在街上的南、東兩市場，公開開會局、牌九局、寶局，設賭抽頭之外，還可以多吃地皮租。就這樣，使

缺吃少穿，窮得走頭無路的開荒的山東哥兒們，掛鏟之後，賣了『豆臥』（註）的錢，希圖僥倖贏錢的，結果，不是送給寶局、會局，就送給了牌九局。因此，上吊的，投河的，年年都有，使婦女、小孩子、小商人，差不多全城的人都給會局送錢。（按會局，是東北最普遍的賭錢方法之一。一個會局，跑封的就有百十個，每個跑封的，每天總有幾十個封。會局就通過這些跑封的欺騙賭者，賭錢的人不必親自到會局，就可以把錢輸了。）使關裡來的跑腿子學生意，做賣買的小商人、店員，開荒的農民等，除幾個錢，都送到窩子裡去，而地主們，除掉靠土地、靠勢力，直接剝削之外，又可以通過設賭、開窩子、開戲園子，再無形的剝削一次。錢到手了不算，還賺着玩女戲子，逛窩子，玩樂。

註：豆子未收之前，低價出賣，叫做賣『豆臥』。

五、掌握財政，濫收苛捐雜稅

從設縣之日起，地方財政機關，先後爲地主惡霸把持，縣府下設財務處，後改財務局。第一任財務處主任爲沙滙東（沙滋圖的老家）一連幹了四五年，虧空了卅多萬元之多，第二任主任擅荷清，幹了二年，被沙滋圖推下台了，沙滋圖上了台。當時苛捐雜稅，將近二十多種，按民國十七年的數字。

（參考珠河縣誌）

- 一、大租 一三二〇五元
- 二、契稅 二〇五六五元
- 三、稅收 三〇五五〇〇元

四、印花	二〇〇〇〇元
五、木石稅	六〇〇〇元
六、餉捐	一〇六八七〇元 每畝地一。八元
七、糧捐	一五三七一四元 百分之二。
八、木捐	一八五二元
九、炭捐	二四七二元
一〇、妓捐	五〇一八元 (按一等每名妓女月收五元，二等四元，三等三元，四等二元。)
一一、屠捐	三〇二九元
一二、衛生檢驗費	三〇二九元
一三、旅店捐	九二八一元
一四、營業車捐	四一〇元
一五、汽車捐	四二〇元
一六、車牌捐	五七五九元
一七、戲捐	三五七元
一八、營業附加稅	一四三五八元
一九、違警罰金	五〇三元

二〇、店簿費	一一三七元
二一、許可證	三四五元
二二、地方捐罰款	一〇四元
二三、貸款生息	三五八一元

共二十三種，年收六七七、一〇八元，這僅是載在縣誌上的公開數目。而實際上貪污的恐怕要超過原數的一倍以上。另外，還有商會的花消；農會的攤派；警察的訛詐……就無法統計了。就按這個公開數算吧！當時全縣連外僑共一八、七三五戶，三四、〇七一人口。平均大小男女每人每年要負擔將近二〇元。當時包米只四五元錢一石，每個人要負擔四五石苞米。這就可以看出地主們是怎樣對人民之壓榨了！

六、叛國投敵，摧毀農民抗日武裝

九一八事變後，地主們紛紛逃避，當地農民，爲敵人的燒殺所氣憤，自動組織紅槍會，以原始武器——扎槍，與近代裝備的日寇死拚，在珠河車站與敵人血戰數次，用斧頭砍敵人的鐵甲車，終於使敵人縮回一面坡固守，因當時敵人兵力不足，紅槍會人數太多，氣餒很高，敵人不得不暫時讓步，縣城遂由農民武裝控制數月之久，後因農民缺乏政治領導，內部分化，敵人又利用地主進行特務政策，乃沙滋圖、高壽山之流，無恥地投敵叛國，爲日本爸爸効忠，勾結僞軍，打散了紅槍會，把縣城送給了敵人之後，高壽山當了內務局長，沙滋圖當了財務局長。

七、殘殺抗日英雄，漢奸特務警察起家

趙尚志將軍，起義於烏吉密之三股流。當時爲各地農民所擁護，在珠河各區成立了第二團，鐵路南北，到處有抗日組織，抗戰英雄層出不窮。給珠河、延壽、方正、賓縣、阿城、五常諸縣敵人以很大威脅。而地主惡霸們，爲了保衛自己的家業，爲了獻媚於日本爸爸。喪盡了良心，殺害自己的同胞，殺害抗日英雄，優秀的共產黨員，能幹的群眾工作者周伯學同志，就死於沙滋崗的狗腿子興隆溝的區長劉×寬的手中。仁愛分區的惡霸朱和卿，更組織反動的自衛團，自任團長，殺了老百姓，割來腦袋，拿抗聯同志的腦袋，到日本爸爸處獻功。敵人爲了對付趙尚志，組織了特務、警察。而這些特務警察們，也藉着慘殺抗聯同志來發家。尚志當時的三大特務，都變成了地主。三大特務是誰呢？徐致軒，流氓出身是日寇唯一的忠實的偵探長。抗聯第三軍第二團團長王鳳桐，女英雄趙一曼，都死在他的手裡。詹鳳林，是日寇在珠河的第一個翻譯官，殺了抗聯同志之後，割下腦袋來，放在鍋裡焙乾，用黃酒沖喝。因此而取得日本爸爸的信任。前後當了警察署長。孟文林，是珠河第一任日寇的警察署長，在烏吉密當署長時，抓到老百姓，就說是抗聯的，殺打罰錢，隨便幹。這些傢伙們，每人手下，都有一部份爪牙，以通抗聯的帽子訛詐錢、買房、置地，成了地主。毛麟太，僞滿自己當區長，兒子當警尉，買下了幾百畝地，養着幾輛大膠皮車。邱鴻滿，當區長娶了兩個小老婆子。王文學，當特務，向老百姓要勞工，要木料，蓋自己的房子。鄭秀臣，原來是個木匠，九一八後，因當日本人的維持會長而出名，滿洲國開起油坊來了，他的油坊，就可以要勞工給他幹活。呂勝武，以開設鴉片零賣所而

發家，也成了地主。一面坡三陽分區的韓小胡，原來任啥沒有，當了區長後，買了五十多畝地，五六匹馬。東興分區的王樹德，當了二年區長，買了二十多畝好地，平均每個月買一畝地。就這樣，原來的地主惡霸們，大部當了漢奸，而原來不是地主的，當了漢奸之後，也變了地主。地主惡霸、漢奸、警察、特務，混成了一體。

八、八一五後，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

原來，在八一五前，因為有日本爸爸在上，這些傢伙們總還有些心驚胆戰，怕日本爸爸瞪眼，就沒有狗命。特別是老牌的地主們如沙滋圖，高壽山之流，成了『要視察人』，還不敢明目張胆的爲所欲爲。八一五，日本爸爸被蘇聯紅軍趕走，這帮王八蛋，就橫行無忌了。沙滋圖，以老牌地主的資格，出來帶頭，趕走了偽縣長丁輔仁，特務腿子秦萬里（秦鶴年的兒子），而當了維持會的委員長，高壽山以老教育局長的資格，勾結了偽軍醫官羅萬昌，掛出了吉林國民黨黨務專員辦事處的牌子。邱鴻滿，李華堂，勾結了警察，成立了掛羊頭賣狗肉的保安隊（明是保安隊，暗是『中央軍』）。李佩章，杜錫九成立了公安局。特務頭子，詹鳳吉，孟文林等都成了公安局的股長。徐致軒，則成爲大隊部的副官。賣大煙起家的呂勝武，則成了公安分局長。在一面坡，大地主兼配給商，楊海臣，當了一面坡的維持會的委員長。當偽區長發家的韓小胡，和警佐劉化非，湊合了一批警察特務，成立了所謂中央軍。此外，所有的地主，漢奸，配給商，如毛麟太，李鳳五，朱相卿，毛化東（地主，漢奸）、劉冬山、鄭秀臣（任共同油房經理）、樊邦印（偽共同燒鍋經理）、單松極（偽糧穀加工業經理）、王

文博(偽商會理事)、關西山(偽商會坐辦)……等，都滾進了維持會。於是，新老地主、警、特、漢奸們，在沙滋圖掌握之下，組成了地主統治集團。

九、盜竊勝利果實加重對人民之壓榨

當時維持會的工作，只有一樣，就是抓取敵人遺留下來的物質，抓來之後，地主們明搶暗奪。敵人集中了珠河、延壽、方正、通河四縣出荷的糧子，地主們在兩三月之內搶了個淨光，欺騙群眾說：「老毛子都拉走了。」大烟三十餘萬份，按每份卅元出賣，賣給群眾的只有兩三萬份，其餘的，都被地主們分了贓。由他們手裡再出賣時，就是每份壹百元。倉庫裡的汽油、煤油、重油等，地主們趕着膠皮車往家裡拉，老百姓幾個人推一桶，滾回來時，在路上，又被地主們持槍劫去。東大營的高糧米，由李鳳五、朱相卿等拉往自己的油坊；警察的棉軍裝，幾百套堆在鄭秀臣的倉庫裡；亞麻像山似的，堆在沙滋圖的家裡；麻袋幾萬條，藏在單松樵的梢樵堆裡；汽車零件，由沙滋圖成火車運往哈市去賣。興農合作社靠近沙滋圖的家門口，農具、糧食、板房子的板壁，都被沙滋圖拉回家去，拉完了，爲了掩滅盜竊的罪跡，竟敢放把火，付之一炬，燒完之後，連磚都拆賣了。敵人收集來的人民膏血搶完了，便藉招待蘇聯紅軍與供給中央胡子爲名，在城關區向群眾攤派了二百萬元，來加重群眾的負擔。此外，並暴漲房租，八一五前，每間房房租七十元，八一五後，地主們開了個會，由七十元漲到每間一千元。

十、勾結土匪，襲擊人民政府

劉化非、韓小胡等中央胡子，被我人民武裝從一面坡趕跑之後，地主們有些倉惶失措，乃於卅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勾結劉匪，襲擊縣城，用特務政策，拉走我軍一個中隊，並圍攻我縣長住地——電燈公司，打傷我軍幹部張林同志。我英勇之第三中隊，固守陣地，匪不支乃潰退。而地主們——維持會們，如劉應山、李鳳五、朱相卿、樊邦印等，竟以大車載官物，明目張胆，慰問劉匪。

十一、暗殺我抗聯幹部，逼走民主縣長陳士清

襲擊政府不成，乃於十二月廿四日晚，勾結劉化非部之偽警尉林永勝、國桂芳等，暗殺我副司令李慶喜，卅五年一月三日，沙滋圖等，欺騙威脅我民主政府縣長陳士清離珠去哈，於是珠河縣城，完全陷於地主漢奸之手。

十二、篡任縣長，擅賣公有土地

陳縣長走後，地主們便毫無忌憚的統治了一切。沙滋圖自命爲代理縣長，二十年來未過着的縣長癮，而今如願以償了。外有劉化非、韓小胡、北來等中央胡子的擾害，內有沙滋圖、高壽山、鄭秀臣等地主魔王的壓榨，整個珠河，成了人間地獄。劉匪嘍囉，黨部爪牙，腰裡別着短槍，在街裡明搶暗奪，搶案每天數起。而代理縣長沙滋圖，則上任之初，先覓生財之道，將偽滿時已收的軍用地東起成功

村，西至烏吉密，數千畝公有土地，廉價出賣，私印大照，四鄉地主們，則貶值收買，買回之後，馬上出租，並要上打租（即租給誰時，當時交租錢）。三四百元買來的一塊地，出租時，就先收租價一千元。

十三、裡外夾攻，強襲一面坡

我地方武裝，以優劣懸殊，乃集中力量，堅持一面坡，乃一面坡的封建集團——八大家以楊海臣爲首，內施毒辣的特務政策，企圖瓦解我人民武裝部隊，外勾結中央胡子劉化非，韓小胡等，於卅五年一月，向一面坡強攻，我一面坡部隊，憑堅固守，終於擊潰劉匪，斃傷敵十餘人，之後，並乘勝追擊於一面坡西之二排，使劉匪不敢再窺一面坡，一面坡乃得堅持。四月十四日我主力進駐尙志城，恢復了民主政府，發動了群眾，槍斃了沙滋圖、高壽山，群眾公審處死了李鳳五、朱相卿、徐敬軒、詹鳳吉、孟文林、樊邦印、北來、韓小胡，等廿餘年的封建統治，至此遭到了清算。沙滋圖「代理縣長」時，曾驕傲的說：「我沙滋圖，是胆大妄爲，以身試法。」至此，他的話靈驗了，終於試了勞動人民的法。

（九月廿三、廿四、廿五東北日報）

樺川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

富振聲

在進一步深入發動群眾運動中，對地主階級進行詳細的調查，考查其發家歷史，及其對農民的剝

削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這不僅可以使領導幹部了解群眾運動發展的深度，以及對地主階級打擊的深度，而且主要的是可以啓發農民群眾的階級覺悟。

樺川的土地改革運動已經一年了，地主階級遭受了初步打擊，已經被群眾鬪爭一、二次和正在準備鬪爭的大、中地主共一六八名（其中大地主五七名，中地主一一一名），地主階級的土地、房屋、牲口、糧食等大部被分配了，但他仍保有大批的黑地、黑馬、黑糧、黑槍，以及比較貴重的浮產，他的威風還沒有澈底被打垮，他與特務、漢奸的聯系還沒有被斬斷，他們還在時時刻刻的準備「翻把」。茲將樺川各區被鬪地主的數目列表於下：

區 別	大地主	中地主	合計
長 發	五	八	一三
公 勝	九	九	一八
營 子 崗	七	六	一三
太 平 鎮	六	一三	一九
蘇 家 店	四	五	九
悅 來	一一	三五	四六
田 祿 第 十 區	三	三	六
黑 通	五	一四	一九

永安	三	一四	一七
大賚崗	四	四	八
總計	五七	一一一	一六八

地主起身的幾種類型

在這一六八名地主中，雖然他們的發家都是從窮人身上剝奪的，但其發展的道路是不完全相同的，大致有下面的幾種類型，茲分述如下：

(一) 名爲『開荒佔草』實則靠土地壟斷剝削窮人發家的大地主。樺川本爲碩達勒達人(即俗稱老達子)的區域，他們『逐水草而居，以射獵爲業』。數十年前樺川尚是一片荒郊，渺無人煙的地區(樺川縣誌)。清光緒卅一年，由吉林將軍派三姓交涉總辦曹廷杰，赴蘇蘇屯一帶勘驗荒地，以後又驗明雙榆樹(即悅來谷大屯)，小營子崗、寶寶山、柳樹河一帶，準備放荒。三十二年由三姓旗務司(滿清民政科一類的組織)派佐領(官名)奎亮(滿名)和委員滿祥五前來丈放，以四十五垧爲一方，每方收紙筆費十七吊五百文，三十四年經臨江州(即富錦，又名富克錦，待考)吳劍青司馬(官名)派起員郝聯芳續放永平社(樺川東部)各荒，每方收價七十五吊，原有小票者(三姓初放發給小票未換照)每方五十七吊五百文，西半部歸依蘭管轄，名之曰東興鎮(即佳木斯)及火龍溝等處，多歸依蘭旗務處丈放，任領戶指定地點，築室鑿井，自行開墾，逐漸始有農戶。宣統二年，樺川設治(設縣)經孟頌平監督(縣長亦曰縣知事)請准自行放荒(均見樺川縣誌)。在放荒期間，因土地便宜，

有人便乘機領了大塊荒地，以後就依靠土地壟斷，剝削窮人，而發展成爲大地主。如大賚崗的顧有堂，原給放荒官員趕馬車，放至大賚崗時，便把大賚崗的土地指給他，其地界是北至大江，東至石礪，南至山，西至牛成林，於是顧有堂便從「出身貧賤」一躍而爲擁有數十方荒地的大地主了。數年之後，南滿移民越來越多，大家都想到「北大荒」領地，但許多土地都有了主了，就只好與地主「份開」或三年不交租，這樣一來農民們辛辛苦苦的把荒地開墾起來了，但大部熟地都歸了地主所有。顧死後，由其女人當家，又長靠「壓飛照」掠奪土地，把靠近他地界邊緣的土地，都霸歸己有，並成爲大賚崗的統治者的。再如順山堡擁有一千垧土地的大地主張伯然，他原名張慶楠，又名慶伯然，係隨旗漢人，講武堂畢業，前清與民國初年在懷德當警務長，家住吉林北六合，擁有卅垧土地，民國二年將所有土地出賣，每垧賣一萬吊，來樺川後，前後買了一千來垧地，每垧只一百多吊，於是他山中地主一變而爲統治樺川的大地主之一了。

(二) 靠發橫財起家的大地主即所謂暴發戶大地主。黑道泡子沿的李富，來時只哥兩個，家境貧困，在江北爲人抗活。後遇江上沉了船，他在江裡撈到了麵，將麵運金溝換金子，發了洋財，買了一百多垧地。以後又匿下「金狗子」(淘金)的破棉袍(內藏許多金子)，氣死了「金狗子」，而他發了橫財，又買了五百垧地，因此他家財大富，有七十匹牲口，僱四五十名勞金，這就是所謂「不殺窮人不富」的暴發戶地主。另外也有以自己的私槍借給跑腿子，在指定的地區當胡子，與胡子共分金銀財寶，因而暴發爲地主者。

(三) 靠敵僞勢力剝奪窮人起家的大地主。在偽滿時這種類型的地主是相當普遍的。達子營的劉

陞，民國時只四十垧地，偽滿康德四五年，他和日本二三〇部隊聯隊長小林勾上了，小林住在他家，與其共同經營洋瓦廠、煤廠、豆腐房、油房、合作社，貸款由他向外放，在敵人羽翼下發了大財，買了二二〇垧（連從前的共二六〇垧）地，馬二三四，僱工二五個，弄的家財大富，大權在握。發家之後，當屯長，康德九年當朝陽川村長，與小林共同害死過十三條人命（內有因為打頭的丟了一條褲子，而逼死了吏官一名）。黑通的張振青，民國時給人抗活，偽滿時，與佳木斯大特務梁金勾到一起，梁金是日日本特務頭子廣野的乾兒子，張便靠這種勢力，在黑通開了小舖，賒賬放款，拔了賬戶的鍋灶，牽了牛馬，治了八十垧地，其為人兇惡極惡，刮乾了黑通的地皮，誣賴別人偷一棵白菜便硬罰一百圓，與窮人份養母豬，下多少窩分多少窩，母豬死了還得分一半死豬（超過一般慣例）。營子崗的周春林（即周家油房）原籍懷德人，舊中華民國時來佳木斯，正趕上老占東（胡子）進街，他趁機發了一筆洋財，就在營子崗買了四十垧地，餘下的錢借給他的親戚范廷顯（破落地主有地二〇〇垧），不幾年即將范的土地全部滾進來。偽滿時當了十二個圍子的村長，兼配給店主事，尅扣配給，變賣配給品，以後，全村土地都弄到他的手裡。其辦法有二：一、用高利貸滾；二、在偽康德六年，敵人收民照，地照交到他手，便將好地扣下，自己收租子，用這種辦法滾來幾百垧，以後他將全部土地都收歸自種，僱四、五十名勞金，驗地時騎着馬，真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家裡開油房，佳木斯有買賣，營子崗的警察署是周家的，他家的姑娘跟警長搭姘頭。附近的草甸，不許別人打柴，全圍子的人都得給他做活，不做就趕到外圍子去。大賚崗木舒吐的崔俊山，原籍奉天寬甸人，偽康德元年來大賚崗，來時什麼都沒有，租西火龍溝馮輔臣十餘垧地，家有三個勞動力，自己不勞動，給燒鍋買糧食，燒鍋出

十三圓他給賣戶十圓，幹了三年，就賺了數千圓。康德四年，買了范有才三十六畝地，地價六千圓，他只給了一半，范有才過去在抗聯工作，不敢在家，跑到哈爾濱，以後回來向崔要地價，崔即賴賬不給，並威脅說：『你要錢，咱們就到特務那裡去！』范懼怕出事，就算作爲罷論了。有一勞金是青份，種了四畝土豆子，秋後崔將全部土豆子都賣給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敵人每斤給一圓，他給青份是五角，並藉此勾上了關東軍購買系主任，從此就給關東軍辦事，無惡不作，幹了一年，賺了一萬多圓，又買了黑魚屯徐夢勤二十畝地，臥龍屯老劉家二十畝地。第二年關東軍放麥子又歸他放，他留下了三十石磨麵賣了，這錢又買了顧老太太五五畝地，七年又買了三十畝地，以後當甲長又買了三十畝。九年給合作社收買白菜，每斤扣二分五，共買了二十四噸，這一次就賺了五十多萬圓，又買了木屯五十七畝地，在龍江省訥河買了一一〇畝，二十五間房子，剩下的錢，在瀋陽西關外又買了一塊菜園子，一塊菓樹園子。這樣一來，他家只九口人，却有地二二七畝，十四匹馬，二十二間房子，財產浩大，在剝奪窮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他的地主家業來了。

(四) 滿拓地主。二龍山的李鳳武，他以前給地主袁顯平趕車，袁將女兒嫁他，他就給袁家管家，日本將袁家的土地收爲滿拓地，他便與日本人勾在一起，殺雞請客，溜鬚拍馬，僱廿餘人給日本人種菜（七十畝），經營二龍山僑農合作社，將尅扣的配給品，變賣給僱工，因而發了家，有牛十一頭，馬十二匹，是二龍山的統治者，因此他成爲經營滿拓地變租地主。

(五) 轉化地主。即將土地逐漸轉移到工商業，變爲資本家，但其剝削的實質仍然是封建性的，因而他仍然是封建地主。悅來埠頭的沈小齋，原是埠頭的估荒戶，全江沿都是他的地。後將土地逐漸

出賣，轉入工商業與高利貸，偽康德八年時還種二百餘垧地，九年時即種一百多垧，十年時即種五、六十垧，「八一五」事變時，即種二、三十垧地，他開了糧棧，在悅來街宋程油坊，東興泰燒鍋，都有他的股本，礦山有他的買賣，哈爾濱過去也有買賣，糧棧燒鍋的高利貸特別厲害。全家都不勞動，有大司夫、外櫃、勞金等爲其效勞，兒子作日語學校的校長，其餘都是學生教員。

以上五種地主發家的典型，不管其花樣如何不同，但其發家的根源，都是依靠剝奪窮人的血汗的，其剝削的主要對象爲貧僱農，下面我們想把地主階級剝削的方法作一概括的敘述。

地主階級的剝削方法

(甲) 對僱農實行農奴式的剝削。一、無限度的延長勞動時間。許多雇工都是半夜吃飯下地，太陽落山才回家，每天休息時間只有四個小時。如黑通地主吳克鋒種一二〇垧地，他是剝削雇工的能手，別人給他送個外號叫「吳半夜」。二、無限止的提高勞動強度。吳克鋒一年春季換了三個打頭的，在地裡幹的又猛又快，許多抗活的累的吐血，不能再幹下去，抗活的疲了，他就一脚踢開，趕你滾蛋，他常對別人顯示自己的威風說：「好驢好馬累死多少，何況你這人吶！」三、用最壞的伙食，剝削抗活的體力。白萬里屯的白萬禮，種一百五六十垧地，雇六七個勞金，外加短工，他家常吃兩種飯，勞金伙計吃的不如喂豬食，粟米麵還摻糠，他們自家吃的都是經常不斷的鷄魚和豬肉，白萬信不吃四條腿的，所以經常買魚和雞，每日吸大煙，扎煙針，看馬掌（紙牌）。四、尅扣工資。抗活的不准誤一天工，誤了閑工，須扣忙工，誤了忙工得按工作價或還二、三個閑工，因此有的雇工一年忙到頭

，除了扣去的工資就所剩無幾了。五、拖欠工資。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地主，在雇工上工後（二月間）不馬上給工錢，要拖到開江，糧食價上漲，工人無吃的，買了地主的糧食，却不能按開江前的糧價，得按開江後的糧價。六、設賭抽頭。這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永安地主袁憲會，種地一六〇畝，三個大車十四匹牲口，雇工三十餘人，依仗他與佳木所的關係，每逢下雨陰天，家裡就擺四、五場賭局，不願賭錢的勞金就受氣，被排斥，他說：「不會賭錢的，就不要到我家門來！」賭錢的結果，常使勞金一年到頭淨光無二，反倒欠他的，有一個勞金把兒子都輸給他了，一直到去年鬪爭袁憲會時，才把他解放出來。七、開小舖賣雜貨。凡勞金用東西，都從地主的小舖買，甚至有所謂「活動小舖」的出現，在忙割忙制時，地主家的人，就把「應時零嘴」的東西，挑到地裡去，年青人都好吃，吃了東西一天就白幹了。八、強迫勞動。僞滿時地主都依靠其當屯長村長的地位，強迫窮人給他當雇工，工價極低，還不得不去，如不給他當長工，就得被抓去當勞工。因此地主階級就藉着政治上的統治勢力，榨取了無限的幾等於無代價的勞動力。

總之，由於地主階級實行了這種種殘酷辦法統治雇工，所以東北的地主與雇工的關係，形成了農奴主與農奴的關係，使許多雇工，長期的無代價的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着，即使雇工擺脫了這一地主的統治，也脫不出另外一個地主的手掌。地主階級也就在這個極端殘酷剝奪雇工的基礎上建立起家業了。

（乙）對貧苦農民實行無限制的掠奪。地主階級依靠他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對廣大的農民群眾，實行殘酷的掠奪，以達到他集中土地集中財富的目的。地主掠奪農民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主要

的有下列的幾種：（一）依靠土地壟斷，榨取農民的地租。悅來的地主景吉臣，是一個一百八十垧地的大地主，他每日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嫌人參不好吃，得吃人參雞蛋（用人參喂小鷄生出的蛋），有兩個老婆，用兩個丫頭，一個『小打』一個大侍僕，其作威作福儼如一個封建大官僚。他的土地是完全出租的，租他的地須有一個條件，就是上打租，今年秋天須將明年的租子交齊。他的剝削是最利害，其辦法也最多。可見那種荒淫生活的花費都是貧民的血汗了。（二）高利貸的盤剝。高利貸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第一種是貸款，月利三分或五分，恰借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如給不上錢，就變成糧，叫做『坐青』；第二種是借糧，春借一斗，秋還一斗半至二斗，如趕上年荒還不上，就得破家還債；第三種是『買青』，夏季是農民準備冬衣與解決吃糧最困難的時候，油房、燒鍋、糧棧、當舖，就趁着這個機會，買農民的『青』，收糧時又是大斗大秤，農民不知吃了多少虧。油房、燒鍋、當舖的老板又常常都是大地主，地主就靠這種剝削方法，掠奪了土地與糧食。所以從這點上看，上面這幾種『坐青』、『買青』、借糧按性質來說，完全是封建剝削，而其形式則以高利貸出現的；第四種形式是典當地，抵押地，農民只要上了這個套，不幾年的工夫，土地就滾到地主的手裡去了。（三）剋扣配給品，變賣配給品，地主不出勞工少『出荷』，要窮人爲他們『措缺』，這也是地主剝削窮人最普遍的辦法。（四）不平等的換工，貧雇農是很少畜力的，地主階級却抓住這一點，一個馬工須頂三個人工，而且得在他自己的地種完之後，才能給貧雇農種。總之，受地主這種剝奪之後，農民便成了『半身不遂』，苟延殘喘的在地主的大樹底下半死不活的掙扎着。

政治上的極端反動

三二一

地主階級是土地的壟斷者，在農村經濟上他佔着統治的地位，由這種經濟上的統治地位，便產生了他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在舊中華民國時，地主階級掌握着政權與武裝，在地主的勢力下豢養着許多的狗腿子，這種以地主爲中心，形成的統治集團，便是封建統治集團；僞滿時，這種集團又依附於日本帝國主義，地主階級依靠敵人發家，與特務漢奸勾結在一起，形成了封建法西斯統治集團；「八一五」事變後，地主階級的統治集團拋開了日本後台，又與中國大地主大資本家的統治集團結合在一起，企圖使中國永遠成爲地主階級統治的落後的中國。

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演變，首先用大地主張伯然這個典型來說明。他是順山堡的大地主，一千餘垧地，舊中國時，他當樺川自衛隊總隊長，是樺川的統治人物之一。僞滿時自衛大隊受民族浪濤的鼓舞，許多人要拉出去抗日，但他却不幹，甘願屈服於敵人，把自衛大隊編爲獨立營，他當營長，受于大頭指揮，爲敵人守駝腰子金礦。後來又當農會長、協和會長、道德會長，爲日本服務，是個忠實的走狗。「八一五」後，他又投了國民黨，在佳木斯國民黨市黨部當民政委員，與僞國民黨合江省主席吳漢濤接上了關係，但他却假裝『開明』，滲進民主政府，以合法地位進行國民黨活動，企圖組織地張下軍，破壞人民翻身。他和他的兒子張文恩，勾上了國民黨特務暗殺團任德祿，殺死了副市長孫西同志，事後任德祿跑到順山堡，住張伯然家，數日後被我軍捉住時，張伯然還爲他庇護，任德祿生林病，文恩爲其抓藥醫治，十分孝順，可是他雖存心孝順，却沒有挽救了任德祿這條狗命。任德祿死了

後，這幫暗殺團想到山裡找『樵子』（胡子），在四合山被我軍消滅。張文恩又勾結胡子『江海』，在屯裡派款兩萬和白麵麵米，並套了爬犁送到山裡的密營，以接濟他們所謂地下軍糧食子彈。另外是朱家園子的蘇文選，地一五〇墩，僞滿當屯長及協和會主事，是該屯最兇惡的統治者，外號叫『蘇扒皮』。『八一五』後他兄弟參加王福隊，工作團到朱家園子，群眾要鬪爭他，他就暗中將王福隊勾進園子，把農會長韓林捉起來，要槍斃，叫韓林在大會上承認錯誤，再不要鬪爭他。以後工作團第二次到該村，他企圖嫁禍於人，把自己的房子燒了，反說是積極份子燒的。經鬪爭後，仍未低頭，現在還在破壞工作團，拉攏壞人，企圖組織『翻把』。

上面的材料，完全可以說明，地主階級在農村統治，是根深蒂固，有的則是『三朝元老』，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有強固的基礎的，真是所謂『百足之蟲』雖『死而不殞』的。一年來對地主階級的打擊，是極其輕微的，其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統治勢力，還沒有澈底被摧毀，因此地主階級『翻把』的活動是層出不窮的。悅來埠頭的費小鬼，勾結了一批地主，收買了副會長兼自衛隊長，企圖顛覆農會，危害幹部；悅來逢年屯的那玉林，今春被趕出四支槍，子彈數百發，他曾企圖出去當胡子；谷大屯的王鳳鳴，過去被鬪爭不澈底，現在他說：『再鬪時，拿鋼刀也鏢死幾個』；蘇家店八家子的趙喜，是個惡霸，過去沒鬪倒，他利用自己的油房，要榮譽軍人當『好漢股』，最近他唆使榮譽軍人，把工作團及村幹部都打了（傷勢很重）。其次有些地主專門挑撥幹部關係，打擊積極份子，實行美人計，造謠生事，以達到他破壞農會的目的。最後還有些地主，假裝進步，假裝老實，假裝勞動，假裝窮，實行小恩小惠，甜言蜜語，企圖緩和農民對他的鬪爭，這一切事實都說明農民要取得真正

的澈底翻身，必須深入鬪爭，澈底消滅地主階級，只有結束地主階級的幾千年的統治，廣大農民群眾才能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

（八月二十三日東北日報）

大地主是怎樣發財的？

集賢縣委

集賢縣七月群工會議爲了加強幹部的階級觀念，和對土地改革的認識，會議對各區大地主作了初步的研究。

（一）集賢土地集中的情況：據初步調查，集賢縣擁有百垧以上土地之地主共五十七戶，但他們佔有全縣土地五一、九一五垧中之二二、六四一垧，爲總面積百分之四三·六，這僅是初步材料，還有一部份大地主因其土地分散和住在還沒有開闢工作的地區尙未列入在內，因此大地主所佔土地面積，實際上不止此數，卽以此數觀之，亦可見本縣土地集中之嚴重，而中等地主因數字太不完全，尙未計入。就現有材料。全縣大地主與全縣土地人口比較如下：

戶數	人口	土地	本年耕種之熟地	已分熟地	備考
全縣一五、三八八	七六、六一一	五一、九一五	四五、八七五	二九、五九三	內有一部官地
全縣大地主 五七	五五四	二二、六四一	一一、六五七	九、四二三	
百分比 〇·三七	〇·七七	四三·六	二五·四	三二	

從上表可以看出：佔戶口不及百分之零點四，佔人口百分之零點七的大地主，却佔有土地百分之四十三強，佔已種熟地百分之二十五強，由此可見本縣土地集中程度是很厲害的。

他們極少數人不僅佔有廣大土地，而且佔有大量房屋、牲畜，以及其他許多產業和財寶。

(二) 然而他們這些財富是怎樣來的呢？會議上對這五十七家大地主都做了或詳細或簡單的研究，却沒有發現一家是由於勤勞致富的，甚至於由經營其他工商業發財，用錢按公道價錢買的地也沒有。他們都差不多用了極無人性的剝削和壓榨來兼併了土地，他們一般所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幾種：

一、藉勢佔荒飛照地：如大地主何振邦、謝文彬、李榮等，他們都是以家裡的女人靠放荒委員，勾結拉攏，佔荒圈地，巧使窮人爲他們開荒，然後或耕種或租出，數年後便成爲當地的橫行霸道的大地主了。他們佔有或圈了一定的土地以外，放荒委員更給他們一些有官印無四至的『飛照』，待窮人將無主的荒地開好後，他們便將飛照上的四至填上，把別人的地霸佔去，老百姓都說：『老何家、老謝家的地是沒有數的，要那就是那。』

二、爲非做歹，窩盜通匪：如大地主張慶豐、謝文彬、耿長榮、李保長、楊大嘯嘯等，他們很多在老家時卽是慣匪殺人犯，畏罪逃到北大荒，舊業不改，仍然爲匪作惡，搶男霸女，窩藏賊盜，勾結匪類，更乘機謀殺同夥，獨吞贓物，大發邪財。另外還販毒放賭，輸打贏要，以此致富。

三、重利盤算，敲詐坑騙：這是所有地主都慣用的辦法。如：高租重利、倒地增租、『大加一』、『現扒皮』、批糧、拾糧、欺行罷市、大斗進小斗出、假帳虛算、左折右扣、『辛半夜、申五更，老何家不吹燈』、『董半頓，×半飽』、『割地不割草，放帳不用跑』；『誤工扣價去伙食』；『破產

還工帳」；「吃頓大片肉，白做五年活」；甚至出賣肉體，坑騙窮人。

四、仗勢壓榨，欺詐勒索：全縣五十七戶大地主，其中有二十三戶在偽滿官府任職，有二十七、八戶任過村、屯長，只有六、七戶因孤寡未任官職，其中還有幾戶不詳的，因此他們仗仗其地位權勢，欺壓人民，如派勞工、抓浮浪、派官車、攤化消、強迫勞動、少出荷或不出荷轉嫁小戶，結合警、特敲詐勒索，強攤硬派，私立公堂，動用嚴刑，「只准自己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倒動經濟及違禁物品，強制小戶年節送禮，辦事情（結婚、死人、生小孩）要小戶出禮錢和禮物。

五、勾結敵偽賣國有「功」：如趙洪賓、李保長、李大國幣、李大尉等大地主，都因為賣國投敵幫好日人剝滅抗日份子有「成績」，有「功勞」，得了獎章和獎狀，假藉權勢欺壓百姓，因而發財的。趙洪賓、李保長在九一八前都是窮光蛋，由於賣國有功才發了大財；李保長和李大尉，一直到老百姓把他家財產都分光了，把他處死的時候，他們身上還藏着獎章和獎狀，他們說：只要有這個（指獎章獎狀），中央軍來了，我就有辦法，其他都不留也不要緊。」開始，老百姓都以為蔣介石是抗日的，叫他們這樣一說，都明白了；「原來蔣介石和漢奸是一家呀！」（九月十八日東北日報）

『地主惡霸便是病』

羅立韻

我在賓縣寧遠區的訓練班裡遇見了孔慶裕，他是該區鍾光恩村的住戶，我們認識的那天晚上，談

了許多話，從現在到過去，從自己到別人，談得很深夜。窗外下着傾盆大雨，他以痛苦憤恨、
複雜的感情，向我訴說了下面的一些遭遇。 續錄

孔慶裕原是由東人，九歲起就在家鄉給財東家放豬，十一歲放馬，十四歲扛半拉活。天天雞叫即起，撐燈還撈不上飯吃的幹活，一年還糊不住各個的嘴，沒法，就在民國廿年的正月同父親孔憲五，二哥孔慶銀，五哥孔慶風，七弟孔慶發，一行五人來投奔關外松江省珠河縣四哥孔慶知處。孔慶知有二馬一驢一車，租侯東家的地種，於是哥兒五個和老爹就租了侯東家十五垧地種，並借給一千五百元買吃糧和籽種，問他多少利錢他却說：『咱一東一夥先用着吧，秋後再說。』

侯東家有地一百五十垧，好幾處窩棚，除了出租地外還倒騰糧食、柴草、豬馬，行市賤往裡收，行市貴往外賣。同時又放大頭利（即高利貸），珠河街裡一帶的老百姓稱他爲『侯扒皮』。

孔慶裕哥兒五個再加上老爹，租種十五垧地勞力有餘富，向侯東家多租幾垧種他不答應，他說：『若要多租我就不招。』向別人再租進幾垧種他也不答應，於是，餘下的勞力就給他幹活。每天天不亮，就上山鋸樹木，拉回來劈成樺子，捆成捆，一挑一挑的給侯東家送去。春天賣零工，人家給四毛，他給三毛，割地人家給八毛，他給六毛，割地人家給一元一，他給一元，若不給他幹他就抽地。秋後拔炕、抹牆、扛場（即打完場把糧食往家扛）是幫工，不給工錢，平日送信與道，婚喪喜事搭忙也是幫工，過年過節還必須提著點心冰糖，或是板鴨大海米去瞧看東家。

哥兒五個和老爹，仍和在關裡一樣，天天雞叫即起，掌燈還撈不上吃飯。拚命幹也糊不住個半飽。到七月，地裡莊稼一片綠，穀子齊眉，苞米粒已瞪瞪的了，一家六口盼着今年是個好年成，那知白

露的那天早晨，東半拉上來了一股子雲，一忽兒天色變成黑白朧朧，再一忽兒就噼噼的下起大雹子來；整整下了一頭晌，黃豆穀子全被打得躺下了。老爹的眼淚雨點似的落下來，想要收拾地又沒人手，哥兒幾個被侯東家叫去壘豬圈了。結果十五垧地統統打了十四担糧食。九月十五打完場，十月初三侯東家就插斗要糧。一早起來，老爹就東頭顛蹩到西頭，西頭顛蹩到東頭，借來了幾斤白麵，一隻小雞。快晌午的時候，侯東家邁着四方步子來到孔慶裕家裡，侯東家頭戴貂皮子的三元大帽，身穿青大緞面的羊羔皮襖，腳踏高腰毛皮靴，裡面還套雙毡襪。孔慶裕戰戰兢兢的朝炕上放飯桌，端上燒酒白麵餅小雞熬粉條。吃飯的時候，老爹畏畏縮縮的說：『侯東家，莊稼叫雹子打了，地裡打不出糧，租子交不上，除給官家拿花銷外，餘下的糧全給你老送去好了。』侯東家一邊啃鷄翅膀，一邊搶着說：『租子交不上可不行，雹子打你沒打我。』於是他就算起賬來：十五垧地二十担租子，春起借一千五百元，加六分利，共二千四百元。當時最高的利是四分五，侯東家說：『錢是人家叫放的，人家要六分利咱也只能照六分利收。』孔慶裕還不起租子和錢，侯東家就把孔慶裕的二馬一驢一車一折合，還差二千四百元（第二年才還清）。孔慶裕的十三歲的小兄弟看見車馬被趕走，就抱着爹的腿放聲哭起來，並斷斷續續的說：『爹，咱家啥也沒有了。』之後，老爹整整哭了八天，四哥七天沒有吃飯。陰陰慘慘的餓過了冬天，侯東家把地抽回另租他人了。

第二年哥兒幾個分頭去給人家抗活，孔慶裕到珠河東灰菜頂子馬業河南！給鄭學文吃勞金，鄭學文有地五十五垧，一年一百五十元勞金錢，啥也不管。正月十五上工後就上山打柴火，拉柴火，劈柴上垛。化雪後倒糞，送糞，收拾地場子，攔地、種地、割地、拿大草割小麥、收拾場院、割葦蕪、割白菜

蘿蔔、脫坯盤炕、抹牆、割大田、拉地、打場、扛場、挑水、割草、馱馬、飲牲口……等，無事不做。到七月二十五，孔慶裕得上了傷寒病，躺炕上啥也不能吃，渾身滾熱，腦瓜痛得拾不起來。鄭學文氣兇兇的跑到下屋，對孔慶裕說：『吃起來幾大碗的往肚子裡倒，幹活起來就有病，看你這賤身子有多嬌貴。眼下地裡正忙着拿大草，你裝病躺炕上不起是瞎心眼。孔慶裕用一條胳膊撐住炕沿，想掙扎起來，一陣劇烈的咳嗽又使他倒下去，一年的勞金錢都扎咕病吃藥化了。病好後又給鄭學文補了十四個工。臘月下工時，身上還是一套破夾襖，連帽子都沒有，忙碌了一年，啥也沒撈着。』

來年正月，孔慶裕就投奔木蘭李作舟家，李作舟是他在山東時拜認的乾老，有地十五垧。孔慶裕在他家賣一年長工，吃二年勞金，積下了幾個錢，到康德七年的臘月，化了三百元在賓縣新店娶了個媳婦。老丈人因閨女歲數小，不願意閨女遠走，所以孔慶裕也沒有回到木蘭乾老處，就留在新甸老丈人家了。老丈人家裡很貧寒也給別人抗活，孔慶裕本想也找個主抗活，但他又尋思：『抗活，吃勞金，租種地，打九歲起一直到如今，自己撈着個啥。當牛當馬，累死累活的幹活，還賠了本』於是老丈人設法給他借了幾個錢做小本，孔慶裕就挑個小挑，賣個小雞和鷄子。春天賣個青菜，夏天賣個魚，秋天賣個土豆，從枷板站挑到新甸，來回三十六里地。過年媳婦添了個閨女，半飢半飽混了三年，掙來的錢養活不了三口人到康德十一年的二月間方正東柳其風把頭來枷板站招工，給方正東的日本人修道挑土，柳把頭說一工能掙三十元，孔慶裕就尋思：『修馬路的小壕溝，三尺寬，底口一尺五，深三尺三，六毛錢一米達，一天能挖十幾米達，可掙十二元。』爲了多掙錢，孔慶裕不管死活就報上了名。打了保條，領來三十元。到了方正東，情形和柳把頭說的完全不一樣，是修大水壕。工錢一天一元

四毛，除了扣去八毛錢的飯錢，還剩下六毛，幹了六個月，沒給一個錢，日本人和把頭還天天拿着鞭子在屁股後面抽。沒法，偷跑回來；連晚上睡覺蓋的蓆袋也沒來得及拿上帶回來。

剛回到新甸，在街上就碰上了枷板站北的區長劉雲峰，劉有三十餘畝地全部出租，三個老婆。前二個月，劉區長的兄弟劉二趕車去新甸賣黃豆，走至常河橋，太陽二桿子高，車馬被胡子劫走，劉區長問劉二什麼樣的人劫的，劉二說是個山東人，說起話來渣呀渣的。劉區長把新甸，枷板站兩個地區的山東人都抓起來審問過，沒審問出什麼。這回劉區長碰上孔慶裕，剛好孔慶裕也是山東人，說起話來渣呀渣的，又住在新甸，從前又常跑新甸到枷板站的這條道，因此就說他的車馬是孔慶裕劫的。孔慶裕連家都沒趕上回，就被抓到枷板站警察局，帶上手鐐，用寬皮條抽了卅幾下，背上、胳膊上的皮都裂開了口，後又把辣椒水從鼻子嘴裡灌進去，辣的喘不住，連頭髮根裡都冒出了血，才押進巴籬子。押了一個多月，劉區長給孔慶裕家打了個信，說孔慶裕偷了車馬被押在巴籬子，叫他家拿錢來贖人，孔慶裕的老丈人拿不起錢，孔慶裕就被劉區長判了六個月罪，送到哈爾濱模範監獄。

孔慶裕的媳婦在家，把僅有的一件小棉襖，一條破夾褲賣了度生活。後來沒有東西賣了，母女兩人就拉棍捧瓢的到各家去要飯，餓得面黃肌瘦皮包骨頭。

六個月期滿，孔慶裕從模範監獄長了一身疥瘡出來，回到家裡，不幾天，小閨女也傳上了疥。全身爛的沒一塊好肉，連眼睛都封口了。爛了足足一個月，小閨女就爛死了。孔慶裕的媳婦哭得死去活來整三回，後來就得上羊癩瘋，直到現在也沒好。

康德十二年的三月間，孔慶裕就領着媳婦和鄰居王長山趙祿等人從新甸轉到山裡大石頭溝（即現

在的鐘光思村）去開荒，這時雪還齊到疙漆蓋，用鐮刀割蒿草搭草棚，手都凍裂了口，裂口像個大眼睛，流出的血立刻就凍上了。割完蒿草就用耙子耨，然後再用鋤頭刨地。每天都吃山菜稀粥，正刨的時候餓得沒法子，放下鋤頭就擰青蔓菜和野葡萄葉吃。這一春天，孔慶裕刨了七畝地，種了六畝地苞米，一畝地蘿蔔，白菜、土豆。正到割地的時候，財神廟的警察來攔戶，不准種此地，還要燒房子。孔慶裕就緊忙割下苞米，攢下穗，用苞米桿蓋好堆在地頭上，白菜蘿蔔也下了窖，後就領着媳婦下山了。滿洲國倒台，孔慶裕就領着媳婦上山，一担蕎麥米一粒不剩，三担藪荷米剩下三斗，三千斤蘿蔔剩下一千斤，二十棵白菜剩六棵，八百多斤土豆一個沒剩。孔慶裕看了心裡難受，淌下眼淚來，但他仍想：『滿洲國倒台，日子總有指望，再熬一熬吧！』於是來年又刨了三畝荒，鋤頭重，把手都擰出了血，汗水直順着臉盤往下淌，連去年的七畝一共是一垧地，秋天打了六担糧，沒出荷，沒拿花銷，剛够吃，日子才有一點起色。九月間實行土地改革後，窮人翻身，孔慶裕分到了一垧半地，到九月末，胡子李清云隊到了財神廟，李清云是馬家崗的，有官地廿六垧，四馬一車，地全部出租，剛實行分地分房時，他就把光復後他所組織的保安隊拉出去當了胡子，到處殺人搶東西，破壞翻身。李清云一到財神廟後，就破口大罵：『好，都跟著八路跑了，你們都是亡國奴，我們是中央軍，要把你們這些窮頭都殺光。』全村的人在山坡上幾天幾夜不敢回家，下雨時全身淋得像落水狗，肚子餓了就嚼生山菱瓜蛋，晚上睡在山坡上，腦瓜被蚊子咬得起了大疙疸。

孔慶裕也跑到山上，只剩下媳婦一人在家，李青雲對其媳婦說：『你掌櫃參加八路叫我們打死，你成小寡婦了。』於是，把一桿長煙袋，一雙布鞋，二十三隻小鷄都搶之一空。

孔慶裕一不賭錢，二不嫖女人，三不喝酒，四不抽大煙，從民國廿年起始租種地一年，後來就抗大活，賣工夫，挑小挑，開荒地，起早貪黑，當牛當馬，幹了十六年，結果啥也沒撈着，不但沒撈着還賠了二匹馬、一頭驢、一台車、一個麻袋、一件小棉襖、一條破袂褲、一個小閩女、一担黏苞米、二担七斗嘯苞米、二千斤蘿蔔、十四棵白菜、八百斤土豆、一桿長煙袋、一雙布鞋、二十三隻小雞。孔慶裕的訴說，告訴了我一個鐵的真理，『地主惡霸便是病』。從關裡到關外，從珠河到賓縣，那裡有地主霸道，那裡就沒有農民的活路。

（九月十五日東北日報）

地主罪行一斑

抗活七年賠人三口

老王頭給肇東四區謝家圍子地主『謝六爺』趕大車。一年冬天，老王頭趕着七個馬的大車替謝家搬家，因路上積雪太厚，馬找不到正路拖着車亂跑，老王頭下車攔馬，被撞倒壓的腸子出肚立刻就死去了，三個兒子一齊跪在地主面前請求把爹的屍首埋在東家的地裡，地主把手一揚：『甩到荒甸子喂狼去！』哥三死求活求了九千塊錢把老爹埋葬了，月利五分，哥三個給謝家抗了七年活都未還清這筆錢。七年後一個秋天，『謝六爺』賣小米要往城裡運，老大王守禮替他抗小米裝車，不小心閃了腰

，長上瘡，半年不到就死了。守禮死後，該地主逼着把守禮的妻子賣了三千五百元，以身價錢還了欠貸後，守仁哥倆才走出了謝家大院的門。

拉大排通胡匪劫錢財害人命

賓縣城廂區呈子村地主韓殿文，是當大排發財的，匪首『佔山好』是他的連襟。偽康德三年二月間，全孝區有個六十歲的黑子老漢，經過韓屯進賓州，被韓看見他腰裡有數十元哈洋，見財心動，遂對老漢說：『此地離城很遠（其實只有八里地），住一宿明天再走吧。』次晨老漢臨行前，韓殿文一面佈置他乾爹褚大肚子並派隊員孟三等前往小路埋伏，同時韓親送老漢入了小路口，當老漢步入埋伏地，一陣亂斧砍來，老漢橫死在地，褚等悉數劫其財銀而去。

事後韓想把錢獨得，又怕孟三等露出秘密，就借故加孟三通匪罪名扣於全孝區的巴籬子，幾年後孟死於大獄中。

霸地四百垧大發出荷財

拉林二區地主郎均堂，是營城子的跑馬佔荒戶，後來種地戶要給郎家拿租子，誰要反抗就把誰趕出屯去。背陰河老姚家拒絕向他交租，把老姚告了一狀，就將老姚家一百多垧好地霸去。郎均堂又把化子爐、六道林、何家屯的三百七十六垧地強霸爲己有，並將傅香葛的錢假稱急用，借去不還，以後打官司到雙城縣，郎家買通縣長，結果就把傅家的錢全部斷給郎均堂了。他家的勞金經常不給够工錢

，勞金孟照路給他抗了三年活，他欺孟爲人老實，一個工錢沒給過。租地時九畝算一擔，收租時普通兩石他就要兩石五，僞滿時郎士真任村長，他借勢私吞勞工奉仕的衣服一千多套，要出荷糧他每坵地外加一斗，每一次出荷時都可發二千斗糧食的財。八一五後郎士真、郎太珍參加國民黨部，擔任營城子執行委員，又借勢將倉庫糧拉回六百多石。

地主逼匪打家劫舍，殺死工作隊員二人

雙城十一區尙樸村孫茂屯胡匪惡霸地主全老四（全玉山），家有地五〇坵，吸鴉片，在僞滿初年曾在金錢屯當保衛團團長，以後又當協和會幹事，欺壓鄉里，貪污肥己。去年陰曆五月四日，勾結慣匪段老四等殺死我住該屯工作隊人員王志祥艾治國等兩人，嗣後全老四即在拉林河兩岸結合土豪地主組成匪幫。雙（城）榆（樹）兩縣交界人民，遭其殘殺毒打傾家蕩產者不可勝數。

李國椿與警察狼狽爲奸，押死楊兆亭活埋崔成平

雙城三區潘家屯地主李國椿係僞滿區劃長，有地八十六坵。民國卅二年八月，該屯楊兆亭、李慶財因家無吃糧，在他地割幾穗高粱，被他捉送警察署，直至把楊兆亭押死獄中。卅五年八月李長金之父在收過的莊稼地裡撿高粱穗，從他地裡經過，便被他毒打一頓，還罰錢四千吊。崔成平住李國椿的房子，患病臥床，李怕死在他家，即便逼崔家裝棺抬出，病者還在腿蹬棺響，但都怕他有錢有勢無人敢言。

地主盤剝奪人地，農民償債賣老婆

巴彥龍泉區青山村惡霸地主許德財，有地四百七十六垧，五十七間房，十七匹馬，五頭牛，三十口人，僱了許多伙計勞金種地。其弟許德福在家開大煙館，沒錢賒給，欠多了以地押給，先當後賣，就這樣附近土地都到老許家了。九一八後其子許奎風許奎世假抗日聯軍名義，集合二三十無知青年，到處搶奪。弄到大批物品，回到他家吃飯時，就把他們灌醉，搶下所有弄來的財物，打死炮頭，其餘皆淨身攤出。用這筆錢財又買地六十二垧，修一所大院套。對窮苦老百姓給其抗活的假製善人，借給這借給那的，按月行利，半年一滾，因此利上生利，息上漲息，伙計勞金們一年到頭不但餘不下錢，還得拉下下年飢荒。如打頭的齊老四只借他八斗米，一百秫稽，一滾利就給他抗了十四年活，仍還不清債，最後將老婆賣給他，才算出了他的院。

（九月廿二日東北日報）

地主奸霸罪行山積

許 志 傑
郭 傑

銅佛寺是距離延吉五十里左右鐵路旁的一個小鎮甸。這個小鎮甸有中鮮住戶六百七十戶，街上機關、學校、雜貨舖、飯館、藥舖、客棧、成衣局等都有。錫麟區十九個鄉一萬九千多農民，就是以這

裡做他們政治、文化、經濟活動的中心地。正因為如此，銅佛寺在過去也就是統治着「錫麟村」一萬九千多農民的罪惡的中心和源泉。現在這裡群眾經過春天和這次還未結束的鬪爭運動，正在對封建勢力舉行普遍深入的大掃蕩中，我們把銅佛寺這小鎮甸上的地主階級，幾十年來血腥的統治着農民的罪惡歷史，揭開來給大家看一看：

佔 荒

銅佛寺成立鎮甸，遠在距今五十年以前，當時尚屬荒蕪無際，渺無人煙的地帶。後在清光緒二十三四年以後，由直、魯、豫、晉移往延吉之住民（當時稱延吉崗）日漸增多，散處各地，銅佛寺亦因之漸成村落，直至集爲鎮甸。並在移民中有一衣姓者，在銅佛寺北距離半里的河中捕魚，由河撈得銅佛一尊，這一新興鎮甸乃因是而得名爲銅佛寺。光緒二十八年，延吉改爲廳治，各地請准放荒，當時移民中乖狡有權勢者，遂趁機領了大塊土地，漸而發展成爲大地主。

在佔荒期間，領荒最早的當算大地主李鳴山、宇寶喜、衣德貴。由於他們移來最早，並由李鳴山的父親李文德，化錢買動了延吉縣放地委員桂文閣、周玉清，於是他們佔荒最多。而他們三家又聯成了兒女親家互通聲氣，利用後來的移民給他們開荒，成了熟地以後，再歸己有，現在計算他們的土地狀況如下：

李鳴山除了將銅佛寺街基全霸歸己有外，並擁有一百一十多垧土地佔銅佛寺南部。

宇寶喜擁有土地二百二十多垧佔銅佛寺西部。

衣德貴擁有土地三百多垧佔銅佛寺北部。整個的銅佛寺的土地，全在他們土地勢力範圍之內。

地主鎮甸

銅佛寺街上除了以上這幾個佔荒起家的大地主之外，後來各色各樣新興的大小地主也都大部份集中到銅佛寺街里。如銅佛寺街內，在一百九十多戶中國戶數中，除了一般經營商業者外，大中小地主竟佔了三十四戶之多計：

大地主八戶：有李鳴山、字寶喜、衣德貴、馮志清、馬保龍、尹勛臣、李良佐、王承訓。

中地主九戶：有王秉衡、王寶生、王寶田、王成文、王成華、紀學思、孫殿良、張子薪、石廣福。
小地主十六戶：有姜紹勤、姜紹賢、王治臣、王玉琛、曲成訓、商維簾、張俊明、仲濟平、崔俊彥、宋振玉、楊蔭山、王貴榮、徐萬英、王永吉、施崇林、張俊亭。

所以銅佛寺這里帶砲樓子的大院套林立，名符其實的是「地主鎮甸」。總計這些地主在銅佛寺左近共擁有土地一千五百多垧，在銅佛寺周圍三千多垧土地中，除了日寇的東拓、滿拓的一千五百多垧土地外，在農民手中的僅是少得可憐的幾十垧地。

一條龍

在地主中除靠佔荒起家的外，靠敵偽勢力剝奪窮人起家的也很不少。如銅佛寺著名的惡霸地主之一的馬保龍，在「九一八」事變前民國十四、五年間，本是延吉日本光懋洋行裡的一個雜役，學會了

日本話，便又當上了買辦，到處橫行敲詐，無惡不做，幹了五六年，發了不少「洋財」，便和一個姓平山的日本妓院的鴉兒勾搭上了。九一八事變，把她贖了出來，搬到銅佛寺，仗着日本老婆，結識了日本警察署長林田，串通入了日籍，就更兇起來了。他看見當街徐廣有的館子很剩錢，便威脅的說徐廣有是抗日軍，吓的徐廣有連夜跑了，他便將徐廣有的家財一併掠奪過來，改名爲平山園。於是他盡量的交結日本警察署的人吃飯喝酒。一天比一天威風起來了，自稱：是銅佛寺的「一條龍」。他在西街一蹀脚，東街的廟旗桿亂顫。每逢過節、過年，家家戶戶必須給他送禮，按戶點名，誰沒送就威脅誰。自康德三年，他又「挖弄」上商工會長，連續當了七年，於是大權在握，發了不少「洋財」，在河北買了五十多垧水田和二垧多菓木園子。

老來少

再如惡霸大地主兼國民黨頭子馮志清，也是靠敵僞勢力起家的。他原籍是奉天人，民國十四年來，到銅佛寺。他在銅佛寺一帶是出了名的賭棍。由於他口才好，能說會道，並表面謙虛，便結識了延吉教育局長張品三（當時是銅佛寺校長），運動給他兒子馮蔭在銅佛寺當了校長，從此他在人群中「捱蕩」起來了。九一八事變後，他倚仗溜鬚拍馬的本領，居然把延吉縣黑田參事官噓上了，放他爲第一任的銅佛寺區正（和現在區長同），從此他便刮地皮、搜羅民財，盜賣了一百多石義倉穀，賺了不少錢，除在銅佛寺買了一段街基外，又在泗水鄉和茶條溝一帶置了五、六十垧旱田，家業從此建立起來了。以後他隱惡揚善假充善人，但他性嗜女色，雖年近七十，尚以寺廟上的會董身份與尼姑定禪發生

了關係，一八一五」後又弄了一個日本老婆。因此，一般群眾給他送了一個「老來少」的綽號。

王家爐

提起「王家爐」來，在延邊一帶是遠近知名的惡霸地主。民國十三年「爐」關閉了以後，他們兄弟三人王秉衡、王寶生、王佐廷，全以經常在外私販大批煙土、嗎啡爲業，數年積了些錢，在密山置了山荒二百多垧。但因經營不便，和收入不多，看見銅西鄉王林的三十多垧土地很好，在偽康德元年勾結惡霸地主馮志清、李鳴山等，強行和王林交換土地，他說密山是二百多垧平地，並另外找價兩千元，王林因是老實莊稼人在他們慫恿相迫之下，沒辦法就換了，然而搬到密山去一看，密山的土地早被東拓會社沒收了，王林便空手回來，便在這種情況下破了產。偽康德二年，王佐廷又當上了延吉保安副隊長，因爲打死了抗日軍的一個隊長，便被日寇賞識，提拔到騎兵八團副官，後又調到平崗屯墾部隊充當主事，他便利用了這個地位，和平崗「土皇帝」日寇秋原教官橫霸一方，平崗一帶的上等木料，多勦歸已有，並動員當地的百姓勞力，馬車，往銅佛寺搬運木料，修蓋房子，結果，遠從平崗來的百姓，沒得到一個工資，而他的聳高的院套和敞亮的房屋在銅佛寺街內是佔第一位漂亮的。

崔甲長

在銅佛寺一帶最享盛名而且偽滿最紅又最殘酷的莫如崔俊彥。他是九一八事變前舊軍閥時代孟富德孟團長的爪牙，當過陸軍上尉副官，在任時素行不正，專以賭博走私爲營生。民國十二年，他仗着

是軍官，在銅佛寺設賭，贏了葉祥兩千吊官帖，硬將葉祥的十五垧土地，霸佔過來；爲地界糾紛，又強佔了地鄰金永貴的土地兩垧，於是他將家遷移到銅佛寺來。九一八事變，他倚仗和馮志清、馬保龍同是家理教的師父輩（二十三期），便在日寇實行保甲的當時，充當了第一任甲長，從此他便無惡不作，盡力獻媚日寇，欺壓農民，舉凡派奉仕、抓勞工、獻金、募款、放米穀通帳，全是他一個人說了算。康德十年爲派奉仕，將金木匠打的半死，養了半個多月，並因抓勞工逼死了拉大鋸的張素田，放米穀通帳時，領米穀通帳的老百姓，必須先給送禮，陳秉衡爲了領米穀通帳，送了二次禮，哀告了一天，也沒領出來，每年並私吞甲長費四、五千元。「八一五」後又「挖弄」上區長，將老百姓賣給蘇聯紅軍的糧錢五十多萬紅軍票，全部入了私囊。

曲 喀 叭

這是靠發橫財起家的地主，名叫曲成訓。因他心眼多而且說話喀叭，一般人給起一個外號叫「曲喀叭」。曲喀叭民國八年間由山東搬來，當時非常貧苦，巧遇了一位名叫陳思章六十多歲的老鄉，手中很有些積蓄，便被曲成訓花言巧語假言養老哄到家裡，假獻殷勤便將老陳頭的積蓄「哄弄」出來，在河北買了十三垧土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老陳頭在河北種了三畝大煙，得了一百二十多兩煙土，曲成訓的兒子曲寶文在吉林當軍需少尉回到家來。假言給老陳頭買養老地，帶了七十兩上吉林去賣，但回來時佯言煙土遭了，被日本沒收去，老陳頭愁的沒法，把剩下的煙土五十多兩埋在柴火堆裡，則又被曲喀叭在夜間連罈子給偷去了。於是老陳頭的一百二十多兩大煙土就這樣全部弄到曲喀叭

手里去了，曲啞叭藉着這一點橫財就家興業富起來，而老陳頭則因自己做養老的一百二十多兩煙土被人家搞光了，就一氣死了。

銅佛寺這裡的地主們的血腥的發家的歷史說起來長了，總之大體上可分三種，一種是最早佔荒的，一種是藉敵偽勢力的，一種是發不義的橫財的。

効忠日寇

這些地主們發了家之後，一方面是自己盡量揮霍享受，如地主李鳴山的兒子李忠國每年得吃十幾萬元的館子，偽康德十二年僅賭博就輸了四十多萬，在康德元年宇寶喜的父親死了，共殺了八口大肥豬，三天即消耗了一千多元。地主楊蔭山僅皮大氈、皮襖，即有十三件之多，約值時價二百多萬。地主們這種奢侈淫佚不是簡單幾筆所能寫出來的，另一方面則是建立和鞏固自己在統治方面的勢力，以便進一步的壓迫剝削和統治農民。如九一八事變以來，馮志清除當了廟會董、協和會評議員、學校的獎學團長幾個頭銜之外，他還設法讓他的忠實狗腿子孫殿良充當屯長，王承訓充當協和分會長。其他的地主李鳴山把樓房讓給警察署住做辦公廳。李良佐、王佐廷當了保安隊長，仗着和日本軍憲聯絡的好，便躍武揚威的抖起威風來。在康德元年以遠近農民所組織的抗日軍一部，三次準備解放銅佛寺，都居然被這些地主們的武裝配合着日本警察署，加以院套和砲樓子的護衛，致沒有攻克退却了。

地主和敵偽一家人

自從地主們的武裝打退了抗日軍三次的進攻以後，他們就一方面更加威風的壓迫農民，另一方面更加和敵偽軍警緊密的勾結了。可以說銅佛寺舉凡地主階級無一不和敵偽有些密切關係的，舉個例子：在警察署人員調動之時，這些地主階級們就趁機出來討好，對臨走的警官，按家齊錢湊份子「送行」，對來的警官，在沒到以前，便給修理房子，整理傢具，按戶齊錢送禮，美其名曰「燒炕」。同時更厲害的是替敵偽募款、獻金、派勞工、修神社，一般農民惟有俯首貼耳的聽他們「擺弄」。地主階級越效忠敵偽，同敵偽的關係越密切，農民就越受壓迫和虐待。像李鳴山秋後收租子，他的兒子李忠國佩手槍、帶馬棒，對佃戶稍不順心，非打即罵，並且平時經常命令佃戶給他做零工修院套。有個勞金李傻子，給他吃勞金幹了十三、四年，累的得了癆症，李鳴山看他不能做活，便往外推，同時不給飯吃，逼的勞金半夜跳水缸淹死了，但李鳴山僅化了幾百元錢請警察署人員吃回飯，這條人命案件便完結了。

李跑卯子

說起李鳴山的兒子李忠國來，他在銅佛寺一帶也是一個出名的厲害人物，和警察署的警尉如有名的張文學、邵來泉、趙鴻柱等人都磕頭連香，因之在銅佛寺街內橫行無忌，並且他酷嗜賭博、女色，他每天除了耍大錢外，就是調戲人家婦女，銅佛寺婦女舉凡他看上眼的，便想加以染指，他除了公開的霸佔了王玉琛的妻子做爲姘頭以外，僅在銅佛寺街內，被他用軟硬手段和金錢利誘的，竟沾污了三十多名婦女，像李文學的妹妹上街裡買東西，被他在半道上碰見了，硬行拉到高粱地裡姦污了，爲強

姦張子重的妻子而包賠給過人家六百元錢的名譽損失。因之婦女們送了他一個綽號，叫「李跑卵子」（跑卵子係指用以配種的牡豬）。一般婦女雖恨他入骨，但沒法制服，「八一五」後李忠國還依然橫行，竟強行將敵偽殘留下來的五十多噸粳子，三箱洋火和其他布疋等多數，霸歸己有。

屯外如惡霸地主馬保龍，自入日本籍後，爲了表示自己是日本人，將原聘的兒媳婦郭秀英逼了出，娶了一個日本兒媳婦，在辦喜事的時候，命令每戶必須上禮，最低國幣四元。席分三等，實行飯票制，結果，東湊西挪的勉強上了兩、三元錢禮的貧民，全沒給飯吃，被撵了出來。

癩 痺 群 衆

地主階級既和敵偽勾結着，互相狼狽爲奸，但又怕惹起一般農民反對，於是不得不軟硬兼用，乃由馮志清出頭，利用癩痺手段，擺香堂，入家理教來愚弄一般農民，馮志清是家理教頭子（二十二期），每隔半月必擺一回香堂，收攏一般農民入會，叫一般人奉承他們爲「大爺」，宣傳「忠義大道」，死心塌地的恭迎「大爺」，誰不贊同，抓來依「家法」制裁，馮志清的家理教，在這裡發展到銅佛寺一百九十戶中國戶中，沒入家理教的僅三十一戶。另外李鳴山也廣爲宣傳佛教，全家十五口人，除每日吃齋燒香念佛外，每天按家去「講經說法」，愚弄一般青年男女信佛，如王法先的姑娘得病，李鳴山便說他魔難重重，必需出家則能挽回生命，結果，到底出家了，在銅佛寺廟內，被其勸說出家的女子，竟有五六名之多。

投機取巧

八一五解放時，伴隨蘇聯紅軍的進駐，敵僞們都銷聲斂跡的潛逃或隱蔽了，這些地主統治階級，抓緊這個機會，又搖身一變，馮志清立即當上了治安維持會長，他的走狗孫殿良當上了民生股長管理倉庫，王承訓做了總務，整理錢財，李鳴山、馬保龍做了委員，徐壽山、李良佐當上了警備隊長，接收了大批的敵僞所殘留下來的二百多石大米，兩萬多斤食鹽，三千多斤白糖，其他大量的布疋、洋火、雜糧及日常用品，他們私自吞攬起來，但這還不以爲足，藉口維持治安，回收軍用品爲名，下鄉攪擾農民，任意搶掠，至腰溝鄉，爲扒大斃，將六十歲的老尹頭，打得奄奄一息。並用槍威脅農民，調戲婦女，在老黃家竟將爲老人裝殮的壽衣，全部沒收，農民稍出怨言，便拘留起來，例如韓菜園子韓永祥說：他們鬧得太兇了，便被捉去打了一頓，押了三天，當時警備隊的拘留所裡，竟塞滿了三、四十名，渴望十四年被壓迫的農民，沒等喘過一口氣來，立即又被這些地主壓制了下去。

坑害青年

維持會解散後，這些地主統治集團又和延吉縣國民黨部書記長霍雲九勾結上了，（霍雲九和本街地主張子新是兒女親家），在銅佛寺成立了區黨部，這些地主階級，連續的在馮志清家中討論了三天，結果，馮志清當了委員，他的狗腿子王承訓充當主任，大地主尹勛臣充當副主任，藉着「愛國」名義坑陷青年，他們宣傳中國「以黨治國」，無論任何人，必經黨部的推荐和介紹才能謀得職業，於是

八名受敵偽教育十多年的青年，爲了找出路，爲了「昇官發財」，被他們利用和愚弄的入了黨部。同時馮志清的徒弟（家理教）青年流氓王繼先，又組織了青年協進會，亦吸收青年參加國民黨部在銅佛寺公開活動，雖然僅有十七天的過程，但他們已把銅佛寺鬧得烏煙瘴氣，一方面是他們組織了一部份頑固力量，另一方面是他們拖了一部份盲目無主見的中毒的青年落水。

煽惑人心

民主政府到達延吉後，李鳴山還利用一貫道，進行煽惑民心，召集了不少青年男女，到他家聽道，進行保持「正統」觀念的宣傳。三十五年秋季，延邊各地工作隊下鄉發動群眾，普遍的展開了熱火朝天的訴苦清算運動，這些地主集團，受了清算老頭溝孫家大院的影響，深怕清算臨到自己頭上，他們一面對地戶施行懷柔，施以小恩小惠，一面假充開明，紛紛的獻出來自己的地照交地，以避免正面的清算鬭爭。結果群眾覺悟高了，他們的鬼計陰謀被揭穿了，現出醜惡原形，終被群眾力量撲滅了這些吸血妖魔——地主惡霸！

（吉林日報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集賢地主的血腥發家史

楊玉林的出身是個「大茶壺」，以後當了自衛團長，後來又當了偽軍，由班長陞到團長。他的兵

被抗日軍打死了兩個，他扣留了「卹金」治地，後來收「大煙官刀」從中私搜很多煙土，他用搜的錢買了三百多畝地。「抗聯」叛徒劉××跑到他家，他又得了一部份煙土，又買了六十多畝地，另外蓋房子、買馬、拴車，從此以後便成了大地主，在屯裡當了屯長。當屯長放配給品時，把配給的洋火、鋤草布、秫稽、鹽、煙捲、白糖、冰糖和手巾、胰子，都全部留下，一點也不給窮人，蕪袋和竹掃帚留下好的，小的坑蓆沒用，他不留，全部賣給小戶，價錢很貴。村公所放牛馬，都放給地主，他領的最多，他私人結交警察、特務、親戚、朋友的吃喝費用，全由窮人負擔，一家全跟着喝甜水，私搜出荷糧，一次就有二十二噸，又壓低窮人工資，誰要反抗，他就勾結警察把誰押起來。

他用賭博來剝削勞金，出荷糧報的少，留一部份加在佃戶的身上，（他原種地一百八十畝，只報八十畝）。他剩的糧食高價賣給小戶，他養着二十多個牲口，不出官車勞工，都叫小戶出。他當勞工隊長，強迫小戶給他家幹活！不給他幹活的就得給他錢。他僱的勞金，有病就誤了工，按剷地時的工錢扣。叫窮人給他打場，不給工錢。屯中的男人出勞工，他在家調戲人家女人。出荷的穀草錢和綫蔬錢，他全部吞下了。在剷地時，他若缺錢，他就收窮人的配給品錢，但實際並不放配給品，都叫他全部私用了，他勾結特務勒窮人大脖子，從中取利，當勞工隊長時，吞了勞工服兩大箱。在勞工已經滿期時，他又向外包了一座橋，所得的錢，他都搜下了。出荷糧所領的布，他先留下好的。出荷的時候，他把車裝上麥芽子，假說是糧食，和交易市場勾搭上，光起糧票不拿糧，小戶因爲不認識磅秤，他就把一百斤算成八十斤，所多的糧食給他補上了數，在出荷時，自己招待警察、特務，殺小雞、吃白麵、抽大等煙化的錢，全按小戶人口，給攤派下去，他這樣的壞事說也說不完。

再說劉志最厲害的是在偽滿併屯的時候，在他的地方上修的屯基，每丈地兩元錢，小戶完全都拿過。八一五以後，他又強向各家要街基號錢，每丈地要七百元，如果不給他，他就要在房門口打井，在街道和圍牆上種菜，誰的鷄豬碰了就給刺死，他的狗腿子牟成林替他說話：「我已在老劉家的地方蓋了幾間房子，我先給他錢，誰不給也不行！」結果把治安屯的老百姓嚇的東奔西跑，叫哭連天，劉志還惡狠狠的說：「不用你們，你們趕快搬家，十年以後和你們算賬也不晚！」屯外有一個官土坑，硬說他自己的，並說：「誰挖土，讓誰用小米填上一老楊挖了一車土，結果真的用小米四斗填上（賠了他）。直到工作隊去的時候，他還洋洋得意，大搖大擺，還諷刺過隊長：「山東棒子不可交，拿狗屎當辣椒。」對工作隊都是這樣的態度，對老鄉們怎麼樣，不用問就可以知道了。

特務地主趙小驃子

趙國富，榆樹縣人。十年前搬到永安區，他家現在有三十五口人，一百三十垧地，二十多頭牲口，十五間房的。在偽滿時，他是個特務，娶了兩個老婆，每年都僱五、六個抗活的，自己不參加勞動，有時駕着自行車監工，看着抗活的多給他做活。

一、發財之道

以前他有一點點地，日本子來東北後，他擔當部落長（後改屯長），幫日本防止抗日活動，他又和憲兵隊中士劉永和勾結，當了特務，開上了大麵磨，到佳木斯做買賣，沿途一道都有特務保護他，

無人敢擋，他就大幹而特幹，大發邪財，買了一百三十多垧地，僱上了勞金，給他種地，每年種六、七十垧，餘下的租出去，不幾年就成了全區有勢力的趙國富了，因為他家養活着騾子，連屯子名都改啦，叫趙小騾子屯。

二、罪惡行爲

他自己可以磨麵，別人磨麵他就當作經濟犯，抓着送到憲兵隊或警察署押起來，因此別人都怕他，都得給他送點禮，化幾個錢，溜溜鬚。

攤派化消錢比別的电子多，又勤，不幾天就要一次，要上來的錢自己做買賣。因要化消錢，張金全家都挨了他的打。

偽滿時要勞工，本來大戶出，他到村公所一說，就得小戶去，還說是村公所指定的，張臣出勞工回家去取鞋，他說張臣違抗，把張臣痛打了一頓，張臣的媳婦也挨了打。

他在集賢街娶了一個小老婆，要柴要米，一家六、七口人，全是新民屯的小戶給他養活着。

他家都有小份子（一個小份子比一個中農強的多），五份趙國忠，用破帽子、破靸鞋、舊衣服頂替工資，還說窮人佔了便宜，當時說的好，到了算帳的時候却合了很多錢，到秋後使不出錢來，東西不到幾天就壞啦，結果窮人吃了大虧。

他在新民屯靠了很多娘們，小戶的擦草布他不給，都給了他靠的娘們，小戶一點撈不着。

小戶和他的地到秋拿租子，他不管你有沒有，就是變賣東西也得給他早早送去，不然就受不了他的打罵。

八一五以後，他勾結警察特務，要捐要稅，大吃二喝，又搶又奪，無惡不作。民主聯軍來到了集賢，他投機的交了槍，裝的很進步，當上了衛戍司令部的副官（後來轉到富錦去），去年八月工作團到永安區工作，瞭解了他是一個惡霸地主又是特務，就寫信給富錦，他才被洗刷了，沒敢回家，一直跑到佳木斯，現在去處不詳。

殺人犯耿長榮

永安區高聲村耿長榮，原籍錦州人，因殺人跑過來的。他本姓張，後來改姓耿。他打死他老叔，他老叔的錢財他獨得了，落到四區，他種四區保衛團長于南雲和老姜家的地，他們倆相近，五區邢團總有個女兒，于南雲保媒給他的兒子耿範武爲妻，以後老耿家就搬到五區種他親戚家的地，當時耿長榮與王文煥聯絡三十五團，往外賣槍給老二哥，雲星起局打集賢鎮，未打開，胡子退走了。以後抗日聯軍過來工作，耿長榮聯絡第六軍黃副官，黃副官在地面工作，收地餉牛馬稅，地每垧三元，牛馬稅每匹十元，由二月起收到七月止，全永安區全都收齊了，款項存到耿長榮家裡，耿長榮見財起意，報告三十五團，把黃副官抓住，送到集賢鎮，立時就將腿打斷槍斃了。他得了錢財就跑到集賢鎮，第六軍三連知道了，來抓他，未抓住，八月十四日把他房子燒了。康德五年併屯子。抗日走了，他又到屯下買地蓋房子，買老牟家一方，買李榮一方，邢林一方，滕漢林廿垧，蓋二十一間房子。併屯時他當甲長，積穀糧不放給小戶，他碾米賣了，或竟借給大戶，他家不出官車不出勞工。他擡糧，春天擡一石，秋天收一石五斗；擡大煙，春天擡一兩，秋天本利收四兩。再，他批糧，剷地時候批一石十元錢

到秋天一石值三十元。光復後，他向屯子要點錢，一人一點，一間房子一點，一馬一點，一牛一點，一坵地一點，每點十元，他這時候是區長，他身邊帶着大煙針，叫工夫不給錢，叫你扎大煙或給小米，小升合大價，屯子的人不給他做活他就嚮出屯子去。在他家蓋房子時，丟了二片板，一個鍋，他賴屯子人偷去，他把全屯子人弄到村上去，他打大家，叫老百姓跪着，沒打出來，叫全屯子包賠了。

賣友投敵的趙洪賓

永安區守仁村趙洪賓，綽號趙大騾子，家裡有三十八口人，三十三個牲口，四十二間房子，三百零五坵地，另外還有一個油房，一個木匠舖，他在九一八以前當木匠，還很窮，九一八事變後，有抗日聯軍一個連長住在他家，被他害死啦，把馬和其他的東西都留下了，把槍交給了日本人，溜上了鬚，當了屯長、村長，他發了那些不義之財，就和各個大煙主批大煙（那時各地都許種大煙），批了很多，保存起來（都是賤價批的），等到了以後不讓種的時候，他就拿出賣啦，這樣他就很快的發了大財。以後他又當了保長和協和會長，下邊用了很多的腿子給他辦事，向老百姓派了很多的化消，揣在他自己的腰包裡。自己種地很多，侍弄不過來，就要青年團，他說：「婦女也得受訓」，他就借着一勤勞奉仕」的名義叫這些青年給他侍弄地，婦女們給他薅草，他每年都用這些毒辣的手段欺騙着老百姓給他種地幹活。給他抗活的買點什麼東西，他就想法對付你，把他自己已經過了勁的東西拿出來高價賣給抗活的，結果抗活的苦幹了一年，啥也沒弄着，家裡還是吃不上穿不上，受凍挨餓。

趙洪賓爲了他自己升官發財，盡量的剝削老百姓：偽康德十二年各村到處鬧賤年，他把村上的倉

穀借給各戶，經他幾個人合計了合計，就不放給貧戶了，說：「窮戶還不起糧食，餓死活倒霉！」

他摟了很多的配給品，上邊放下來的鋤草布，是給鋤草的婦女們，他說人家做的工不夠，不給人家，全部留下自己用。配給官馬時，他先把好馬挑出去，他說：「領這種好馬得有地做押品」，所以窮人在那個時候，什麼事都得吃大虧。

男盜女娼謝文彬

原籍朝陽縣謝家溝有名的謝二爺家，本屯是深山溝，交通閉塞，好人不去，是個小偷胡子窠，謝二爺是一個大窩主。謝二爺曾把一個胡子頭害死，發了財，不敢再住下去，跑出來，先跑到延壽縣繼續舊業，犯了事跑到北大荒來的。

一、怎樣來的地？

老謝家到這邊正是放荒的時候，來了個放荒委員，住在他家，好吃、好喝、好待成，（別人家都很窮），又有漂亮女人，就把這放荒委員鬧住了。他對人說：放荒委員是他家的老表親，就這樣他撈到很多祇有官印無有四至的「飛照」，好地開了千垧，荒地無數。曹皮舖（距謝大屯六里）開了一塊荒地，他去量好，把飛照填了四至，說是他的。

二、老謝家是「道德」派？

1、吃齋念佛的老太太：老謝家供着神堂，他家的老太太是燒香念佛的「善人」。這個善人爲了使做活的工人給他家更實心幹，給幹一輩活不能帶走一文錢，就用肉體向工人「行善」。結果使兩個大什夫給他幹一輩子死在他家，連張破蓆也沒給。拖到村外喂狼。

2、硬霸工人的老婆：有個姓蕭的工人給他抗活，整年不讓回家，叫他那幾個跑腿工人，輪流去蕭家，結果這幾個跑腿的抗了多年的大活，光光的走了。

3、開善店：設一處破房養「叫花子頭」，應名是過路花子都給飯吃，其實他只養着二十多個花子頭，陰天下雨給一點稀飯，好天出去連討帶偷的東西都歸他存下，花子頭的鞭子掛在老謝家的大門上，不准其他花子來討飯。

更重要的是他通過花子連絡胡子，當時的打一面、老九江等胡子頭，都是通過叫花子去連絡的，後來胡子沒有了，花子房變成豆腐房，花子再找他，連打帶罵送浮浪。

三、剝削工人的各種花樣

工人的工錢講的兩季，他叫你下季使，因爲窮人急於用錢，得向他說好話，才叫你上季使化錢，還得做你五分利，如丁××六十圓，給四十圓算完事。

他還不讓你一回拿錢，零使錢，做現利，五天一小期，叫「現扒皮」。

不給工人支勞金，給你破衣服、破鞋、按布價扣工錢。

叫工人帶自己的地，結果不給時間種，乾着急，就得荒着，沒有法子只得把地賣給他，都是連抗

活帶喪地。

給勞金兩垧地頂工錢，應名叫你挑好地，結果叫你秋後一起打糧，分糧當然是少給，能打三石，最多給兩石。

給你的勞金，地還叫你拿出荷，配給歸東家，兩毛錢的配給布，倒賣給工人算市價一百五十圓。爲了叫你還給他做活，叫你多化幾個錢，因爲你欠賬，死逼你得給他做，就這樣使馮老三做了九年活未還完利，又白做一年。

只要你有力氣，就得給他抗活，不然就叫你出勞工，給他抗活還得少賺錢，他說：「給我做活不出勞工，不出動奉」，所以不能多使「勞金！」

給他吃勞金，你的居住證就得交給他，想不幹不能走，如果不幹，他說你搗蛋，把居住證交給警察，叫你出勞工。比如：他打了丁××，人家不幹了，他叫丁××出了四個月勞工，勞工服他還拿去了。

工人不但病了不給治，還按日子扣工錢，扣飯錢，病好了還得補工。

工人石恩給他做活很實在，死了老人，叫埋在他地裡，後來石恩自己買了些地，自己種，不給他吃勞金了，有一次他又叫石恩給他放配給布，密告叫他多剩一點，結果石恩這老實人還放去了二尺，自己賠上，還叫老謝罵了一頓，說石恩沒良心。看着石恩有了幾個錢，老謝就把石恩叫去算攻塋賬，要好錢五萬圓，並說：「你家的王八骨頭埋在我地裡，把我的兩頭牛也給妨死了。」結果強逼石恩扒了墳，又賠了他兩垧地。

冬天到山上拉木頭，一天拉兩趟，見牲口出了汗，就把工人罵了一頓，工人一生氣晚飯不吃，他就省下一頓，第二天老太太出來說幾句好話，給吃個鹹雞蛋，這叫「打個嘴巴給個甜棗吃」。

胡老疙疸給老謝家趕車，軋死了，老謝家什麼也不管，還說：「真倒霉！僱了個該死的！」

叫工夫打早壟，如果趕上陰天，早飯叫你吃到午飯了；要是趕上雨，就叫你回家，白使用你，不算工，如晚去一會，就少算一氣。

有一次叫一百多個工劃地，剩到半天晌午，管事的拿個大棒子來了，向賣工的說：「撐櫃的沒叫你們的工，你們來幹什麼！」工人很生氣的說：「你回去問問，撐櫃說沒叫，我們就走！」管事的去了半天，回來說：「沒有叫！」大家都生氣走了，白劃了幾十垧地，以後他見着賣工的人還說：「你們爲什麼都不幹了？你們聽管事的瞎說幹什麼！」

叫工夫割小麥（常叫一百多人），打頭的兩張刀，帶上熟雞蛋，還跟着個大半拉子，給打頭的帶一個苗眼，賣工的在後邊的跟不上，都給半拉子價，後邊還跟着管事的拿算盤，只要你一說怪話，就算帳少給你錢，做半天給一氣錢。

越僱人多的時候，就做生饅頭，還不准你說，只要你一說話，就罵一頓，不叫你吃飯，還不給錢，只好忍耐着喝稀飯。

過節僱工，殺豬吃肉，先把好的自己吃或賣掉，給工人的只是些豬頭豬尾，即便這些，也不能叫工人吃好，肉煮的半熟，加上冷水，使你不能吃，即便吃一點也得鬧肚子，老謝還說：「看，我要不把肉先賣點，叫你們吃，都得吃壞了，你們這沒福的人！」

自己定工行，先給做活後給錢，工行一元，他給八毛，結果還說：「你到外村去做活，去半天，回來半天，就誤一天，小人家吃的不好，我們吃的多好，不使錢也願給我們幹活」。

陰天下雨時，老謝抽足了大煙，叫工人賭錢，工人無錢不賭，他就說：「你們都是我的勞金，你們沒錢東家給你們借上。」工人不會玩，他就叫工人隨點。叫他的狗腿子賭，他看你輸的與工錢差不多，即不叫你玩了，如果有時贏了，當時他不給你，除抽你的頭以外，還說：「看，不叫我你能贏錢嗎？給東家逗一盒煙吧。」如果你許可了，他就從你工錢上扣，總是想法把你的工錢與贏的錢再輸完才算完，否則他即說：「你看，輸了還來，你贏的怕什麼，拾來的孩子還怕摔死，來吧再多贏點！」

四、對貧佃農更毒辣

按戶出勞工，但大戶不出，他叫誰去就是誰，勞工服他全撿着了。

請警察特務的客，叫小戶出錢。

各種配給下來少給，油、鹽、布按八扣算帳，即每斤給八兩。

他不拿出荷，叫小戶拿，如去年他在村合作社，用一車糧拉來拉去的不往下卸，拉了幾天，把糧票寫好，還在本村賣糧票，結果他一粒糧沒出，還賺了糧。

上邊貸款及其他東西完全是他的，別人撈不着。

收租子要上風頭的，錯了不要，用大斗收租，每斗多兩碗。

給佃戶壞地，結果種好了，就收回去，否則就漲租，或上打租，交不上把地收回去，真是叫佃戶

傷心的很。

招撈青戶，管吃的借給錢（僱人用），結果借五元算十元，特別借給你錢時，他就說了：「我爲了你們沒法子，我這是把糧批出去了使來的錢。」這樣使撈青戶說出：「算我的吧。」就這樣把你的糧也就批給他，種一年地剩不下什麼。

撈青的與租地報災後，官家不要出荷，結果他不但要租，還要他那份出荷，他說：「不拿出荷是我東家撿着，如果沒有，即做成拾糧」。

爲了扣你的工，在過節時賣給你肉麵，如果窮人說：「無錢要不了。」他即對你說：「老牛老馬還盼過節，何況是人，大人不吃，孩子們就不給點也不好看，當時沒錢我也沒向你要。」結果吃了他的，就用你的工夫、工錢算小價，肉麵算大價，叫你吃虧說不出。

放老虎牌子（即高利貸），使債的人必須把自己的地押上，如到期交不上本利，即收地，他的口號是：「割地不割草，放賬不用跑。」這就是說：放給你錢不用找你債戶，自然給還來，若不然，就拿地。

小戶不種地就送浮浪，因此種一坵地就多寫點，避免浮浪，可是到出荷時就傻了，只有給他做工，買他的糧出荷，這樣化錢買到的糧，配給歸老謝家，否則不賣給你。

五、光復後又當了中央胡子的中隊長

在光復後，中央胡子李延會起初就是在老謝家，李匪受謝文東的委，當了大隊長，謝文彬受李匪

委任，當了中隊長，整日腰裡插着手槍，在街上操來操去，耀武揚威，大喊大叫：「我是國民黨，我是中央軍先遣軍！」不是撥差，就是派款，並且吓唬人說：「你們誰家不快快的上款，等我們的司令來了，都殺你們的頭！」老百姓誰不害怕這個中央軍，砸鍋賣鐵，拆房子，賣老婆，也得拿這個中央軍的化消，誰敢說個不字。

六、早就想鬪不是咱們的國家鬪不起

老謝家這個大地主真是把謝大屯甚至周圍幾個屯的窮人都給欺負壞了，但是在老中國和偽滿時，誰又敢出口大氣，只有忍受，因為那是他們的國家，現在共產黨把日本打敗，把胡子肅清，受壓迫的人擡起了頭，把他鬪爭了，窮人算伸了口氣。

窮人不是今天才要求鬪他，而是很早的就仇恨他，該村丁會發同志談：「我們全村的人早就想鬪他，那時候是人家的國家，咱們不敢得罪人家，常加小心還出勞工，再得罪更不行，現在是咱們的國家，才能鬪爭他了。」

強佔硬奪欺男霸女的張慶豐

一、搶奪

張慶豐（本溪人）在本溪時，爺倆當胡子，搶奪老百姓，因官方抓他，就一面打一面搶的來到張

家街，來到張家街正趕上放地，他就用搶的錢買了六十方子荒（一方子四十五垧），開荒沒有牲口，他即和胡子頭關振山（又名北霸天）勾結，出去搶馬，回來開荒（他又是窩主又是胡子）。張慶珍和北霸天到處去搶，如團山子，寶清等地，他們都搶過，又販賣大煙土，別人販賣大煙土時叫他碰上，他就沒收。張富文的媳婦是從樺川搶來的（是一個寡婦），搶時搶錯了，叫人家把眼珠子都給打出來了，還搶。

二、強佔土地賴地頭子

老張家會賴了矯蹶子（偽村長）五方米（四里長壠頭）寬土地一段，矯蹶子那時在村裡很有勢力，要和他打官司，他聲言要把矯蹶子打死，並說：『我們老張家老少輩哥六個，打死一個還有五個！』他這麼一說，把矯蹶子嚇的跑到同江去，住了四五年才回來。他還賴過孟憲章的地頭子一垧，于紅眼子兩垧，六老太太一垧……，孟憲章和他打官司，沒打過他。

三、賭博

老張家哥們會玩假寶盒子，專門和小戶及抗活的要錢，叫你輸多少，你就得輸多少，別人家要錢不行，要要錢得到他家去要，他好抽頭。誰和他要錢贏了他的錢，他就打誰，輸給他錢，他就要，拿晚了，還不行。

四、土地剝削和尅扣工錢

誰種他的地，侍弄乾淨以後，他就要回去，再給你荒地和薄地，張家街的地都是他們的，別人沒多少地，只好聽他擺弄，種菜園子上糞後，他看見地好了，就要回去種麥子。他租出的地，不給足數，一垧地二十條壟，他只給十八條壟，要租子時用按幫懸底的大斗，賣糧食時却另有小斗，租子少給一點也不行，如權德林欠他五斗租子，舊曆年三十晚上他非要不可，拿不上就拔權德林的鍋。

張家街房子大部份都是老張家的，小戶都種他的地，住他的房子，春天給房租子他不要，到農忙時他叫你給他剷地，自己的地不剷也得給他剷，不給他剷他就叫你搬家。

偽滿時一般青年都給他幹活，誰不給他幹活就叫你出勞工，如李祿家裡很窮，眼看着都要餓死啦，還被逼着出了勞工，到了礦山好不容易跑回家來，張富文這個壞傢伙又把他送到富錦押了四個多月。抗活的講一年，給他幹半年，這就得算白幹，閒時有病就悞了工，扣忙時的工錢。

五、隨便打罵

朴文久給人幫忙（結婚）的時候，碰了張海文的腳一下，張海文硬逼着騎一回脖子，又把朴文久用棒子打暈過去了。他爹給他壯着胆子說：「不管事，打死有一個命朝住了！」朴文久醒過來以後，到他家叫他養傷，上藥，老張家說：「爲什麼上老張家來？死了一個命就得啦！」經大家說合，他說上藥錢他給，治好了以後又不給啦，反而無理的說：「他治病爲什麼化老張的錢！」

小戶的豬碰他一點就連打帶罵把豬給刺死，如權德林的一百多斤的肥豬都給刺死啦，總計全屯被刺死的豬有十來多個。

六、勾結警察

張慶福有一次丟了東西，誣賴抗活的，高聲喊着大爺丟東西不能白丟，和他親戚于警長一說，于警長在他家喝上燒酒，殺上小雞，吃完以後，就在張慶福家私立公堂，將劉玉新吊起來打的死去活來，又灌涼水，不是人受的刑法，給劉玉新弄的差一點要了命，硬賴劉玉新偷了他的東西，經大家說合，還要給他賠罪。

七、配給品的剝削

鋤草布窮人怎樣幹他也不給，給他幹活才能給，配給東西不給足數，如：老董家四口人給兩口人的配給，老頭說：「怎不給足數？」他把老董頭打的鼻口出血，兒子打人，爹叫好幫腔，打起人來父子都下手。

八、借錢大頭利(利吃利)

誰要使他家碾子推一石稻子，就得給他一斗稻子，他借老綠家的碾子使用，老綠家先借給王殿貴了，他借碾子連聲也不知，反說：「你不願意怎的？」於是給六十多歲的老頭子打的直打滾，孫長榮

給他拉架，他說：拉偏仗，又要打老孫家。

官土坑子本來是大家使的，但誰使他叫誰填上，說不填給他做「驗屍場」。張慶珍常說：「交窮人沒有用。」又常說：「不殺窮人不富啊！」

（合江日報九月廿三、廿四、廿五日）

樺川公勝村三地主的發家史

公勝村工作組

公勝村距佳木斯東南三十五里，是農民翻身後新改的屯名，原名李成芳屯，是以地主之名爲屯名的。

分地前全屯居民一〇三戶，共有土地五一七垧。其中僱農四九戶完全無地，貧農廿五戶只有土地七垧，中農十四戶只有地一〇·五垧，富農十戶只有土地一七垧，合計九十八戶（佔全戶數百分之九五）只有土地三四·五垧，佔全部土地五一七垧的百分之七弱。而三個佔全屯戶數不到百之三的大中地主，則佔有土地四五五垧，佔全部土地五一七垧的百分之八十八。計大地主李成芳擁有三一二垧，肖漢臣（外號肖漢奸）擁有一〇〇垧，中地主徐貴臣四三垧，其他尙有三戶（包括小地主在內）有地二八垧，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五。從這個數字中可見該屯土地幾乎完全集中在大中地主手裡，他們是土地的壟斷者，而百分之九五的住戶，則是完全無地或地少的農民。

這三個地主中以李成芳的土地爲最多，財力最大，人七十六口，房四一間，牛二〇頭，馬十二匹，車三輛，其直接控制的僱工與僱工家族有卅多戶，親戚也最多（超過全屯住戶的半數以上），是屯中統治者的第一把交椅。肖漢奸居第二，人十六口，房十一間，馬七匹，車兩輛，僱十餘名僱工，在未併園子前，他是肖家園子的無冕王，無惡不做。併園子時與李成芳鬭爭很利害，但結果失敗，併園子後只好居於李成芳之下了。徐貴臣的本身勢力不太大，人七口，房十一間，牲口七匹，車兩輛，僱七、八個僱工，但在剝削僱工方面，也是一把能手。這三個地主各自樹立自己的勢力範圍，有時內部雖有矛盾，但對全村農民的統治則是一致的。一切事情都由他們主宰，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全村，無地與地少的農民，只有仰賴他們的鼻息，受他們任意擺佈與剝削。

這三個地主的起家歷史與其對農民所實行的殘酷剝奪，是異常殘酷的。茲分述於下：

大地主李成芳

李成芳原籍公主嶺大黑林子人。那時哥五個（他家輩輩沒有老二），老大李成文和老四季成振給宋喜珠抗活，老三和老五在家租地種，因爲窮常向大地主齊三爺（李之姥爺）求借。李成芳是老疙疸，不務正，好到公主嶺戲院票戲，民國初年，正值放地委員在這兒放地，老齊家（據說用大車拉元寶）就借給李家四塊銀子，派李老五來領地，碰巧墮江死了。是年冬，李成文率領全家來到江沿齊坦家（現田祿村西朱家屯），買了廿垧地，在那裡落戶。李成文是個溜鬚拍馬之能手，勾搭上了放地委員，博得其歡心，使用六口肥豬在現在的公勝村周圍換了兩方地（四十五垧一方），之後又買了吳德山

的草房三間，土地廿垧，他便賣了江沿的地搬過來，搬家後，又買了荒攬子周明彩一方荒（其中有十垧熟地），這時蓋上了四合房子，前後算起來，他已成爲擁有二百零六垧地的大地主了。後來因鬧老占東（土匪），他修上了大牆，僱有十多個老山東子刨荒，他家雖也有五、六人參加勞動，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剝奪僱工，這就是他們自己所誇揚的所謂『創業時期』。

「九一八」事變後，他開始了反動的政治活動，拉上了敵人的關係，常在佳木斯請客，僞樺川縣和三江省公署像走平道一樣，僞省長、市長常到他家拜望，掛匾。日本鬼子的『二皇帝』在公勝村西山頭閱兵時，別人不許出門，却把他請去參觀，以後又給他送了個匾。從此以後，他常跑『新京』，與民生部大臣建立了聯系。由於他和敵人的關係如此密切，當時即成爲顯赫一時的大紅人，他在政治上的統治勢力，也就樹立起來了。

由於他的政治勢力的樹立，他在經濟上的統治與剝奪也就越殘酷。地主階級的寄生性也就越發顯著。假如在過去他家還有少部份人參加勞動，而在其統治勢力發展起來之後，就完全依靠剝奪僱農，其家庭就完全變成強力統治僱工的寄生組織。現在我們把他的家庭研究一下，從這裡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何等龐大的封建性的寄生性的統治機構。

老輩李成芳從前是總掌櫃的，但在僞康德五年以後，總掌櫃也不當了，就由中輩老九李景堂繼任，只有遇大事和李成芳商量一下。中輩哥十三個，除老大有點傻氣，只能當『碾轉子』，幹些『眼子活』；老六李景和是木匠，做些零碎木工外，其他則完全不參加勞動；老三李景全是管事的，專管僱勞金、管勞金、租房子、管理伙食，此人特別歇虎，外號叫『三閻王』；老四季景山管賬，是李家的會

計：專管出納；老五李景陽，是個二混子，外號「五大烟」，在家無人理睬，在外却耀武揚威，開小舖、放局、打烟針，什麼壞事都幹；老七李景選以前趕車（已死）；老八李景嶽，專管「查邊」（即監工），以後便當管事的了，老九李景堂是總掌櫃的，人所共恨，外號叫「九勾子」，天天低着頭算計窮人；老十李景忠是屯長，跑外（外交官），聯絡各官廳，專管村內大權，像出官車、官錢、勞工……等都由他一人獨裁；十老一李景華是副屯長，專管屯中內部的事情；十老二是「掌包的」（即跟車管錢管老板子的）；十老三也是掌包的已死；十老四是學生已死。少輩哥二十個，一個偽康德皇帝的禁衛軍，一個偽農大學生，二三個偽師道學生，四個偽國高學生，一個偽職員，一個偽小學教員（本屯）。

這就是一幅封建法西斯地主階級統治農民的圖畫，他不僅在經濟上統治農民，而且他的經濟統治與政治上的統治密切的結合着，他家不僅是統治僱工的機構，又依靠當屯長的地位，成爲統治着全屯的機構，屯長在其家庭關係上是隸屬於九掌櫃之下的，全屯的事情，都是在他家裡先討論一下然後再辦，以他自家的利益爲主，把全屯的事情放在附屬的地位。

他的發家致富是完全依靠剝奪僱工與農民的，其剝削壓迫窮人的辦法也極其毒辣。首先是用房子和身份證明書給僱工帶上籠頭，之後他就可以任意剝奪。該村有五十多貧僱農住過他的房子，住房子就得給他抗活，還得上打房租，別家二十五元，他家卅元，否則不管是不是搬家時候，就攛搬家（一般的搬家的時候都是在陰歷二月）。像周長忠住他的房子沒給他剝地，就攛搬家，周是七十多歲的老頭，被逼的直哭，劉世祥沒給他抗活也攛搬了家，六七月前往那裡搬，只有向他低頭，央求開恩；許國

春因爲家窮，李家怕他偷，半年磨纒七回家，常老歪給他抗了一年活，因尅扣工資，到年底倒欠五十元！又有一年夏天：常老歪仍然穿着棉襖，向他請求支錢買布衫穿，他不答應，老歪想跑到別處賺幾個錢，又叫他們找回來，因爲證明書押在他家不給，就得變成他家的農奴，結果逼得老歪直哭。他隨便延長工作時間，他的僱工天一亮得拉八晌黃豆晚上到休息時間，管事的掏出錢一看說沒到，勞金們沒錢只好再幹，一天只有四個鐘頭休息。他怕僱工在地裡多休息，管事的暗中在南山包上監視着，那個勞金有錯，當時倒不計較，晌午或晚上就叫到『客室』斥責或罵一頓。他家這樣罵僱工：『當年造的沒有好東西！』，『只爭財禮，不爭賠送』，『喝尿得用馬尾羅過過』（怕拐去了乾的）。勞金想跟他反抗，他就馬上算賬搬家，算賬倒欠人家，搬家沒處搬，只得央求人家寬恕。到冬天打場時，半夜起來吃飯，把勞金放出去關上大門，不時的換班出來看守，勞金有的凍的打哆嗦啦，他就罵：『他媽的真是尋種，這天還冷，看我！』說完他就幹了兩下回去了，接着又回來一個，全是穿着皮襖皮鞋的，勞金呢？有的褲帶都大開着口，他扣（讀：克歐）到窮人的骨頭裡；許國春（現在是農會長）給他抗活時，講妥到秋後隨便拉兩晌豆子，但是到了秋後，又不讓挑了，經過了三番兩次的交涉，還是賴着多給一千元錢，地倒底不讓隨便挑，打完場豆吻子豆楷又不願給了；因爲這兩樣東西值錢，豆楷他要燒火，豆吻子他要喂牛；許國春的母親給他家攪地，因家裡沒米做飯，孩子餓的直哭，上午攪完地，認可自己餓肚子想叫自己的孩子去吃午飯，可是在吃飯時，叫管事的看見了，就把筷子搶下來說：『你別在這吃飯，叫你媽來吃，你媽不吃飯下午擦地沒勁！』結果孩子只好哭着回家去了，僞康德九年沒吃的，許國春他母親想到他家買點豆餅吃，他家說：『馬還沒有吃的呢！』許家和他們有些親

戚，但親戚算什麼，一樣受着他的壓迫。拔地時，許多婦女給他擦地，因家窮沒吃糧孩子餓的直哭，在吃飯時認可自己吃稀飯，把豆包省着放在草帽底下，想帶回去喂孩子，可是只要管事的查着，就把草帽一擱，豆包丟在地下，還罵：『你們這些窮娘們，真沒臉！』他不但對僱工是這樣苛薄，就是對他的親戚，又何嘗兩樣，該村他的親戚就佔六十來家，但對窮親戚他是看不上的。徐化新（僱工）是李成芳的姪女婿，全家從山東搬來時在他家住一宿，有錢有勢的在上屋打牌玩，把他們放在伙計屋，連被都沒給蓋。任鴻生（中農）也是親戚，在修園子時，被老十在壕溝裡打的麵糊糊的，老田家（富裕中農）和他們是兩層親戚，可是因出官車，逼的老田婆給屯長下跪。

他家又利用小份名義放高利貸，放糧，像常鳳閣家借了他的錢，利滾利，息滾息，把三垧地滾進去了，還欠六塊現洋。放糧按四分到四分半利，到秋一斗就得還人家一斗四、五升。

最引起窮人憤恨的是他的狼心狗肺逼出人命。李鳳陽（貧農現在是村長）蓋房子借了他一千五百元（五分利），給他家抗了一年活還沒還完，結果把房子給了他還差一塊現洋，又給他兩口肥豬，李鳳陽的父親一股火急瞎了一隻眼睛，後來搬到火龍溝去死了。給他家抗了廿一年大活的袁二老頭（是他親戚），硬實（年青）的時候，給他家打頭，割麥時逼的太急，喝了冷水得了病，不能幹硬活就給他打更，長期住在他家的砲台裡，病時無人問，連飯都不願給吃，後來死了，給他家做了一輩子牛馬，連一口棺材都沒掙上，使用的棺材片子，五斤油，半斗小米都扣了錢，還債時勞金錢沒够，第二年少老二又給他家抗了一年。傅萬新的哥哥給他家趕車，硬逼着帶病送出荷糧，被車軋死，他家一點也沒撫卹，發送是大伙出的錢。這就是血淋淋的三條人命，他是個殺人不見血的兇手。

屯長是他家的，他家就掌握着出荷、配給、勞工、官車等大權。爲了處處得便宜，處處剝削農民，他們想出巧妙的辦法：他家原是一居過，但他們却每股（共十三股）單獨立了『通帳』！這樣一來即可多領配給，又可不出勞工，因爲他按單股算這樣就人少學生多，勞工就可免除了，而窮人們，就得每年都得攤上勞工，出荷時他隱藏大量黑地，自己少出，別人替他『措補』。發配給品時，除多領的之外，還尅扣配給，分白糖用酒盅，還得伸裡個大拇指，發豆油時油提底加秫稽棒，油裡滲米湯，手套發單隻。另外則利用屯長地位，強迫僱工給他做活，有一次僱工們嫌他給錢太少，跑到外圍子賣零工，他知道了，就在圍子大門上貼出告示，列出名單，要把他們出『無期徒刑勞工』，送到礦山去。

這個罪惡多端的大惡霸地主，其內心裡是這樣的陰險毒辣，但他在外表上却裝着一幅慈善的面孔，僞裝着善人。當他把肖漢奸鬪倒，逼着許多住戶向他這裡併圍子時，他家就派三掛大車，帮着搬家，搬來之後在這蓋房時，屯基又不要錢，以收買人心，修學校時他只出了幾根木頭，其他設備都是大家出錢修的，可是狗腿子楊校長却在僞滿報紙上大肆宣傳，說學校是李善人修的。這樣一來弄的真假莫辨，皂白不分了，這次經過述苦，挖窮根之後，他這幅陰險的假面具才被群衆揭穿了，揭穿之後，群衆的怒火是不可遏止的，群衆用自己的力量，鬪倒了這個惡霸。

惡霸蕭漢臣

蕭漢臣的老家是賓縣。很窮。他爹哥三個，二叔先來到這邊來投奔周明彩（周是荒攬子），走到半道上撿了一筆錢，治了一方荒後來把家搬過來。郭春江的三叔住在他家，給他抗活，掙了一點錢，

寄放在他家，蕭沒給利，便用這錢又買了些地，後來錢貶值連本都沒還够。

蕭漢臣的發家是全靠外財，他本身是一點也沒下過力，僱有十多個勞金，他對勞金是非打即罵的，他的僱工顧永財就挨過他打。他怕勞金起的晚，小鷄沒叫前他用棍子打小鷄叫。勞金吃過飯出去便關上了大門不讓進來。

他在蕭家園時，擔任偽屯長，常派密探偵察抗聯活動，並兩次與抗聯爲敵，勾結敵軍、警察，襲擊過抗聯。

偽康德五年併戶時，他爲了維持其封建統治，正在剷地時候，便修園子集家，不准老百姓幹活，要全替他修園子，可是他却派十多個勞金剷自己的地，因此，小戶的地全荒了，他却把地侍弄的不錯。在修大牆時，他更是兇惡一時，楊振福修牆一直腰，便被他打了一頓。他遇事搶先，奸險異常，那時屯人都以『蕭漢奸』呼之。

蕭家園子落成了，小戶的房子也蓋妥了，但這時和李成芳發生了矛盾！李成芳爲了自己的利益要把園子併到他這裡，於是兩下便打了官司，結果李成芳打勝了，老百姓血一點汗一點蓋的房子，修的園子，又得完全毀掉，重新再蓋，這是多大的損失！

蕭漢臣的老婆放高利貸給張天一要不回來了，她想了一個辦法：張有一女，便保媒給她的僱工又是他的親戚郭春江，錢沒到張某之手，便被她坐下了。第二年郭某去上江，郭某的老婆又讓她給賣了。

蕭漢臣不但對僱工苛毒，菜裡不加油，就是對他的家裡也是霸道一時，分家時他和他老婆把他叔

叔的鬍子擰出了血，用木杵子打他爺爺，把他三孀踢的便血而死。

他的親戚李殿有（蕭之三孀的弟弟）給他打二年頭，沒吃的那年，三天沒揭開鍋蓋，向他借點米，他却百般不肯。李殿有和他住東西屋，老婆生小孩剛三天，他就在屋裡打洋井，李殿有跟他哀求，要他後幾天再打，他却說：「像你們這樣人死幾個能咋的，還能震開！」

窮兇極惡的徐貴臣

徐貴臣是個有四十垧地而又當學田地二層房東的中地主。懷德人。二十年前他爺爺在懷德吃了大片肉之後，套三匹騾子車偷着跑來的，來時領着他爹，後來找個姓陳的娘們打夥。她帶三個兒子，大兒子瞎，給他家打更喂馬，以後累死在他家，剩下直到現在這兩個徐家始終沒讓娶媳婦，已斷了陳氏的後代。一來便落到蕭家圍子，給樺川縣政府（老中華民國時）種學田地發了財，頭三年，「開荒」不要租子還給些錢，那時一垧地能打四石多豆子，後三年又要求縣方蓋房子，又發了廿多萬吊，以後他把學田地外租，本來縣上租子三斗，他要九斗，還得送到街，這樣他一垧地能多得六斗租子，徐家就這樣發了家。十二年前，徐老頭沒兒子，便把徐貴臣過房來（他本是前徐家的），徐貴臣便承繼養這一份家私，也承繼了他父親剝削人的辦法。有一年歉收，徐家把大車馬匹值錢的東西都弄到別處去，又吃了大片肉，在吃大片肉上又發了一筆財。他欠宋家的錢，給宋家兩匹馬，徐老頭在家便放上了局，宋家便把馬又輸給了他。等到徐貴臣一當家，更是剝削無微不至，不給勞金錢給壞地，或是隔年才給，放高利貸滾來鄭永順一匹騾子、姜永發十八垧地，對付勞金硬兼至，勞金買東西用現錢：他

把錢扣下，去賒來東西再把現錢挪做別用。

他的僱工楊玉林住他的房子，楊老太太沒給徐家擦地，當即攆搬家說：「這房子招你們沒用，養活老母豬，還能多下幾窩豬崽呢！」對僱工十分苛薄，誤了閒工扣忙工，誤了忙工就按工作價，僱工一年若就誤九個工，算賬時就得倒欠，來年還得給他幹。聞生（農會組織委員）給他抗幾年活，借他七百元錢，四、五年未還清。打罵勞金的是常有，楊玉林給他放豬，豬給樹咬壞了，他把楊玉林按到柴火堆裡打。

他對小戶又是相當吝嗇，到割地時，小戶給他家撿莊稼，不但不讓撿，反而罵：「可憐狗崽子也不可憐窮人！」小工給他栽葱，吃一棵葱他罵：「窮人全是一群臭要飯的，連一棵葱也沒看見過」。

（合江日報九月十九日）

死有餘辜

羅立韻

在鄉下的這些日子裡，我從勞苦農民口中，知道了地主惡霸的許多驚心動魄的罪惡事件。下面我所寫出的，僅是賓縣常安區十個地主惡霸的罪惡的一部份。

恣意放槍打死人，買通官衙不接狀

遠在偽康德一年的四月間，黃家灣子有個曲麻子，家有五口人，兩口子領兩個小小一個閨女過日子，曲麻子給土頂子村的張俊福吃勞金當大師夫，張俊福有七十三垧地。一天下午，日頭正高，曲麻子的六歲小小站在窗戶台上，望街裡張五來回溜馬。這時張俊福上身穿着白大布褂，下身穿着青花旗布褲，手提蓋子槍，搖搖擺擺來到曲麻子房前的大水坑邊。大水坑裡有一群野鴨，正拍着翅膀在呱呱的叫，張俊福端起大蓋子槍就打，碰的一槍，野鴨未打着，剛好打着曲麻子的六歲小小的腦袋。一寸長的子彈從太陽穴進，打前腦杓出，鮮血直冒，立即斷氣。曲麻子去找張俊福，張說：「給你三垧地、三間房養老。」曲麻子不答應，屯中的百姓出來圍成，求張俊福可憐可憐曲麻子，張又改口給五垧地、三間房，但當曲麻子要張寫文書蓋手印時張却不幹了，張說：「到秋天也不晚，青苗熟了他願意割那塊就割那塊。」未出兩天，張偷偷的到縣裡找保衛隊總隊長張大馬褂，給縣署監督耿志送了些錢，曲麻子見張不寫文書，也就到縣署去告狀，縣署不接狀子，並說：「張俊福打野鴨沒打人，槍子飛身上，命裡註定活該死。」曲麻子官司沒打贏，來回盤川吃飯拉下一身飢荒。張回家後，就攆曲麻子搬家，地也抽回了，至今曲麻子的媳婦一想起死去的小小就哭得瘋瘋顛顛，幾天都清醒不過來。又在偽康德七年的五月間，張俊福的兒子張顯耀在常安村公所管財政，丟了二千五百元，張就說是高海偷的，因高海有時也去村公所。另一方面張又派出便衣義勇團和大排隊在南北大道上檢查來往行人，過一個人就翻一個，結果也沒翻出這二千五百元。後張就把高海送枷板站警察所，又轉縣大獄蹲了二年巴籬子。後來高海偷跑出來，一跑到老營口，張知道了，就帶上套筒槍，又帶上常安警察分所齊警長和兩個自衛團，急急的趕去。在老營口街西碰上了高海，張端起套筒槍就打，子彈從高海前心穿出

，當天晚上高海躺在血水裡就死了。

『歪脖狼狼』誣良爲盜，鞭棒毒打殺死勞工

偽康德二年七月間，黑魚泡村有個甄老疙疸，給黑魚泡村的郭鳳雲吃勞金當大師夫，郭有二百垧地，群衆稱郭爲『歪脖狼狼』。一天晚上，郭鳳雲家來了一股子兵，郭就把四十兩大煙土裝入鐵罐，埋在房後水道裡，被兵發現，夜深人靜的時候，這股子兵就把鐵罐挖出，取走了大煙。第二天一早，甄老疙疸去担水做飯，經過房後水道邊，見一鐵罐，跑跟前一瞅是空的，再細一瞅，還有一點大煙土，他用手指扣了老半天扣出一錢。過午兵走了，郭發現丟了大煙土，就說是甄老疙疸偷的，甄把前後經過說了一遍，把一錢大煙土還給郭，郭更說是甄偷的了。就把甄放在東南炮台裡吊起來，用二龍吐鬚鞭亂抽。一鞭子下去就起來二條稜，抽了五十餘鞭，甄昏過去，郭把甄解下用冷水噴過來再抽。甄老疙疸痛的叫起來，郭不准他叫，就去昏了二碗柴火灰倒在甄嘴裡，硬逼着甄承認偷了四十兩大煙土。甄痛不可忍被迫承認了，說是藏在南山上，此時甄已被鞭子抽得不能走動一步，郭就叫過另一勞金把甄擡上往南山去。在南山上挖了一陣沒挖出什麼，又將甄擡回仍吊砲台桿上，這回除了鞭子抽外又加上了粗木棒，連續揍到半夜，甄渾身上下都成了血糊糊，第二天斷氣的時候，大姆指上的青筋都暴了出來。甄死後被郭扔在大場院的地邊上。又在偽康德八年的五月間，黑魚泡村的劉長江租郭鳳雲的房子住，給郭賣工夫，郭不給錢也不給米，劉長江一家七口人餓得大哭小叫，沒法，只好給別人去賣工夫。這天，劉長江全家都去割地了，家裡只剩下十三歲的閨女，和三歲的小子，郭鳳雲氣凶凶的跑

來，一脚踢開劉的房門，惡聲的問：「王八犢子，大人那去了？」小閨女答：「剷地去了。」郭又問：「爲啥不給我剷？」小閨女答：「家沒吃的。」郭拍了拍炕沿說：「好，不給我剷就給我滾。」隨手就拿起一把二尺子，叮鏘的刨起炕來，刨得滿屋子都冒烟。小閨女吓得跑地裡去找爹，三歲的小子鬼叫起來，吓得滿屋子爬，面顏不像個人色，當天晚上就得了病。沒出兩天就死了。劉長江和他屋裡的不敢哭出聲來，怕吵着郭鳳雲。死去的小子還沒入土，郭又跑來權搬家，經大夥兒圓成，劉答應往後除了給郭鳳雲幹活外再不給旁人幹活，郭才勉強應承不權劉搬家。

強迫勞金作人質騙殺僱工和胡匪

爲康德一年的十月間，財神崗村有個馮山東子給王家祿吃勞金當更官，王家祿有一百八十垧地。馮山東子晚上打更、白天推碾、整天沒閒時，已經下過二場雪，一身破袂襖袂褲連胳膊腿肚子都遮不住。馮山東子心裡尋思：「正月初三上工，眼下已十月，還沒給過半個勞金錢。」於是他就給王家祿說：「如櫃上有錢，我使喚幾個勞金錢去街上買身衣服。」王說：「現下櫃上沒錢，等着吧，打完場再說。」馮又說：「打完場就數九了，冷的抗不住。」王家祿把自己身上的黑呢大氅一拍，眼睛瞪的溜圓說：「別在這兒扯雞巴蛋，快給我推碾子去。」馮山東子跑到廚房裡，蹲在灶炕口哭起來。王聽是哭聲又趕去把馮山東子罵了一頓，馮一邊淌眼淚，一邊端着穀子往碾道走去，碾底打上了，漏斗也掛上了，正準備推，一陣風捲着雪花吹進來，馮山東子就哆哆嗦起來，上牙下牙直打架，心裡一陣酸，就想：活着爲啥呢。越尋思覺得越沒意思，就找來一根繩，掛在碾道裡的椽子上上了吊。王家祿一畝，知道事

情弄大了，第二天就殺了一口豬，把賓州、柳板站、張家燒鍋幾個警察所的警長都請來坐席。席散後王家祿和警長們一捏弄，就傳出馮山東子是想家想得尋了死，與王家無關。後用馬槽把屍體裝出去，挖了個土坑埋上了。又在偽康德七年的七月間，元寶河的胡子李高麗隊來七十多人，要打王家祿家，外天王家祿把保險燈也吊大牆外了，大門關的緊緊的，砲樓上的砲眼裡也架上了洋砲。快近半夜，牆這脚溜子（即脚步）着草刷刷的響起來，王家祿知道是李高麗隊來了，院裡就衝着傳來脚溜子聲音的方向打了一洋砲，接着李高麗隊也開了槍，兩下裡就打開了。胡子爬上牆被推下來，結果被打傷一人。李高麗隊急起來，向院裡喊話：「咱們來瞧朋友，怎麼開槍傷人。」院裡也回話：「瞧朋友白天來，要粳米有粳米要豬肉有豬肉。」李高麗隊又喊話：「眼下粳米豬肉都不要，打傷我們一人，你王家就從大牆裡蹦出一人來，不依就要平了你王家。」王家祿的爹王傳喜知道李高麗隊不好惹，不蹦出去一人這場事情就不能了結，蹦出去的人是一去不會再回了。誰蹦出去呢！想來想去，決定叫勞金耿小文蹦出去，王傳喜把耿小文叫來，對耿小文說：「你去了回來，」我幾個閨女由你挑，你要那個就給你那個，回來就拜天地。」耿小文不願意，王傳喜又說：「再給你三垧地、三間房。」耿小文仍不願意，王傳喜就拉下了臉說：「我叫你去你就得去，你是我家的勞金，李高麗隊若問你姓啥你就說姓王好了。」沒法，耿小文從大牆上蹦出去，李高麗隊問姓什麼，耿小文答姓王，於是李高麗隊把耿小文帶走，未走到六寶河邊，耿小文就被打死了。

槍馬踢殺六旬老漢，拉木逼死龐容夫妻

爲德德九年，常安村的曲召生租曲汝翼廿五垧地種，曲汝翼有地三百垧，講定每垧地二担四斗租子，對半出荷。九月間打下糧食後，上面來催出荷，曲汝翼對曲召生說：「你代我把出荷交上，今年租子你就不用交了。」曲召生把黃豆、高粱、穀子都出了荷，每天起五更睡半夜，一年忙到了頭，自己啥也撈不着，一家幾口正在難受的時候，曲汝翼來了，瞅了瞅空糧食旋子說：「咋的？租子不交糧食都整走了。曲召生膽怯的說：『你老不是讓我代你出荷嗎。』」曲汝翼又說：「甭可不管出荷不出荷，你把租子交來。」曲召生啥糧食也沒有了，曲汝翼就把糧食折成錢價，要曲召生給錢，曲召生沒錢，他就上前牽馬，曲召生的爹走上前去克克巴巴的說：「這頭灰騾馬是我的養老馬。牽不得喲。」曲汝翼一把把他推開抬起穿着長統皮靴的腳，朝他膝蓋蹬踢了三腳，老頭兒已六十三歲，吃不住這幾下，腿一軟就貓下了腰，他又朝腰上蹬踢了兩腳，從此後老頭兒半邊身子就不好使，成了半身不遂，啥事也不能幹；沒出二百天就死了。又在僞康德十一年正月，常安村的龐容給曲汝翼當老板子，一家老小八口就靠他一人掙錢吃飯，正月十五上工後就上山拉柴火，拉完柴火拉樹桿，拉完樹桿就往地裡送糞。到大青山去拉椽子時，鷄不叫就起，等天放亮，已走出五十來里地了。天冷衣衫單薄，穿破靴頭還露着腳板，一路上凍得直打哆嗦。晌午撈不着飯吃，只好啃凍豆包，豆包凍得啃不動，用斧子砸碎，把牙床都啃出血來了。晚上撐燈後還不能息工。三月初，龐容又去大青山拉椽子，這時正化雪，地上稀溜淨滑，回來時在喬家灣子的小橋上翻了車，龐容被扣在車裡，腦瓜砸破了，當時就斷了氣。龐容的老婆哭得暈過去了幾次，從此就得上病，掙錢的人死了，一家人的生活就沒了着落。不到一年龐容的老婆也就愁死了。之後龐容的大閨女找了個婆家出了門，十二歲的二閨女和五歲的三閨女

給人家做童養媳婦（即童養媳）。龐容的爹七十多歲就給人家扛個半拉活，攙帶養活六歲的大孫兒。三歲的二孫兒賣了一千五百元，二歲的三孫兒送了人，自從龐容給曲汝翼趕車砸死後，一家九口弄的家破人亡，

霸佔人妻氣殺原天，強派奉仕病死老娘

偽康德九年五月間，長春嶺村有個叫薛生的，家有十五垧地，完全出租，自己整天溜溜躑躑，仗着街裡警察和縣裡日本人的關係，他就到外糟踏人家的閨女和媳婦。有一個叫曲宗周的在他隣院住，薛生就常去曲宗周家串門，有事沒事要和他媳婦拉上幾句話。一天曲宗周有事外出，薛生就把他媳婦強姦了。之後薛生就常住在曲家，曲宗周不敢吭一聲，見薛進來，他就躲出去，有時貓在地裡，有時躲在親戚家裡。薛生不僅自己每天去過夜，還把長安街警察所長鄧世昌招去過夜，又把縣協和會的日本佐佐木也招去過夜，曲宗周的媳婦也不敢不依。曲宗周自從自己的媳婦被薛生霸去後就變了樣，本來是膀大腿粗，臉上紅呼呼的，後來變得黃皮拉瘦，整天飯也不吃，見人話也不說，悶悶不樂。後來就得上傷寒，腦瓜痛得抬不起來，不上一年也就死了。又在偽康德十一年三月間，該薛生家去鐵嶺奉仕，薛生家化了些錢，就派了胡仙堂的劉仲傑去頂數。劉仲傑的媽正在炕上病得起不來，聽說兒子要去奉仕，急的馬上喘不上氣來。劉仲傑去求動員股長，這回免除他去。他說：「我若一去，老寡媽就沒人端屎端水了。」動員股長不答應，說這是上頭的命令，沒法，只好丟下老媽走，先到街裡受訓。一天劉仲傑正在跑步，叔兄弟給他捎來口信，說他媽自他走後連水都不喝一口，每天只叫喚他

的小名，劉仲傑好容易請准了假，待他跑回家去，媽已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了。

偽康德十二年四月間，常安村的林海鎮被拔去青年團受訓，集合時到晚了一天，常安協和會的教官陳學信就把他傳去，用一寸厚、二尺長、三寸半寬的板子把胳膊膀子打的漆青，腫得像血饅頭，後來灌了膿，又沒錢治，爛了廿幾天就爛死了。林海鎮的媳婦常到坟上去哭得閉了氣，用板子抬回來。林海鎮的爹本來是個好勞動，從此就無心幹活，整天這裡溜溜，那裏溜溜，變得癡癡呆呆的失去了常態。

一句笑話出了口，勞工于福活不成

常安區的勞苦農民不僅向我訴吐了這十二條人命案件，同時，他們還向我訴吐了他們在偽滿時候是怎樣受地主惡霸的毒打，我願意將勞苦農民親口告訴我的這些血淋淋的罪惡事件寫在下面：

偽康德三年的二月間，老營口村的潘喜貴，給楊大奎吃勞金，楊有二百垧地。講勞金錢的時候，潘說自己投犁耨耙都會做，後來楊大奎就叫他蓋房子，潘說：「做個犁杖耨耙有個半拉架，蓋房子的木匠活可不會。」楊一聽就生了氣，上去就給了幾個嘴巴子，打得牙床都出了血。四月間辦喜事，一筐子菜碗叫狗撞碎了，楊老二怪潘喜貴沒看住狗，就伸手拿過鞭子抽了一頓，身上被抽的青一塊紫一塊的，打碎的碗錢從勞金錢裡扣。同月，勞金子福給楊大奎家剉粳米地，于福說了一句笑話，楊老七聽了不樂意，上去就給了一鋤桿，鋤桿打斷了，接着又打斷了二根。這時于福也冒火了，他說：「你們楊家咋的這樣霸道。」這一說可惹下了大禍，大奎、二奎、老六、老二胖子都拿了繩子出來，于福

說：「你們先別綁，我跟你們回去，你們要咋整就咋整。」于是大家都回去。于福回到楊大奎家就到自己住的下屋，也拿了一根棍子，剛出門就被楊大奎一把抱住，二奎就上去扯腿，將于福按倒後，大奎二奎，兩人就脊樑骨對脊樑骨的騎在于福身上，大奎雙手掐住他的脖子，二奎死勁的用皮鞋底揍他的屁股，足足揍了三百下，于福氣的罵了幾句，大奎搶過皮鞋，朝眼睛、鼻子、腦瓜頂上亂揍了一陣，頭腫得像柳罐一樣大，眼睛也腫得封了口，後來又把他倒背綁上，吊到下屋吊樑上，老六抱來了一捆酒盅粗的柞木條子，于福一看急眼了，就罵：「你們楊家不是人樣的。」老六抽出柞木條子就打，打得閉了氣，才解下來用涼水噴，半天才醒過來。大奎問于福還罵不罵，于福已沒力氣答話，掙扎了好久才說：「你們還打我就還罵。」二奎一聽忙說：「你們幾個還沒打痛他，看我的。」於是于福又被吊在樑上了，不一會渾身上下被打的成了血糊糊。勞金于二棉褲出來求情，楊大奎拍桌子就罵：「好你們都成了一條藤，當勞金的就沒好貨。」罵完，上去又給了于二棉褲二個嘴巴。眼瞅着于福就不行了，大師夫又出來圍成，這回才住了手。

抓勞工隨意揍人，造口實打瘋長喜

偽康德七年的六月間，土頂子村有個林玉山，爹剛死，媽哭得起不來炕，他借了一升高粱，正準備去推碾子。本村的申萬富（有十八垧地）手拿了一根扒了皮的柳條棍來了，要他去古城屯修電道，林玉山說：「我媽起不來炕，我推完這點高粱就去。」申一聽就來了火，一邊揮起柳條棍朝林背上抽了幾棍子，一邊又朝林說「打死你也不屈呵，誰讓你強嘴硬牙。」同年七月，苞米已吐出紅櫻，申萬

富派林一青去修大壕，林一青分到的一段是窪地，要填成平道就費工夫。申萬富嫌他做得太慢，就用尺桿子打林，從胡仙堂河沿，一直打到王家崗，足足有半里地。又在康德十一年二月間，土頂子村的長喜上山割柴怕狼咬，就向鄰院小伙借了一桿洋砲擗在肩上，手裡拿着鐮刀走出來，剛好碰上申萬富領着警長姜芝走進來。有一回申萬富叫長喜給他作活，長喜沒答應申就記恨在心，這回故意問長喜：「幹啥去？」長喜說：「割柴火。」申又問：「割柴火爲啥帶洋砲。」長喜說：「怕狼咬。」申就罵：「別扯鷄巴蛋，你準是拿洋砲去打人？」於是就用三個手指粗的條子抽長喜，一連抽斷了五根，從街東打到街西，長喜兩手緊抱着腦袋，一聲不坑，身上腿上胳膊上都起了紫疙疸。這以後，長喜就發了瘋，三天二天的往山上跑，飯也不吃，兩手仍緊抱着腦袋。屋裡人去找他，他就瞪着眼珠子叫起來：「你們快走，後面有人追我，他們又來打我了。」直到如今，長喜啥活不能幹，啥事也不懂，整天直着眼珠子嚇人。

地主心狠毒，馬拖張富春

偽康德五年的七月間，財神崗的張富春給高青雲扛活，高有六十垧地。這時張富春才十六歲，年青人瞌睡重。一天早晨起晚了一點，高就用巴掌打了張兩下，張不願再給高扛活，高說：「你要走就走。」張沒要工錢就走了。高尋思，這一下沒人幹活了，於是騎上馬就去攆，攆出半里地才攆上，高就用繩子綁上張的胳膊，連在馬脖子上，自己翻上馬鞍，大跑起來，張就連在馬脖子上拖了一里多地。回到高家，張已喘不上氣來。

以上這幾個事實，只是我所知道的一個零頭，這裡的勞苦農民幾乎沒有一個不挨過地主惡霸的毒打的，常安區最近的一期訓練班共有一百五十五人，調查結果，其中只有一人未挨過打。地主惡霸之狠毒，實難想像。

刁翎四區的地主是怎樣發家的

尹玉山

刁翎西三道通郝振玉，外號「笑面虎」，他有一種壞本領：「欺哄買好」；都說他是「善人」，如：偽滿時，他報告日本守備隊，說袁小草包家藏抗日軍，鬼子要殺袁小草包全家，郝振玉又裝好人保袁小草包全家；還有一個老劉頭，郝振玉借給他二十捆秫糶、二升小米，老劉頭就認爲是恩人，後來郝振玉常到老劉頭家去拿菜，開始還裝像說給錢，老劉頭認爲恩人拿菜，不好意思要錢，常來常往，十多口人吃菜，連吃一夏天，後來一算，比二十捆秫糶和二升小米的錢，多的多了。他的發財是僱工人打樣子，不給錢，還搜工人的配給品；他媽拿他的像片各處說媳婦，說了七八個來都給她賣了。

四道河子地主邱忠堂，在滿洲國當了五年屯長，搜官錢、搜配給品發的財，地也是佔荒佔來的。全四道河子的地，全是老邱家的。以租子起的家。

五道河子地主顏世明，他是佔荒戶，全五道河子的地，除有中央胡子頭謝文東一部外，全是他的地，南至大江，北至山，他的發財是吃租子、搜官錢。他妹夫以他勢力當屯長，搜配給品、搜公糧，

每天對群眾舉手就打，開口就罵，老百姓受不了氣，把他們打了一頓，後來顏世明到刁翎警察署報告說，五道河子的窮人要造反。老百姓因怕他們，受氣、受壓迫也不敢說話。

木蘭集有一個王恩財，在滿洲國的時候，各地窮人開地，知道誰開就是誰的，好多的窮人開了少地，第一、二年都沒事，可是到第三年，地也好了能多打糧，王恩財就說地是他的，不管誰種的地得全給他租子，老百姓要求說：『我們幹了好幾年，是你們的地也叫我們白種幾年吧。』王恩財不但不答應，還大罵窮人不講理。老百姓在野地蓋的房，也得給他房租子。

馬架子屯孫喜，外號『大煙袋』，舊中國當保長，每天拿着二尺半長大的煙袋，看誰不順眼，就打誰。他家的伙計，成年作工，一分錢也不給，因他有勢力，誰不給他做活就不行，他搜官欸發的財。他一到晚上就往他兒子媳婦炕上跑。

字礮子屯李明仁，滿洲國當屯長，也是會搜錢發的財。自從當屯長，又買馬、又買地，事變後，當李匪華堂的副官，搶了不少東西，又發一批大財。

東柳河子楊國珍，他瞞黑地，窮人租八畝，他說是一垧，按一垧要租子。他是土紳士，不出荷、僱勞工全不出錢。

蓮花泡有個梁德財，是地主。偽滿當二年屯長，搜花消、搜配給發的財。

前蓮花泡地主徐明昌，以前是跑腿子，以後和李明他媽打仗，因李明媽有錢，以後把李明媽打跑了，錢和東西成爲他自己的了，這是他發財的道！

以上是刁翎四區全區的地主發家史，他們是用：壓榨、搜扣、坑崩、搶佔、賣好、大打圈子起的

家；一個也不是作好事發的財。

壓榨——東三道通馬皇上，叫窮人種大煙，說是官家收官刀，其實他自己收去了，他壓迫咱們，他們有錢有勢。像馬皇上，不拿花消錢；祁振玉不出荷；東柳河子楊國彥也不出荷。馬皇上把他病的快死的馬，借給別人，死了還叫賠馬，要馬租子，繕馬要馬崽。另外他有勢力，不作勞工，該他出荷他叫別人出荷。

攔扣——西三道通祁振玉，僱人給打樺子，不給錢；官家給貸款，他自己買大煙。四道河子邱忠堂，攔配給。

坑崩——像祁振玉的媽，各處說媳婦，連說帶賣。馬皇上家設牌九局，窮人作一年活兩把牌九輸出去了。

搶佔——木蘭集王恩財窮人開起來的地就說是他的。前蓮花泡徐明昌把李明的媽打跑了，東西，錢就成他自己的私有。五道河子顏世明，用大尾巴照一照地就成他的了。

大打圈子——祁娘娘有一次僱沙呼魯剗地，說和他女兒上高粱地裡作不好事，就白做二十多天。他家伙計，年年白幹，賺的錢全叫他家女人靠去了！

欺哄賣好——笑面虎祁振玉，老劉頭和他借二十捆秫稽、二升小米，認爲祁振玉是恩人；可是祁振玉上他家拿的菜不要錢，到年一算比他們的秫稽錢多幾十倍。

（東北日報九月十七日）

大地主劉陞的發家史

達子營惡霸大地主劉陞，原籍哈爾濱南雙城堡人，光緒二十七八年時，他父親劉占英來到達子營。起初給李廣生家看窩堡，後來把大姑娘嫁給了李廣生的大兒子李春陽，李廣生給了劉占英半方地（二十二畝半），生活從此算有靠了。九一八的時候，他家裡已積下了三四十畝地。

一、他的發家過程

偽滿康德三四年間，日本鬼子有個聯隊長小林靜一帶隊在達子營駐防，劉陞即乘機勾搭上了，讓小林住在他家裡；他有了仗勢，更是大抖威風，所有的人犯啦、事情啦，都是他說了算。『小林是小事，劉陞是閻王爺』，這兩句話已在老百姓的口裡傳了好幾年啦！那時候，有了人犯案子時，小林就問劉陞，他說這個人是好人，小林就給放了，劉陞若是不吱聲，或哼一聲，就拉出去槍斃了！例如楊家崗的楊老八，爲小學校的事情與劉陞起衝突，實際楊家崗到達子營相離七八里路，劉陞硬要楊家崗的小學併到達子營小學裡，原因是企圖獨吞些好學田地他自己好種；但是楊老八不答應，劉陞和小林說，把楊老八給槍斃了；此外還有爲偷牛盜馬的案子，叫他稀哩糊塗給殺了十多個。

偽康德十二年春天，要開始春耕時，打頭的（雇工）丟了一條棉褲，說是叫老李頭（他家雇的更館）偷去了，也沒調查，他就出邪法來威嚇：使一個硯台研好墨，叫所有的伙計去摸，要是偷的人，

一摸就摸到手上，沒偷的人，怎麼摸也摸不上。老李頭本來年歲大些，又沒有主意，怕摸上了，就偷偷的到他後院大樹上吊死了。據說這條褲子實在不是老李頭偷的，乃是劉陞將他逼死的。劉陞通共害死了十三條人命，這就是他發家的主要原因。

二、殘酷的經濟剝削

一、馬換人工：在每年春耕期，小戶都沒有馬力，有的和他換工，他說：『我的馬力氣大，一個馬工頂三個人工。』但小戶爲了生活，也只好換工種！如給老張家換工，在一開始耕地時，張打頭的

就給他種地，及至老張家問他要種地時，他說：『我的二百來垧地還沒種完，你就一垧地忙什麼！』直至過了芒種五六天才給他種上，結果張打頭的這一垧地，到秋天連一個粒也沒收到家，白搭了一年工。

二、工資問題：凡是給他做活的工匠，不能隨便使錢，總是說：『等兩天糧食漲價，賣了糧食就開支。』

三、叫工夫跳行市：如工價三十元，他說我給三十五，把工夫匠都拉去了。實際到開工錢時，仍照卅元開，工夫匠也不敢和他爭論，只好吃啞叭虧。這種跳行市辦法，連中富農都受很大影響。

四、下套子使手腕：種地時對小戶說：『你們沒吃的，向我要，只要你們都給我剷地，拿工錢頂。』可是到算賬時，糧食照漲價算，工錢照賤價合，小戶也只得吃啞叭虧。

五、放高利貸，每到春天時，小戶都缺吃的，他就乘機放糧，春借出一斗，秋收一斗半或二斗，

放糧時還要挑挑人家，若是老實有信用的人家，還可以借出來，否則想借一個粒也不行。

六、每到夏鋤時，全小學校的學生都得給他去剷地，否則就念不成書。

七、發洋財：偽康德六七年時，小林轉到佳木斯，給他介紹到東南崗三〇三部隊，開『陸軍御用達』商，乘此機會，他開豆腐坊、油房、磨房、煤廠，上下江搗經濟，到偽康德九年時，就把家底子治起來了，土地買到三百垧，牛馬三十餘頭。

三、政治壓迫

一、他當屯長、村長，和給三〇三部隊當買辦時，達子營一帶的老百姓，出勞工、出車馬，他家却從未出過一次，有了甚麼義務，都分派到小戶的頭上。

二、尤其在配給品和偽春耕貸款上，他說給老百姓多少就是多少，如放豆油、燒酒，每斤要扣二兩（說掉秤），洋煙也要留一半（說留着招待官廳），可是化錢都由老百姓來攤派。

三、春耕貸款領回來，如一垧地放三十元，他回來只給老百姓二十元。

四、出荷糧：每年春耕調查，小戶種一垧就是一垧，他家種二百六十垧，只報三四十垧，黑下的糧，交『報恩出荷』，但偽滿的『報恩出荷』有便宜，配給品又好又多，還有特別獎勵，他對於這些有利條件，自己就獨吞了，一般老百姓對配給東西和獎勵金一點也撈不着。

總而言之，他的發家，起初是用大姑娘換來半方地作本錢，以後全靠敵偽勢力來欺壓老百姓，剝削老百姓而發財的。

（東北日報八月二十五日）

孫大院的罪惡史

石 常

——惡霸地主孫榮銘血腥的發家經過——

六十年前，孫榮銘一家從裡城（南滿）來到延吉細鱗河的時候，只趕來了一輛大車，房子沒拉來一間，地沒帶來一壠，但不幾年却喝窮人的血汗，變成了細鱗河的頂頂有名的「大院」。

當時的細鱗河是地廣人稀，大部山野還都是荒地，遠在孫榮銘一家之前來到這裡的吳鐵匠，從滿清政府領下了「荒票」（亦稱山林票）之後，就回到裡城去接家眷，可是兩年之後，吳鐵匠回到細鱗河的時候，「荒」已經不是他的了：孫榮銘一家霸去了；孫榮銘一家在種着，吳鐵匠也曾想索還這一塊荒，怎奈老孫家已經把大照都領下來了，吳鐵匠不過是個鐵匠，他有甚麼辦法呢？也只有放棄了本來屬於自己的荒，蹙著一口氣辭別了細鱗河，於是孫榮銘一家也就有了發家的第一步基礎。

光緒廿六年，延邊地帶土匪蠶起，三百人一伙、五百人一隊的到處皆是，其中有個孫樓隊，從二道溝拉到細鱗河之後，糧台就安在孫榮銘的家——土房板牆的孫家大院，齊糧收款往孫家大院送，搶劫的金銀細軟也往孫家大院存，只是三個月，細鱗河周圍幾十里範圍內農民的財富都集中到孫家大院

裡了，而孫樓隊因爲情況吃緊，甚麼東西也沒帶就拉走了，之後不到半個月就被打得七零八散，於是孫榮銘一家的穿穿戴戴都變了樣兒，三個月的窩主使孫家發家的基礎益形雄厚了。

四十年前，朝鮮農民大批移住延邊，於是孫榮銘也有了新的發家本錢。朝鮮移民給他開地的條件是：新開地三年不收租；一年由他保證借給糧食三石。孫榮銘的許多開荒戶之一的李文七在頭一年裡，父子兩個起五更爬半夜的開出了兩垧地，在沒糧吃餓的連點勁兒都沒有的時候，孫榮銘只借了五斗糧食，而這五斗糧食到了秋後，就連本帶利把李文七父子帶動一年的收穫都滾了去，李文七哀求他說：『四掌櫃的！（孫榮銘是老四）眼看就沒吃的了，過年再說不行嗎？』孫榮銘的答覆是：『不行不行！沒吃的不好賣工嗎？』爲了一家人活命，李文七父子就在冷冬肅九的天氣給孫榮銘劈柴、挑水，而一天的所得還不够買一升米。第二年沒有糧吃還得向孫榮銘拾（借），一石糧做價十五元，月利五分，三個月本利一樣，一個三個月、兩個三個月，本滾利滾本，到了秋天，不但糧石不够還賬，稽棵也給拉了去，而且開了僅僅兩年的地也被收了回去。其後，就是給他作佃戶了。有一年，李文七借了他五斗小米，作價廿五元，偏偏這一年地又澇了，沒糧還，結果是李文七的唯一能值廿五元錢的大牛做價十五元還了債，另外還欠十塊錢。這樣一年一年的過下去，李文七是越過越窮，來的時候還帶來了一頭大牛一輛小車，幾年之後，把老孫家的生荒開成熟地了，而他的牛和車也成了孫家的了。

孫榮銘的第四個發家捷徑是種大煙。起初只是偷偷摸摸的種，而且只是種一點，到了光緒廿六年以後，錢也多了，交往廣了，勢力大了，膽量也大了，就公開的種，自己有武裝，胡子來了就打，官家來了就跑，不僅這樣，同時還變相盜劫小戶種的煙：孫榮銘兄弟幾個都有自己做的軍衣，上山放牲

口都攆着大槍和軍衣，遇有小戶割煙的，他們就穿上軍衣，小戶一看來了官相就吓跑了，他們兄弟則可肆意的把煙割去，連他們的一家汪姓佃戶的煙都叫他們割去熬了。

民國初年，政府整理地籍，孫榮銘的二哥孫二砲和當時政府裡的周六狼狽爲奸，把本來早已爲許多小戶開墾耕種了多年的土地，報成了沒人佔的生荒，在打地時候，還要小戶出錢重買一次，小戶買不起，結果都被孫榮銘買了去。

就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孫榮銘也從未放鬆過窮人一步。抬他糧的，一律是做價還錢，在還的時候是官貼毛了要金票，金票毛了要官貼；給他當佃戶，除對半交租之外，還有『幫工』的義務，每年在最忙的時候至少要拿出兩個工先幫他的忙，假如他看你幹的好，下一年的幫工任務就加倍，假如你不好好的幹，下一年他就會不租給你地種；佃戶給他修院套時，他明明說是花錢僱，可是幹完了活和他要錢他却說：『幫工嗎！你們還要錢？你們吃的不都是我們的飯？』孫榮銘的房子院套，每一件工程都是佃戶參加修成的；十八年前金丙默在孫榮銘的後山上砍了一根鋤把粗細的小樹，不僅挨了他一頓暴打，而且還被逼賠了一百五十塊錢，當時一石糧才七塊錢；在他開荒的時候，只要地平，大牲口套着大犁杖就一個勁往前走，假如有人問：『你開荒怎麼開到我的地界來了？』他會說：『嘿！別看犁杖往前走，地可該是誰的還是誰的！』可是只要他一撒上種，誰的地也都成了他的了。

「九一八」事變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抗日運動在延邊蓬勃發展起來，日寇施行殘酷鎮壓的時候，孫榮銘以自衛團副團長的資格當了日寇的忠實助手，於是在惡霸土豪之外，孫榮銘又添了漢奸的新頭銜。在偽大同元、二年間，經日寇配合或他單獨殺害的抗日志士及烈士家屬就不下三十名

，在大興洞他領着自衛隊偷襲正在開會的廿餘名抗日志士，當場打死了兩個，其餘皆機警逃遁，兩個死屍則被他們連同民房縱火焚燒，同樣的血腥罪行並會發生在九曲洞，新興洞，中平林等細麟河附近的許多村子裡；同時，細麟河附近的農民的記憶裡，他還有殘暴得無以復加的罪跡：他曾經逮捕過一家抗日烈士八口人，在灌滿了涼水的肚子上蹦蹦作樂；把抗日的志士剝的光光的澆冷水凍死在冰上。日寇取消了自衛團之後，孫榮銘接着又當上了村長，但是不管是自衛團的副團長還是村長，在欺壓盤剝農民這一點不但沒變，反而變本加厲，

八年前，王永成所餘僅有的一塊墳地又被孫榮銘看到眼裡，說是日本人的命令叫修部落，威脅王永成終於換了去，而所修的不是部落却是一道一里多地長的保護他自己的菓木園子的大牆。

孫榮銘經常僱用廿幾個勞金，給他吃勞金的都得住他的房子，不過他這可並不是爲勞金着想，而是要把勞金拴住，假如那一個勞金不好好幹活，他會立刻逼令搬家，可是那裡會立刻找得到房子呢？既或就是有閒房子，沒得到孫榮銘的許可誰又敢租呢？所以每一個勞金都只有馴順的爲他賣命，假如這一個辦法也沒有用，他就會使出更狠毒的手段——送勞工。現在日新鄉的農會主任顧成祥在十九歲那年給孫榮銘吃勞金，旁人家勞金錢都是二三百塊錢一年，他只給顧成祥撥一百塊錢，因之顧成祥便時常歇工，有一天孫榮銘和他的五弟孫榮善一核計，就把他的賬算了，並且嚴厲的告訴他：『不樂意幹就不幹，馬上給我搬家！』可是還沒等他搬家，第三天就被送到天寶山金礦當勞工去了。王來山從法庫上來，給孫家打頭，他硬要改變孫榮銘的一天只許勞金歇三氣的老規矩，因之和孫榮銘口角起來，沒過幾天也被送到老頭溝炭礦當了勞工。王來山是個跑腿子，當了六個月勞工回來無家可歸，還得

給孫榮銘吃勞金。有一次又因不滿勞金錢低而歇工，孫榮銘就到北溝把分所的崔大棒子找來，崔大棒子見着王來山劈頭一句就是：『怎麼的了？你歇工！』王來山說：『腦袋痛。』『甚麼他媽腦袋痛！』說着就是一頓棒子，五天之後，八掌櫃的告訴王來山了：『人家（指崔大棒子）不是白來的，臨走拿的五十塊錢，出在你的賬上吧！』結果是王來山不但挨了一頓暴打，還得搭上五十塊錢。而孫榮銘對勞金的狠毒這不過是幾個一般的實例子；還有更屬奇特的，老趙和孫學厚兩個人是老頭滯炭礦的特殊工人，從炭礦裡偷看逃出來無處藏身，孫榮銘是不肯放鬆任何一個佔便宜的機會的，就把他們收容到自己家裡，供他任意驅使，他們所得的雖然只不過是一天三餐和一身破爛衣服，但是連他們自己的命都在孫榮銘的手心兒裡，還敢有甚麼要求呢？就是這樣孫榮銘也還不滿足，惟恐有一天會向他要工錢，在五年前一個五月節早晨，孫榮銘把老趙和孫學厚兩個人叫到跟前：『下邊分所來電話叫我把你送下去，我看你們回去性命就要難保，你們還是想想怎麼辦好。』這樣說了之後就叫他兩個人下去吃飯，可是他們兩個人那還有心吃飯啊，老趙要和孫學厚跑，孫學厚年紀小膽也小，沒敢跑，老趙一個人跑了。吃過了早飯孫榮銘也知道老趙已經跑了，就又把孫學厚叫到跟前說：『他跑就跑了，你也不用到分所去了，我就說你們都跑了，以後你只要在我這好好幹，我絕不會再把你送到分所去。』這樣孫學厚就成了他更馴服的牛馬。另一個炭礦跑出來的工人老冷一連在他家吃了四五年勞金，在孫榮銘手裡存下了一百來塊錢，有一次老冷和另一個勞金口角以至對打起來，孫榮銘就藉這個理由把老冷綁起來暴打了一頓：『你小子再不老實，我就把你送到警察署去！』本來和老冷打架的勞金也沒受甚麼傷，可是在孫榮銘的唆使之下，歇工要老冷來補，吃鷄子兒也要老冷花錢，算起來老冷這四五年裡

存的幾個錢也不够，老冷越想越憋氣，氣極了就哭，活兒都沒心幹了，結果是大家給他出了個主義他跑了，而孫榮銘就又撿了個大便宜，白使喚了四五年勞金。

就這樣，在六十年裡，孫榮銘佔有了貧苦農民血汗開墾的七百多垧土地；經營着貧苦農民血汗灌溉的二十三垧地的菓木園子；在貧苦農民的血汗上修蓋了他的一丈五尺高的大牆，四十二間磚瓦房的大院——延邊一帶婦孺皆知的孫家大院。但是在土地改革之後農民翻了身的今天，孫家大院已經只能到農民的記憶中去尋找了。

（九月廿日吉林日報）

血腥的發家史

羅立韻

——地主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的？——

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發財的？

蒲寶祥是賓縣中興村蒲家屯的住戶，他有六個兒子，大兒子叫世芳，二兒子叫世才，三兒子叫世英，四兒子叫世榮，五兒子叫世忠，六兒子叫世祿。蒲家有二百瀆地，十四匹馬，十五頭牛，卅隻羊，四輛車，四十五間房子，三處窩棚，十三個勞金，除僱工經營者外，其餘地均出租。蒲寶祥有二房

老婆，大兒子有三房老婆，二兒子有兩房老婆，五兒子有三房老婆，三兒子、四兒子、六兒子均一房老婆。

蒲寶祥原籍關裡人，來時啥也沒有，只是一身一口，沒有家眷。

乍一來，他住在遠房親戚蒲寶增處，不久娶了袁永山的妹子，之後就連續的生了六個兒子。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大兒子蒲世芳已長大成人，到三月間，爲了要奪取蒲寶增的財產，父子倆人就起了謀殺之心。一天，他們把蒲寶增的兒子大裙子叫來，蒲寶祥對大裙子說：『你爹這大歲數，幹不了多少活，留着他幹啥？把你也給連累了，他死後，財產都歸你，該有多消停。』大裙子雖然是個傻子，但他知道謀害老人是不孝的，所以他就沒有再和他們嘮下去。

種小麥的一天早晨，天剛放亮，蒲寶祥叫大裙子去篩麥種。大裙子剛走出去，蒲世芳父子倆人就手持洋砲衝進蒲寶增的房裡，蒲還未起來。蒲寶祥就當頭放了一洋砲，砲子從腦瓜頂進，從小肚子出，血流不止，立刻就斷了氣。大裙子聽見砲響就急轉回來，只瞪着眼瞅着爹身旁的一灘血，啥也沒吭。蒲寶祥搶上去說：『洋砲走火把你爹打死了，這也沒法子，往後咱們一起過吧。』大裙子仍沒吭氣。吃過早飯，帶着馬槽、麥種和一付犁杖，大家就下地了。剛到地裡，蒲世芳父子倆就把犁杖扔一邊，對大裙子說：『你把爹害死，現在該活埋你了。』於是就把大裙子按入馬槽，用繩子捆上，扔進早已挖好的土坑，就這樣，大裙子被活埋了。之後，把大裙子的媳婦賣出幾百里地外，又把大照（即地照）改成自己的名字，蒲寶增的四十垧熟地和荒山地就成了蒲寶祥的了。

九一八事變後，一切事情均由蒲世芳出面，蒲寶祥只坐享清福。不久，蒲世芳又當上了偽區長，

以後更抖起來了。僞康德二年的臘月間，有石和、石坤二兄弟無錢拿大租，便向蒲世芳借一千吊錢，講好四分利，來年秋天還。蒲世芳想買石和、石坤的那份地，所以很快就讓他們還錢，說自己等着錢買馬。他們二人沒錢還不起，於是蒲世芳就託申志輝去給他們二人說：還不起錢，可把地留給蒲家。石和、石坤二人尋思來尋思去就沒有了着落，不賣地吧又沒錢還，蒲家迫的挺緊，賣地吧又非賣給蒲家不可，價錢太低。沒法，只好將七坳中流地賣了，每坳地蒲家只給六十元，行價是九十元，七坳地就吃虧二百一十元。

僞康德三年的二月間，李生死了爹，接着又沒了媽，留下了一幫小兄弟，發送爹媽時，拉下了一身飢荒。李生想把僅有的幾坳地賣了還飢荒，但沒人敢要，因為李生的地頭搭着蒲世芳的地頭，李生就去問蒲世芳要不要，結果，二坳川地、三坳薄地、三坳山林地，蒲世芳只給了二百五十元。二坳川地平得像手掌心，按當時行價能值三百元，三坳山林地都是一丈多高的大柞木樹，已經能打柴了，過了十來天，山上已解凍，蒲世芳就把這一片樹林作爲柴火賣出，留下自己燒的外，就得了三百五十元，除了將買八坳地的錢賺回來外，還落了一百元。當時村中百姓都偷偷的說：『人死了，一文不值半文錢就拆騰了！』從此，李生就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跑腿戶。

同年四月間，蒲世芳已有了二房老婆，但他又把石太的媳婦佔有了。石太已去世多年，石太媳婦領着兩個小子一個閨女過日子，蒲世芳沒白沒黑的去串門，他對石寡婦說：『年紀輕輕當小寡婦有啥意思，你隨了我，我還能幫助你把小孩拉扯大。』石寡婦不依，他就說：『依也得依，不依也得依。』于是就三天兩頭的到石寡婦家過夜了。

到僞康德四年的時候，蒲世芳嫌地還太少，所以就佔了半拉山，叫陳有林來給他開荒。陳有林的哥哥陳有山和陳有林的爹陳海也來了，他們先用鎬頭刨樹根，刨二十鎬才能刨出一顆柳條根。鎬頭重，使勁又猛，震得手腕都裂了口，血流在鎬頭把上。到晚上裂口封住了，第二天一幹活，太陽一晒又裂開了，痛的沒法，還得要使勁刨。刨完樹根後，再用犁杖踏出。這一春天，爹兒三個開了十三垧荒地，再搭上四垧薄地，一共向蒲世芳租了十七垧地種。因爲是生荒地，所以只一担租子，並借給五担五吃糧。到秋天每垧地只收二担二，除一担租子外再還牛具錢，又還五担五吃糧加上三担五利息，啥也沒撈着，連工夫都搭上。第二年蒲世芳把租子加到二担二，他說：『不怕，我借給你們種子，借給你們吃糧，今年地有底了，收成一定好。』這年陳有林他們種了七垧麥子，其餘十垧種大田，七月間麥子割下拉回，揚完場後，蒲世芳說陳有林偷了他的麥子，蒲就跑到陳屋裡翻櫃倒箱，結果連一顆麥粒都沒翻出。秋收後，每垧地打了三担六，除了給租子，還牛具錢，還種子，還吃糧，餘下的糧食蒲全部拿去出荷，陳有林又啥也沒撈着。因蒲世芳說陳有林偷了他的麥子，所以把地也抽回了。冬天，勞工要到蒲世芳侄子蒲召林的頭上，蒲世芳和郭勞工股長一合計，就把陳有林抓來頂他侄子的數。陳有林對勞工股長說：『這回不是該蒲召林去嗎？』話還沒說完，就拍拍上來兩個嘴巴。第二天貼响，陳有林就出發到長春去修火車道。

僞康德七年頭上，蒲世芳嫌房子住的不寬敞，決定再修一個大院套。三月初，全村二百八十戶人家全都捲入這一大的建築，蒲世芳的當差陳宏跑去對孫占清說：『你給區長拉房木呢還是出官車？』孫占清說：『給區長拉房木。』結果，去大青山拉三天大木，拉一天半石頭，拉一天苦房草，拉一天

椽子。蒲世芳叫猪倌傻柱子去山裡推木頭，猪倌說：『我給你講的是放猪，沒講去山裡推木頭。』蒲世芳說：『強個啥玩意，快滾。』傻柱子到山上去推木頭，木頭滑下來，把他脚後跟的骨頭砸飛了，以後傻柱子走起路來一蹶一蹶的，放猪攢不上，就被蒲世芳趕了出來，傻柱子沒法，就拉棍捧瓢，四面八方去要吃。陳有林也給蒲做了八天泥水活，倒了六天房木，抬了四天石頭，最後一天，右手中指節骨叫石頭碰傷了，至今還老粗。建築房院的全部工程，如拉房木、平房場、拉石頭、拉黃土、豎房子、插大牆、拉苦房草、脫坯、搭炕、壘院套、打水井等一切大小活，都是中興村的老百姓全部包攬承送的。上山裡去拉木頭時一去就三十幾輛大轎轎車，車馬一大溜都着不到頭。一座大牆方圓六十丈長，就整整化了九百個工，加上上房五間、東西下屋十間、院外三間、一個院套、四個炮台一口井，連大牆工在內，總共花去二千個整工。三月動工，七月修竣。

偽康德八年正月間，王樹生家着了火，只剩下一馬一驢，八張嘴，心想租種一點蒲家的地，蒲家不願意，因王家拉了一身飢荒，怕連累自己。後來王樹生請了幾個屯隣，烙了白麵餅，熬的粉條猪肉，請蒲世芳吃飯，在桌面上他答應王世海三垧扔地（山頭地不打糧）四六撈外青（東四夥六）。王樹生和爹王世海，祖父王景六三人，把三垧扔地操操心伺候了三四遍，秋天共打了十四担糧，蒲世芳一看，心想：『不大離，能幹活，鬼子都不拉屎的地還一垧地打四担五還多。』王樹生提出四成，共五擔六給蒲世芳，每垧地出荷一擔三，共三擔九給蒲世芳。因這三垧地是黑地，蒲本人不用出荷，王樹生出荷的糧就歸他得，還剩四担五。蒲世芳就說：『把驢子馬賣了還飢荒，給我撈裡青。』結果驢馬賣了，還了飢荒，搬到他院裡，第二年爺孫三個種十四垧地，對半分青，對半出荷，先借了五担吃糧

，十四垧地中有三垧是新創的荒地，秋天共打五十六担糧，蒲世芳就指斗要糧，十四垧應出荷四噸，他硬叫交五噸，五噸共二十二担，還種籽二担八，還剩三十担，二家分，每家得十五担，再還五担吃糧加上三担利息，還剩七担。第三年種了十九垧，蒲世芳借出十條牛，只有五條能使，其餘五條都是二三歲崽子，只能白貼草料不能使。春起又借了七担吃糧，他把糧食作成價，秋後按價還行市三十，他却作五十，吃虧五分之二。天天滾，日日滾，年年滾，一年到了頭，接青的啥也撈不着，連一張嘴都糊不住，而蒲世芳却年年增加新糧食。

偽康德八年的十月間，蒲世芳家還有廿担出荷未交齊，縣上派了縣警察所的警正陳宏輪來催，蒲世芳又把這二十担出荷攤到各戶下，就叫當差的陳宏去各家要。陳宏跑到宋保和家裡，宋保和說不欠出荷，陳宏就說：『區長命令，不管欠不欠都得交。』陳宏回去，把宋保和說的話向蒲世芳說了一遍，蒲就記恨在心，剛好警正陳宏輪來到蒲家，蒲世芳就鮮桃鮮菓烟捲冰糖擺了一桌，然後給警正說：宋保和違抗『國家』命令不出荷，埋起四担小米，非打才能招出。當天晚上，中興村七個屯子的老百姓都集合在蒲家屯，開會的時候全都跪在地上，警正問誰家欠出荷，誰家把糧食埋起來，宋保和說自己不欠出荷，沒埋糧食。警正還未聽罷，就由二寸寬、一指厚、二尺多長的硬板打手心，二手腫得三寸厚時才換打嘴巴，嘴都被打歪了，兩耳直冒血，打急了的時候，宋保和承認回家刨糧食。揍完宋保和後就揍韓登祥、陳有林、王炳山、張玉林等人，限三天把糧食交齊，否則再揍。宋保和回到家，一尋思，那來糧食呢，一急，就找了根繩子，栓在棚桿上，緊套也擊好了，正預備把脖子套進去時，兒媳婦醒來看見了，結果全家人都起來，宋保和就沒死成。第三天頭晌，宋保和全身發青，二耳淌血水，睜

着眼睛直挺挺的就死在炕上了。第三天下晌，糧食總算是交齊了，但連豆角籽、紅云豆、苞米種都交了出來。家家房子上斷炊了。過了十來天。蒲世芳就往外借糧了。當時小米市價二十元一斗，他賣廿五元一斗，上街買吧沒現錢，借了他的糧食春天就得給他割地，割地行價二元五，他只給二元，借他一斗小米。就要給他割十二個半整工的地。

同年臘月，蒲世芳又看中了孫寡婦的七垧川地。孫寡婦領着二個小子二個閨女過日子，大兒子叫孫茂先，小兒子叫孫茂書。孫寡婦住在張殿君屯。張殿君有六十垧地，還當排長。又和蒲世芳是磕頭兄弟，因此蒲就托張殿君做地媒。張殿君就到孫寡婦那裡去勸她賣地。孫寡婦也正窮得要賣地，使巧是一個買、一個賣。但孫寡婦的小兒子孫茂書却說：『我不樂意賣給蒲世芳。明明一垧地值一萬，他就只給七千。』蒲世芳知道後就說：『我是區長，我不給換照，他能賣給誰。』沒法，孫茂書把六垧川地賣給他，自己留了一垧川地，每垧川地值二百五十元，蒲每垧只給了一百八十元。蒲想把孫留下的一垧也買過來，孫不幹，孫要留着養媽的老，蒲心裡就不痛快，來年春天種地時，孫茂書在地邊上挖了一條小溝。作爲劃清孫蒲土地界限之用，下雨時水一沖，水就淌到蒲的地裏，蒲就更不痛快了，於是把高麗帽子的警察王煥清和寧遠街的警察陸紅林請來。大煙燈炕上一擺。抽足大煙吃過飯以後，蒲世芳就給這兩個警察說孫茂書是臭球子，滾刀肉（即生死不怕啥壞事都幹），惡霸土豪，又摸又偷。並叫警察把孫碰死。警察答應了，每人得了一百元。蒲世芳又和警察合計只打半死，然後蒲再去保，以落個好名。當天晚上，已點燈半天了，兩個警察領了十幾個青年團就到張殿君屯去，孫茂書不在，到妹子家去了，他們立即就趕到前丁屯，繃出來就用劈柴片子朝腦瓜頂臉蛋上身上死勁的揍，腦

瓜頂都成了大紫包，後又把大手摺頭吊在棚桿上，用碗粗的木棒接了廿十來下，解下來跪在劈柴柈子稜上，膝蓋跪的漆青，一個「老頭出來求情後，才沒跪稜上面跪地上了。第二天一早，孫寡婦趕到，看見自己兒子打成這樣，眼淚就劈拍的滾下來，求警察放了他兒子，警察說：『沒區長的命令誰是不能放的。』於是孫寡婦就去見區長，區長正坐在四方靠椅裡，一手端着茶水問：『打的怎樣？』『爲啥打？』『那裡的警察？』『姓什麼，叫什麼？』『肩牌上幾個花？』問了一陣之後，就跟孫寡婦走了，蒲世芳到了那裡，見了警察就滿招呼：『多啥來的？』蒲和二警察就坐在炕上抽開了洋煙，蒲又叫孫寡婦買了二份大煙給兩個警察抽，抽完後，蒲就問警察爲啥打？警察說是因爲臭球子滾刀肉，連偷帶摸，蒲世芳就朝孫茂書說：『往後要學好，別要臭球子，大叔來保你，以後能改過不？』孫茂書輕輕的答：『能。』於是，留下給媽養老的一垧川地作爲謝禮，而送給蒲世芳了。

蒲寶祥來時是隻身空手，在這短短的幾十年中，却一躍而成爲家大業大的大地主。妻兒滿堂，驛馬成群，堂上一呼，堂下百諾。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發財的呢，上面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告訴了我們：無數人的血汗和人命成爲他豐足家產的基石，他以一雙血腥的手起家發財，這是多麼血腥的一雙手啊。

（東北日報九月十日）

血淚的控訴

方青

惡霸地主徐景芳的罪史

徐景芳原籍雙城王官屯，光緒卅一年來到肇州，開荒佔草，安家立屯，取名徐家園子。來的時候只帶了六匹馬，一付大犁，還有二百吊錢，買了『荒攤頭』張世德的二百垧荒地，四年才開完；但不到正三十年的光景，他已經有了一千三百垧地，一座燒鍋兼油坊，兩個雜貨舖，一個木匠舖，在徐家園子西街蓋了半蹕街的房子，約有四百餘間。但是徐景芳可沒有動手扶過犁把，窮人都說他『就長兩片嘴支使人』，因此大夥送了他個外號叫『徐老秧子』。現在無論訪問當年的那一個夥計或佃戶，都有一段慘痛的歷史，這些歷史背境的每一幕，都襯托出徐景芳血腥的發家史來。下面是他的伙計、佃戶、房戶卓鳴恩、徐慶臣、王喜文、高喀吧等人的控訴：

徐景芳在開始買地時即有一個龐大的計劃，但開始時他的錢還不太多，不可能成宗買大塊土地，於是他採取了『天鵝下蛋』的方式，故意分散開到處都買一小塊地。因按賣地規矩必須先儘四隣，他因為有很多塊地，自然就有更多的四隣，到處都取得了買地的優先權。因此至偽滿初年時，在肇州四區北部北至丁小舖，南至祿家園子，南北六里，東西四里，他的地都連成一片。

他哪裡有那麼多錢買地呢？這完全是靠對勞動農民的殘酷剝削。單就對待伙計來講，窮人春天上工，多數沒有糧食吃，不得不先向他借點糧吃，但是徐景芳雖有滿倉糧食，也不出借，準許借錢給你，一般的都是五分利，六分利，看你非借不可時，就要算『大加一』，即每月利率為原本的十分之一，老百姓稱之為『十個月權本』。秋後糧食分下來還賬時，起碼作價比一般市價低十分之二，並且不允

許伙計把糧食拉出去賣，這樣一年就所剩無幾了；並且每個伙計一年總要歇幾天工，無論什麼時候歇工，概按忙天零天扣錢，到秋後憑他賬本一掀，說扣多少工就扣多少，按錢扣工，再以錢折糧。這樣往往歇一個月的工，全年應分的糧食一點也剩不回來，徐慶臣就是因爲有一年歇的工多了，不但糧食一棵也沒掙回來，相反還欠下了徐景芳的『梢子錢』，年積月累，利上滾利，『新土填不滿舊坑』，迫於無奈，一氣給他撈了三十年的青，永遠不得脫身。

此間僱伙計風俗，都是指的撈裡青，一般的每人種八垧地，東伙對半分糧。但徐景芳却只準每個伙計分三垧半地的糧，土地較好的還只給分三垧二畝五分，窮人無地可種，只好委屈求全種他的地。除按此規定外，每個伙計還得無代價給他種兩垧地，這是他的『挑地』，選擇最好的土地種些麥子、糜子之類，作爲自家食用，這也是屬於徐景芳對撈青戶額外剝削之一種。另外他還剝削撈青戶的籽種，雖不明文規定剋扣，但到秋收後他臨時看到哪幾種莊稼長的好，立即下令『留籽種！』這樣每個伙計都常常受到剝削一、兩垧地的籽種。尤可怪者，他竟異想天開剋扣伙計口糧，每人一年二石，到僞滿時期配給鹽時，徐景芳又發展到剋扣每人每年所需要的鹽量。

徐景芳額外剝削勞動力的又一種形式，是他每年經營三百多垧地，僱三十個伙計，莊稼收割以後，不等打場，便調十來個伙計到燒鍋上幹活，留下這二十來個人打三百多垧地的場，往往到臘月十五還打不完場，並且每天都是通夜，廿人分成兩班，如第一班幹到夜十二時睡覺，叫醒第二班，第一班到天亮時得趕緊起床，兩班同時幹一整天，入夜又是第二班先睡，半夜再起來，如此輪流，晝夜不停，整個冬季都是睡半夜覺。特別是夜間天冷，伙計們手脚都凍裂了，凍腫了，凍破成瘡，還得勉強掙

扎給他打場。常常有的伙計因受凍難挨草肯不要一年辛苦所應分得的食糧而偷偷跑掉了！

剷地時叫工夫，徐景芳也通行重重剷削，無微不至，叫工夫先壓低工價，又都是當時不給工錢，等掛鋤後再給，這時正是糧價高漲的時候，同樣的錢買不到等量的食糧。到時他又常說沒有錢，給糧食，以錢折糧，則將糧價提高至十分之二，並且強詞奪理，不按當時言定工資給錢，如去年夏鋤尚未將他剷到時，當時他雇工言定日工七十元，但到掛鋤時，他僅按五十五元開發工資。

徐景芳剷削佃戶的方法，盡人皆知的是把好地都選擇出來自己種，把壞地租出去，但租額却按最好地的收成，兩石死租，遇着最壞的地沒人租種時，他也曾春季答應少收些租子，如佃戶唐鳳山租種地時紅口白牙說好的是一垧地一石八斗租，但到秋成硬要兩石租，還說：『我徐家的地從來沒有破過規矩！』，徐景芳出進糧食有兩個斗，出的是『九升半』，進時是『大半升』，一提起『燒鍋斗』莊稼人沒有不害怕的，在家裡盤好了兩石租子，一到他就成了一石八，頂多給你量成一石九。一看糧食籽粒不好或者多少帶些糠皮的話，又得強迫你算作『二八扣』，祇能頂八成糧。

徐景芳街上的房子一律是上打房銀，春天交齊全年房價，窮人高利借債也得先交房銀，實在借不到的話，他就給你『坐價行息』，按『大加一』算，正好是住一年房花二年房錢。門窗壞了或者扒坑抹牆，概歸房戶收拾。

後來到為滿時期，徐景芳的剷削行為更合法化了，變成了公開的掠奪，如新興村的農民韓守勤拉一車秫秸賣給燒鍋，因數多少糊數錯了，柴火全部沒收。『出荷糧』別處都是主佃雙方均出，但徐景芳却按照主三佃七，並且全由租戶的人工車馬去送。而一切『配給品』最多發下農民應得的百分之三

十來。他所貪污的數字，簡直無法統計，僅僞康德八年一次即貪污了三百六十石苞米。

徐景芳的家務，是千百個窮人的血汗給他建築起來的，他的哲學是「不殺窮人不富」，只要能發財，更不惜幹出一切卑鄙的勾當來。「八一五」事變前一年，日本人拉大米的車停在燒鍋時，徐景芳竟偷了很多大米，事被發覺後，即認贖是燒鍋伙計徐慶臣的兒子偷的，帶到縣城問罪時，徐景芳還偷偷說：「你把這事擔當（承認）下，給你三間房，五垧地。」徐慶臣之子因受刑身死，徐景芳却連一點東西也沒有給。這件事也是因為有徐景芳的四哥徐景隆作主謀，徐景隆外號徐四賴，是有名的「黑皇子」，秀才底子，筆桿硬，專會包攬詞訟，他常說：「我坐到炕頭上打官司，你們得到縣裡，餓也把你們餓死！我不過多費兩張手頭紙。」「任憑你千言萬語，不如我二指寬的字條！」如民國十八年姜老板子因不滿徐景隆，在去依安拉房木的路上，被管事的林振清打死了，徐景隆不等姜家去告狀，先寫了個二指寬的紙條到縣裡，事情就不了了之啦。徐景隆還常對伙計們說：「你們憑什麼吃我的大包子，一口咬個月牙，兩口咬個雙叉；叫你們怎麼地就得怎麼地！」有一年他因為要買車家圍子王景陽的地，王不願賣，徐景隆竟派管事的去把王的爬犁架子劈碎，以示威脅，結果把地強買過來。

徐家因為有錢有勢，吃飽了飯，炕上一躺，整天整夜抽大煙，連十來歲的女孩子也學會抽大煙，一家十二口除過三個小孩不會抽以外，十歲以上的九個人每人一桿大煙槍，僱着三個煙匠，專門熬煙膏，燒煙泡，徐景芳到六十歲時還強娶了一個十八的、一個二十四歲的小媳婦，過幾年就又打發走了。更奇怪的是在僞康德六年給死兒子娶媳婦，因三兒元臣已死去三年，四兒萬臣是當年死的，都因為歲數小沒有娶親，徐景芳竟想到把當年死去的兩個姑娘說來，找了個好日，搭蓆棚，吹喇叭，迎親送親

，就和辦喜事一樣。是日女家萬般無奈，即把已埋到墳裡的姑娘隨着吹手送到徐家墳裡去『並骨』，老百姓給他編的句歌，說是『吃飽了飯，沒事幹，拿着死人活搗蛋』。

現在徐家已被澈底清算，反覆鬧了六次，把他所有的資產都分給當日受過他剝削的窮人。他的家屬被擄到附近，小鐵屯的小草房裡去住，過着最低限度的貧農生活。至此，徐景芳的一場發財幻夢，被群眾翻身的怒潮所擊碎。

（九月十一日東北日報）

三十條人命的兇犯

——地主王三姨子罪惡發家史——

王家燒鍋在鶴立縣東邊吉祥村，它的主人王瑞五綽號叫『東霸天』，原籍是東安省寬甸縣纏子溝人，弟兄三個，家中窮的連間房子都沒有，老三娶親在大窪地裡弄的天地。老二和老三都是坑崩拐騙的手，啥壞事都作，還『有駱駝不說狗』，淨挑大的幹，人們都管他倆叫二姨子，三姨子。二姨子勾結胡子，輸打贏耍要大錢，因為得罪人太多，在家住不了啦，就跑到湯原縣，三姨子隨後也趕來，合夥領了一方多地，幾年工夫，日子慢慢過發了，老三就起了黑心，不認親骨肉，以通胡子為罪名，一

張黑呈子將二婊子告倒，二婊子蹲了大獄，一蹲十二年，他的四個兒子，三個被王三婊子派人推到湯旺河裡淹死了，小的一個活活餓死，三個兒子的媳婦也被王三婊子賣掉，於是這份財產都爲三婊子獨佔，從此以後，他的狠毒心腸就出名了，大人小孩一聽王三婊子的名子，無不伸舌頭的。王三婊子老了，家裡更加興騰起來，結交警察，聯絡官項（官廳之意），地面上沒人敢惹，大夥就推他當了東三團的團總，屯長是他四兒子，警察所長是他姑爺。敵人佔了東北，併集團時，日本人叫他移進圍子裡，他聯絡說：情愿出錢重修圍子，把他家圍進去，就不用搬了。日本人答應後他就叫全屯人來修圍子，連小孩和有病的都得去，做的慢一點就打，那次挨打的人可多啦。那時他真趕上皇上啦，出出進進都是馬隊接送，大院套的崗，左一道，右一道，不知設有多少層，湯原縣東沒有能和他比的，都叫他『東霸天』。他家中小哥幾個都掛着盒子，假借名義，私立公堂，隨便就能打人殺人，比閻羅殿還嚇虎！他仗着勢力狠狠的搜錢，越搜越不嫌多，連有錢人都吃不住啦。於是聯名將他告了，押在湯原縣。三婊子心想：『這回怎麼也好不了啦！』誰知在那又碰見了他二哥，他二哥在獄裡升成了獄頭啦，他一見他二哥就跪着哭了一頓，二哥心軟了，就想辦法把他放出來，後來知道了三婊子把他全家都害了，又和他打官司，也沒打過他。三婊子成天想來錢的道，後來就謀劃要開燒鍋油房，正巧有一焦旅在當地收大煙稅，剛剛收好，叫日本人趕跑了，老啦（很多的意思）的大煙全都叫三婊子得啦，這樣就把燒鍋油房修了起來，並強迫全屯不管大小戶都寫糧食，寫上了更要，比欠他的還追得蝎虎，有的小戶挨餓也要拿出糧來給他們燒酒，燒了酒榨出油賣了錢不還糧食，又開了一個東興恒雜貨舖，修了個大院套，真趕上一個小屯子大啦。

他賣酒對了不少涼水，燒鍋裡專門有個人成天挑水往酒裡對，冬天去領酒，還沒有走到家，瓶子就凍成兩半了。酒未喝着還白賠了個棒子。

工人們想買點酒喝，他先罵一頓：『我們是給官家燒酒，不是給你預備的！』哀求半天，才賣給一斤

他燒酒自己掙錢，可是燒的煤却叫全屯去拉去，他說：『是官家燒酒，拉煤是出官車，不能給錢。』

日本子曾給他四十萬元和二千多斤酒精來修理燒鍋，他自己都私吞了，要戶下攤錢，大夥出修理費。

偽康德六年到八年，這兩年過賤年（鬧年景），全屯老的、小的、病的都沒有食糧，吃橡子麵，可是燒鍋用糧燒酒一直沒斷。

王家燒鍋千千萬萬的家底子，大部份是從地裡來的，先前他種一百多垧地，繳照以後，他和日人連絡好，隨便種小戶的地，他看着那塊地好，上日本人那起個證明，就把小戶趕了，前前後後叫他搶了五百多垧好地。這些地都是年青力壯的勞金侍弄的，勞金生活頂苦，歡崩亂跳的小伙子，鐵打的漢子，一進了他燒鍋，過不上一二年，就變了樣子。勞金們死了，他還借着死鬼的名字，領到一份配給。他有三樣法寶，一是賭錢輸盡；二是大煙過癮；三是幹活要命。三婊子成天罵：『臭要酸飯的，王三爺使喚的錢不是你們的，貓狗洞裡鑽出來的人使不清，死上幾個算不了什麼，死貓死狗還覺得短點什麼，死了張三來了李四，就是常叫新名字嫌咬點嘴！』王三婊子爲工人們準備的真週全，燒鍋、油

房、粉房、豆腐房、藥舖、大煙館、雜貨舖、木匠舖、鐵匠爐，要啥有啥，就是比別人都貴。此外，櫃上還設有各種賭局，寶局、馬掌、牌九，樣樣俱全。三婊子甜言蜜語勾引人說：「兄弟你來湊一手，保險能贏，越不會，手氣越旺。」勾引上了，就越幹越大，除了賭錢，他還引勞金們吸大烟，一個大烟能掙二角錢，一個大煙證能分一半。這樣，在他家幹活的，不但掙不了錢，而且年年短櫃上的。

到他家幹活的，大都是出於無奈，一些跑腿的沒戶口證明書，他不給起，強迫要人家給他幹活，不然就要抓浮浪出勞工。在他家幹活的，前前後後有一千多，都挨過打罵，死的人也數不清，算起來也有三四十。

有一個種菜老頭的姪子叫三婊子害死啦，後來老頭知道了這件事，三婊子心思：「不除去他，是會露風的。」就用毒藥把老頭也害死了。

黃石匠和三婊子一塊喝酒，不知怎麼吵起來啦，三婊子就叫他幾個兒子打黃石匠，打得皮開肉爛。流了很多血，那時是二月天氣，血在胸脯上凍的多老高，打完了就綁在車腳上，凍了個半死。

有個老山東給他抗活，老實儉省，什麼錢也不花，四五年存了一些錢，三婊子看他設的騙錢法都不行，又想出了個新的辦法來，叫他孩子拜老頭子當乾老，過年過節叫他買東西給錢，把他錢騙了個精光！不能回家，就死在他家啦！

有個給他抗活的，家裡父親病啦，他哥來找他回去，三婊子說：「你回去得把我雇工夫錢給包出來！」幹活的沒錢找，他就當着一百多勞金大罵，結果給他跪下叩了一頓頭，又幹下去了，父親死了也不能去看。

有一個小半拉子挨了打跳牆要跑，他一吆呼，他的幾個兒子都拿着盒子槍出來，把這孩子打死了。還有一小孩踩麵子，叫三姨子一脚踢死了，三姨子怕他家向他要人命，就出了幾個錢運動大家，叫大伙就說是病死的。

老王頭有二個兒子，都給他幹活，因為一點小事，就打的老王頭的鼻子裡直穿血，旁邊兩個兒子，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一歲，從小就沒有媽，就有爹是親人，嚙着老子挨打，想上去拉又不敢，眼看就要打死啦，他倆就大哭起來，哭惱了王三姨子，拿着棍子不分頭臉的打了一頓，打的兩個孩子直叫，三姨子還罵：『你爹沒死嚷什麼，就是打死了，在我王三爺家也不能哭一聲！』

王寶才給他編炕席，三姨子給他領大煙證，講明對半分，有一次王寶才扎煙針中了毒，胳膊腫的像大腿一樣粗，肉皮掙的琉璃燈似的，上街去扎骨，捧一交，把胳膊弄斷了，成天痛的直叫喚，三姨子還找他要多吸的大煙，吸完了吐不出來，王寶才又躺在炕上不能幹活，三姨子非趕他出來不行，短錢也不能放過，非叫王的兒子來做工把錢補上，王的兒子流着眼淚哀告：『三爺！你瞧我爹在炕上不能下地，沒有人管不餓死了嗎？』三姨子把臉一橫說：『你爹死了算什麼，短我錢不給幹活就不行！』王的兒子只好含着眼淚離開他要死的爹，給三姨子幹活去了。

胡打頭、劉復、趙山東，都是給他幹了多年活的勞金，血吸乾了，累出了癆病，吐了不少血，不能吃，也不能喝，連個睡的地方都掙不出來，三姨子罵着往外趕，喝着：『走！走！我不能養活吃白食的，我這不是養老院！』他們幾個都是孤人，舉目無親，又老又病，叫他趕出來後，不知往那投奔。

有個楊福，是山東人，在他家抗活，要使喚錢，他不給，還說：『你要錢幹什麼，櫃上吃的、用的、使的那樣沒有，要穿的有布，要吸大煙、下館子都現成，你還要錢幹啥？』楊福氣的沒辦法說：『我要逛窯子！』他沒辦法，就給了點錢，但從此就懷恨在心。有一天楊福腳凍壞了進屋烤火，他就罵了起來：『你腳凍掉也不能烤！』楊也火啦，拿起鑷刀砍他，他進屋子去拿盒子槍，楊就跑了，決心要報仇，就去當了胡子，把王老大綁去，三婊子向戶下收錢贖取，又用他小舅子換回來了。

有個楊祿在他家抗了好幾年活，三婊子騙他賭錢，總是輸了欠，到了冬天凍的衣裳穿不上，心思不能等着死，就打主意偷偷的跑了，後來叫他找了回來，揍了一頓，還給嘴裡灌屎。

有一年他家出會，叫菓醬舖一個夥計請會，抱神位，大神總不下來，他就給夥計一下子灌了五斤酒，差點把人家醉死。

他家的罪惡數不盡，說不完，叫他家折磨死的人，光大伙知道的，就有三十多，血海、淚海、汗海，凝結成他家的財產，白骨堆成了他家的萬貫家底。在吉祥村的村裡有個亂屍崗子，他家死的勞金，都埋在那裡，大伙一走到那，就能聞到一陣子惡臭，陰慘得使人倒吸兩口涼氣。

（九月十二日東北日報）

惡霸喬玉柱的發家史

劉照祿

——湯原太平川人民的一幅血淚圖——

湯原太平川惡霸地主喬玉柱，住著太平川最漂亮的房子，娶兩個老婆（一個老婆是霸佔的），這種養尊處優，驕奢淫佚的生活，是山殘酷無情地剝削勒索勞苦人民，以及勾結敵僞，極端反動地殘害進步勢力當中建立起來的。

喬玉柱的發家史，不過十多年。九一八前五年，他一家由呂圖分種地靠欺騙方法（瞞產量少交租）得利，搬到太平川時，不過才只有兩輛馬車、一輛牛車，買地二十垧。九一八事變，喬勾結地方反動勢力，掌握反動武裝（保衛團），堅決反對當時的抗日武裝紅槍會，後又勾結敵僞，血腥鎮壓抗日勢力；另一方面則殘酷壓迫剝削勞苦人民，喬乃因此致富。

開始喬集股設糧棧，共集二十股，每股二十石大豆，喬自入一股，當掌櫃的又算一個身份股，其餘股份係喬的鄰居及勞金拚湊集成，開張後，其他股東要用錢，喬用糧棧資本放債收秋豆（十分利），這樣逐漸將其他股本轉變為債務人，而喬本人則可隨便動用糧棧款項。不數年間，其他股東因受重利盤剝，股本悉數轉歸糧棧，喬本人的二股則越來越大，終將整個糧棧捲入私囊，喬乃自此發財，買地買馬，躍居首富。

喬為人驕橫殘暴，其親姑母拔了他四頭蒜，被他遇見，將蒜一把奪過摔在地上，憤憤而去。喬又會將某姓小孩（因摘他兩穗苞米）網綁墳地一夜，直至把小孩駭死。其待人，張口便罵，並會罵其親爹，隣右見之莫不側目。

有農民周某與妻兩口勤勞度日，喬見周妻美，乃身藏檮槍，趕開周某，勾引周妻強迫成姦。二年後，硬給周某二百元作路費，將周某趕跑，喬於是娶周妻作小老婆。

喬一家全不勞動，其剝削勞金殘酷已極。李祥爺兒三個因欠喬兩石黃豆，給喬抗活十來年，直至李祥累死，債務仍未還清，還欠了十二石豆債，直至八一五事變，喬才以『給二繩板子，再白趕一年車，把豆債拉倒』的條件作罷。初李祥給喬家抗活，春天缺吃穿，乃將勞金工資掙的秋豆賣給喬玉廷（半價），秋後又向喬借豆二石供家用，次年李乃決定爺兒三個全給喬抗活還債，到秋天又賣秋豆給喬，到冬算賬，不但二石未還清，反而欠了四石。下一年麥賤，將四石豆改作一石小麥，以後麥貴豆賤，又改作豆債，這樣豆改麥，麥改豆，利漲利，賣秋豆，使李祥等掙的勞金錢自被喬剝削去一多半，債越來越大，終至於十二石豆直至抗死，債仍未還清。喬對勞金多用此法以加重剝削。此外還用無限止地延長工作時間的辦法，剝削勞金。收秋時，雞不叫便下地，到地裡熬秫糶兩節，即需裝好一車，早飯前拉回四車。平時則撂下飯碗便得下地，否則非打即罵。因此誰也不願給他抗活，但不抗又不行。有馮老四因喬苛毒，上工時不定工資說：『以後看大行給你定。』但以後却盡看小行，馮欲辭退，但下工後不到五天，便受喬調理，被派到南又作勞工去了。

喬在政治上則反動已極。『九一八』後，太平川北部興起紅槍會抗日，喬等即組織地方保衛團，勾結日寇與之對立，太平川老宋婆的兒子參加紅槍會，回家省親，被喬扣捕，欲加殺害，老宋家跪哭求饒，喬置之不理，終於親自下手將宋槍殺。黃有曾領導紅槍會抗日，因家人在太平川懼受喬害，不得已將愛女許給喬之七弟結親，以求庇護，但喬性不改，死心與抗日勢力爲仇，終至黃有逃亡（後抗

日死），黃女鬱鬱以死，黃家流散，至今群眾仍爲黃惜。

抗聯興起，太平川一帶保衛團多有分化投奔抗日的，喬之至友張成福任抗日聯軍六軍×師長，與喬來信欲求資助抗日；喬不但置之不理，且於偵得抗日軍駐地後，親率反動武裝襲擊抗日軍。後抗日軍爲鎮壓地方反動武裝勢力，乃將喬家包圍，喬仍據地頑抗，後抗日軍攻入，喬隻身得脫，奔赴湯原與大特務王秘書住一屋，充任特務，更死心與人民爲仇。喬本人常到東門，幫助敵人偵查行人是否抗日份子，將地方抗日份子向敵報告。當時太平川一帶群眾均不敢隨便進城，即或進城，亦不敢自報太平川人，喬又用傅木匠王保等充其特務腿子，常到太平川一帶領着敵人抓捕抗日份子，抗日份子前後死於喬王柱及其腿子傅木匠王保手內者，不下數十人，抗日軍恨喬入骨，曾懸賞千元抓喬。

待抗日運動受到嚴重摧殘後，喬便回家。喬等八人（地主）乃與太平川警察所宋所長換帖，喬此時又會聯絡宋所長派官工，給喬王柱地頭擋壩，將水道由已地引向王家店地，將王地沖毀，王未敢言。

此後，喬等反動地主與敵僞勢力乃密切結合，以鎮壓抗日進步勢力，剝削壓迫人民，抗日份子均被迫四散逃亡，人民過着暗無天日生活。此時喬之剝削壓迫辦法，由敵僞的支持，更形殘酷。喬亦更爲發財，喬於康德十一年時，曾代表湯原漢奸地主到『新京』開會。

去年夏發動群眾時，喬又僞裝開明，實行獻地，將壞地獻出，以後經二次鬭爭，分了他的地，又將家底子分散隱藏，其子侄亦投入貿易公司等部門，喬亦稱病常閉戶不出，僞裝老實，對各種受害人類誘威脅，並加以麻痺。但在此次深入鬭爭中，群眾將他的僞裝陰謀擊破，把他那血腥的猙獰面目暴

露出來，在政治上經濟上澈底予以清算，並於八一五紀念日，將喬公審槍決，太平川人人稱快。

（九月十三日東北日報）

劉家燒鍋的剝削罪惡史

王大軍

拜乾爹佔大荒

一提起劉家燒鍋，在勃利沒有人不知道。以先當家的叫劉子安，十年前死後，由他兒子劉樹春來繼承，父子倆都是著名的大地主大惡霸大漢奸。他家的起家史是這樣的：光緒三十五年，劉子安兄弟四個從伊通縣到勃利來，當時滿清放出欽差『王道台』，從依蘭至勃利東安一線上放荒地，據說劉子安的父親曾作過清朝的小官，因此劉子安就跑到王道台的面前拉關係、獻殷勤，取得了王道台的信愛，磕頭拜爹，作了王道台的乾兒子，在勃利變成了滿清欽差大臣管制群眾最恩實的一條狗腿。放荒中他任意使用群眾的錢發了一部份財，同時選擇獨吞了一片最好的荒地，東至鷓木河，西至官道，長四十餘里，南北各至佃子溝，寬六里，有七千多垧。從他佔的荒地中間，設立了以他爲名的劉家屯子，開始了他殘酷的剝削，和四十年來血腥的統治。

騙人馬開燒鍋

劉子安佔荒後，他兄弟四個就跑回伊通找貧苦的小戶說：「北大荒地多又好，我有的是荒，你們去吧，保管有好日子過。」又說：「我的荒地，拿給我馬子或錢，核價賣給您，拿兩個馬換一方子荒。」這樣，他欺騙群眾，換得了四十個馬子，在三年中從伊通騙來了一百六十餘戶農民，有了人馬，就設立了一個大院套，買上槍支，僱用砲手，開了個很大的燒鍋，每天燒五石糧，裡外用四十多人（都是他騙來的農民），燒鍋的建立，成了他四處聯絡官項和到各處「找小戶」剝削農民的工具。當時他的酒運到黑河、密山、伊通一帶去賣，特別到伊通借賣酒而欺騙群眾來給開荒地。用大車「拉小戶」到勃利，頂少得給他幹一年僱工，才能還住賬。這樣一百多戶農民，從伊通來就變成了他的牛馬，無代價的剝奪了農民的血汗。同時燒鍋用糧是大斗進（每斗大一升）小秤出，強迫群眾要水酒。據群眾計算，二十年中只以大斗進小秤出這一條來說，就剝削了三千石糧。由於燒酒四處通行，又加是勃利縣的第一座大買賣，劉家燒鍋就四處出名了。

殘酷無恥的剝削

一、賣荒不賣照：他的荒地一直賣了十多年，窮人使馬、使錢、或用勞力買了他的荒地，不給地照，開了種上幾年，即以無照爲理由，將地奪回。楊春林買了他半方荒，開種了七年，老楊幾次要照不給，反被痛打一頓，連着青苗把地搶了回去，老楊又挨打又丟失了地，不兩天就氣死了。

二、兩賣『房基號』：劉家屯的房基都是他的，僞康德五年日本人歸園子，更便利了他，憑藉房基的剝削。他把所有的房基劃成一百二十八號（每號三間房基），春賣秋收租，不給照，再賣二遍。農民劉桂林奉天八十元買了一號，剛蓋上房，他即以無照奪回，要再出一百二十元才賣，老劉頭心思：若不再買第二回，就得白蓋房子，還沒處住，只好將僅有一床破被破褥賣掉，湊了一百二十元給他，老劉頭因此一家人挨了一冬凍，把腿凍壞了，至今還沒好。

三、荒地『開年頭』：農民給他開荒地，頂多規定三年不要租，過三年即收回，在三年中剛開好，才算打糧食，農民餓着肚子三年用工，所得糧食，還~~不~~够用，就變成了他再拿來剝削農民的資本了。農民說：『受盡三年苦，給他白開地！』還有種辦法，就是：農民開兩遍荒，各得一遍，但農民所得的一遍，仍是不給照，過兩年就收回啦。

四、大斗租和和變利：大片荒地窮人開了，再租給窮人，每垧每年租子頂少是一石糧，收租時用燒鍋的大斗（每斗大一升），少一點也不行，窮人明知吃虧也不敢說不用，只好把眼淚吃在肚子裡。而且不管年成收不收，租子一粒也少不了，今年交不上，明年就變成高利貸，至少是五分利，這樣利滾利，不少農民把自己東西都滾進去而變成了赤貧者。『小戶開荒小戶租，年年租地年年窮』這是租種地的農民所訴的苦處。

五、借買賣不漏湯：劉子安男女老少一家人，都作着借買賣剝削農民的分當，大的是燒鍋、油坊、磨麵坊、小的有雜貨舖、豆腐坊、紙店、麻花攤子等，這些買賣都設立在燒鍋的附近和門口，以這些買賣不但控制了本屯與周圍幾十里（燒鍋是幾百里）的經濟和糧食，更以此來剝削僱工、零工和佃

戶：長年的老蕪待四十多個，和經常的零工四五百，從來不給錢，只是給一紙條，去換他買賣中的東西，一百元的即算二百元，不要還不行。僑漢時他從依蘭運布，五分錢一尺，做了工換，就一手錢一尺，老百姓說：『窮人流盡滿身汗，劉家燒鍋不漏一點湯。』

六、『劉溝券』頂半價：民國七八年，他爲了更從經濟上完全控制群眾，出了一種使用於從勃利城到劉家屯四十多里路的『劉溝券』票子，支工賬買糧食，來往交易，進收是銀糧，支出是『劉溝券』，票子規定換貨不換錢，這樣所換的東西，錢買一百，票換二百，支出回去就剝削一半，因此群眾說：『劉溝券頂半價，治的窮人真可怕！』

七、僱零工壓工行：他每年所僱用的零工，自己在他大院裡定低價，一般市價每天五十元，他把零工趕到院子，幹上一天，只給四十元，誰也不趕說不行。

八、四個老婆齊賣炕：劉子安兄弟四個，有四個老婆，也是剝人血汗的能手。她們分了工：老大婆勾上了給她管理燒鍋院子的徐管院，給她幹了二十三年，窮光光的跑出來，白白下了半輩子力；老二婆勾上王永吉，是他家打頭的僱工，爲此，八年多沒有得到一點東西；老三婆勾上燒鍋的韓二櫃；老二婆是和抗活的亂勾搭。誰在他家幹活，四個老婆就靠上，下够死力氣，別想帶出一個錢。更無恥的是：一個姓郝的先生，他給教學，幹了三年多，沒有算賬，忽然一夜四老婆跳到姓郝的炕上，同時四周槍刀圍上，就說：『捉姦』，逼的郝下了半夜跪，天不明，光光的偷跑掉，丟下自己不少的東西。群眾都說：『劉家燒鍋的老婆可厲害，雁過也拔光毛！』

九、賣大煙、放賭局：僑漢他依靠特務的勢力，在勃利城開着大煙館，家裡賣着大煙份，提握着

煙票，從日本人手裡四毛五領一個煙份，就賣二元多。劉子安的三弟劉蘭亭，是個流氓，民國十年後，專管在家裡放寶局、弄牌九，給他幹活的燒鍋油坊的裡外人，都跑不出他的賭場，幹上一年，賭上幾天就淨身而出，全屯的群眾在他賭場上有的賣了姑娘，有的賣掉房子。八一五後放了半年局，就剝奪了群眾十多萬元。年年開大局，成了他家一門好營業。

十、搶僱工、弄佛教：康德八年，老薄待在地裡打了一隻鹿，劉蘭亭硬搶了去，賣了二三十萬元。劉子安的小老婆信佛教，欺騙群眾說去過『五台山』，說：財主過的好是『老佛爺保佑的』，窮人是欠『陰曆債』，應該受窮。這樣欺哄群眾，把階級意思模糊起來，以迷信達到他思想的統治。同時借佛教要群眾參加，進一個要拿二斗大米，並說印善書，也叫群眾拿錢，這樣小老婆剝削到很大的一部份財富。

四朝代的皇上狗

劉家燒鍋在政治上面：滿清、老中國、偽滿、八一五後這四個朝代，都是皇上的狗，不但統治著本屯，甚至統治了從勃利到東安的『東北路』。劉子安在滿清是欽差的乾兒子，劉蘭亭在老中國作過勃利縣騎兵營的連長，偽滿康德六年後，劉蘭亭夫婦變成了日本從勃利到東安路上的大特務，日本人每天給他半斤大煙的供給，專調查和破壞抗日聯軍，在他的手裡，慘殺了二十多個抗日聯軍。八一五後，劉子安的兒子劉樹春，參加了國民黨，負責組織宣傳工作，進行反動宣傳，組織地主，堅決反對群眾的土地改革。在這樣的統治下，拿着窮人命當玩物：有一個給他放豬的小孩，他用繩子捆起來放

到荒草裡叫蚊子咬，說能咬過一夜，給他一坩地，結果晚上小孩被蚊子咬的滿身疼腫，血出而死，孩子的父母哭都不敢哭就掩埋了。

劉家燒鍋四十年來都作的是殘酷剝削窮人，毒害工農群眾的大壞事，並因此而發了一筆大財。他家的罪惡還不僅這些，以上是群眾所記得反映出的一些。

（九月十四日東北日報）

于惠卿和龐國光的罪惡發家史

古 彬

綏濱地主階級在日寇進攻的第一天便完全投降了敵人，成爲日寇的忠實走狗，日寇屠殺綏濱人民的幫凶。他們是日寇的「大東亞聖戰」東亞共榮圈的直接擁護者與支持者。在農村他們當僞村長、僞屯長、僞牌長、僞興農合作社、配給店、交易場、協和會、家理一貫道的「責任者」、警察、特務、漢奸的頭目，它們是抓勞工、抓國兵、勤勞奉仕的執行者。

其蹂躪殺戮、榨取欺壓農民的罪惡事實，簡直罄筆難盡。可以說日寇在綏濱所有剝中國人的皮，喝中國人的血的事，沒有一件不是與他們同謀，不是他們「忠心耿耿」效忠去作的。在這裡我們無法將這個階級的全部罪惡事跡描述出來，僅介紹綏濱兩大著名地主于惠卿與龐國光——他們的起家史及一、二件人所共知平常罪惡事實。

于惠卿，奉天海城人，在蓮生區有熟地四八〇垧，當地一五〇垧，共五三〇餘垧。（毛荒在外）

人七口，本人、妻一、子一當小漢奸兼管家事，媳一、孫二、孫女一，有牲口六十八頭，大車五台（人馬車三台牛車二台），僱扛活三十七，忙時另僱短工，大小管事五，大司釜三，洋犁一，大犁十二，房五十五間，其所在屯子二，卽以其姓名之：前後于生屯，西街與蓮生各有買賣字號一處。

民國十八年在奉天海城當土匪，五月事發，逃跑到綏濱，隱藏在蓮生屯劉光文家半年，民國二十年給區董王鈞恩當外櫃，民國二十一年又當土匪，沿江搶大烟，（當時遍地種大烟）勾結尙甲長，綁票架戶，將搶來錢財買宋德芳周喜馬財等的地約一方（四十五垧），僱人耕種，仍當土匪。九一八日本佔綏濱不久，投降日寇，於偽大同二年任偽營長，兼綏濱警察大隊長，其時日寇某銀行經理三太郎被抗日聯軍某部捕獲，它利用聯軍中在家理拜把子的弟兄關係，打進特務，並詭稱他要『反正』將隊伍拉出來，約定時間與聯軍『會合』，到期他帶領日寇偽軍大砲卡車包圍聯軍，搶出『三太郎』，是役我抗日聯軍戰士殉難者六十餘人，其中五名被俘，被它活埋。事後日本獎了它功勞牌，及『賞金』，及『治』地三方，陞任富錦綏濱同江三縣警察大隊長。偽康德五年，昇任蓮生村長（卽現時區長），其時，日本綏濱繳照沒收土地，許多小戶很恐慌，不敢留地，他趁機以十元一垧的代價又買下一百多垧熟地，成爲綏濱的地主首領。新接任的日本縣長也得先拜望拜望他，橫行霸道，敲詐勒索，不可言狀。這裡只舉一二件小事：偽康德十一年，他兄弟于連棟家鷄窩失火——是它家傭人，扒鍋底灰，墊鷄窩不小心燒着的。第二天，他兄弟向他訴說：『有人放火』，他眼珠子轉了一轉，派了警察將全屯老百姓，不論男女老少，全趕出來，排成隊，一個一個用大馬棒打，逼着老百姓，要交出放火的。結果打死兩個老頭，打傷者十餘名。同年夏季他的朋友高仲武是個二百垧地的地主，給他去了個電話，說是地沒有人割

，快荒了，要他帮忙。它派了幾個警察，將吉珍、吉長兩屯男女老少都趕下地，給高二太爺剷地，雖即孕婦亦不能免。農民自己的地就誤了還不用提，剷地沒有工錢，吃自己的，也不說了，剷慢了，警察拳打腳加，有個婦女懷孕九個月，拉下地幹活被毆傷流產致死。另有一個十八歲老孫家的姑娘，因受警察侮辱，羞憤而死。其他中暑患病及被打傷者二十餘人，這還不過是它照顧兄弟朋友的「臉子事」。他常對佃戶說：「你們小心些！只要我眼珠子轉一轉，閻王爺就請你全家喝喜酒！」（他如何剝削扛活及佃戶另述）八一五事變後，他和其他的漢奸惡霸地主一樣，將招牌翻過來就是「國民黨」「中央軍」首先乘混水摸魚。據會在他家扛活的趙景和親眼看到：「光是鈔票（偽幣）用麻袋裝的運了三汽車。」他是綏濱國民黨反動派「地下軍」組織者與支持者，受有謝文東的委任。國民黨在綏濱的所謂「建軍專員」閻××是他的「二把手」。他曾於民主政府建立之初，帶領中央胡子趙警佐隊等數百人攻打縣政府，企圖劫取政權，事失敗後，藏匿在蓮生區望江屯一帶，秘密招兵買馬，組織暴動。他有長槍七支、盒子三把。去年八、九月間組織武裝，攻打蓮生區政府，企圖將我工作團一網打盡，事又未成，其同謀者王乃賢及胞弟于連棟落網。（本年三月經人民公審槍決）事洩後，潛逃至佳木斯興山一帶隱匿，其全部資財浮產早已運走一空，現時下落不明。

龐國光，齊齊哈爾人，熟地一四〇〇餘垧，毛荒地南自蓮生區長春屯，北抵黑龍江沿岸，東西十餘里。他家四口人，老兩口，兩個兒子，都在日本進大學。其全部土地租佃給人種，佃戶五十餘戶，大小管事七，家有牲口二十八頭，大車四台，勞金十六（包括大司釜），房五十三間，在城裡開設醬園一處。

他於民國初年當綏濱監督。他的地是早先「結識」「放荒委員」，請吃一桌酒席，領荒來的，後來招戶，「開年頭一」、「五種六租」，「三種四租」，開了數百垧。更於偽滿時用兩付洋犁，雇五個工，每天開四垧，工價全年每人八石豆、一百元，先後，開了五、六百垧。種他的地，人家租子七斗，他要八斗，人家九斗，他要一石。佃戶不樂意，他說：「你種就種，不種滾蛋，我不在乎吃你這點租子」。

日本佔據綏濱後，他當街長（即區長）又當協和會長。日本奴役綏濱人民的一切陰謀詭計，他是「顧問」與衷心擁護者、執行者。舉例來說：偽康德十一年日本的移民政策，他不僅替敵人出了很多主意，而且從錦州移民四百戶就是他一手經辦的。他是一個荒攬頭與地主，有很多招戶「販賣農奴」的經驗。他於偽康德十一年冬到錦州欺騙老百姓說：「『御詔』移民爲了救苦救難」又說：「綏濱地方如何如何好，開拓者每戶發地八兩，（約十三垧）官家開好，三年不要租，也不出荷，種子、糧食、房子、及路費，完全官家都給。四年後，一垧地只要二斗租，開拓，又不出勞工……但是他的花言巧語儘管說得好聽，老百姓不來，他出主意「抓關」，每區劃要七戶，平均每個屯子要三戶，把貧戶、小戶集合起來，「抓」到誰誰去，全縣抓了四百戶。也有小戶怕出勞工想去的，（當然很少）他便裝腔作樣要送錢，請他喝酒才「批准」。這些移民的費用那裡來呢？他又出主意：每垧繳「助成金」二五〇元，僅大勝一個區劃兩個屯子，就掠奪了十萬元。而大勝區劃移民只七戶，全縣刮了助成金一千八百一十餘萬元，這些錢是否都用在移民的身上呢？當時規定，每戶發旅費二〇〇〇元，他全包攬上腰包了，乘車坐船起了一個免費公事，每人發給八個燒餅、十五個窩窩頭，五天路程，不够吃的自己

想辦法，這一着他吞了八十萬。到綏濱後這些「農奴」跑不掉了，他更加擺佈起來，每戶規定：撥七垧半地，貸一五〇〇元，二分利，三年分期還——這是洋犁開地錢每垧地按二〇〇元算的，他又包攬了。當時洋犁包價最高，六〇元一垧。如果自己已有洋犁開，連人工加馬料，平均只十五元一垧。這一項他從「上邊」領下六十萬，而以十八萬代價（按每垧地六十元計算）開了洋犁地，吞了四十五萬還不算，又要這四百戶「農奴」三年內還他六十萬的債，外加三分利。其他蓋房打井貸糧等等無一不貼腰包。按照當時的物價，每戶（按三口人計算）移民從錦州移殖到綏濱，蓋上房子種上地，到底需用多少費用呢？需要費用如下：

車船費三〇〇元（按每戶三口計，每人一〇〇元實際上當時平均每戶不到二口）

一年食糧三石，一五〇元

路上吃用六〇〇元

蓋房三間二八〇元，每戶住開半一四〇元

開荒洋犁費七八〇元（按十三垧每垧六〇元計算）

耕牛一頭五〇〇元

豆種一石三斗，一九元五角

合計二四八九元五角

因此偽康德十一年冬到康德十二年五月，錦州移民四百戶到綏濱全部費用至多需九十九萬四千八百元。而當時在錦州人民出的助成金一千八百一十餘萬。因此，廳街長在這一件事上，至少替敵人搾

取中國老百姓一千七百萬，在這中間它自己「揩油」一二百萬，算得什麼，而事實上，當時，這些移民是用自己的手蓋的房子，木頭是自己從許家館子森林裡拉來的，糧食是「原住民」的「出荷糧」，牛是蒙古地區的出荷牛。

估計這位大地主只在這一次「農奴買賣」中，爲期僅半年，至少，賺了二百萬。二百萬在當時，這就是說，剝削了農民四千頭牛，或是四萬石苞米，或是十三萬石大豆，或是兩萬一千間房子，或是……

而這一件「偉業」完成後，敵人獎勵它功勞牌豎了門匾。「八一五」後，它成爲綏濱公開的國民黨委員而很快的跑到長春去了。

（合江日報十月十二、十三日）

王永血腥罪惡史

葉槐青

前言

某營五連在進行土地改革教育中——學習馬玉慘案。五連同志大部份是榆樹人，一排趙財同志不單了解王永（慘害農會主任馬玉的主兇）出身，還在王永家放過兩年豬，替王永去過勞工，給王永割

過大煙，親身受過王永慘痛壓迫，這是趨財等同志訴苦的一點材料。

吸血魔王

榆樹縣一區王家村小東溝屯附近百十里的老百姓，那個不知「王二爺，王永！」的大名，真是「臭名遠揚」！

王永家是一百二十坮呱呱叫的平川地，六十多坮山林、洋草甸、柳條躉子……。四套大車、十二匹馬、四頭牛、外帶一大群肥豬。加上四個炮台的大院套，大瓦房六間，東西廂房各七間，兩個白面磨坊、一個粉房，牛馬圈……。多威風，多得勁！不怪王永說他們家有一風水。

王永家是「人財兩旺」：老輩爺倆，王永行二。小輩哥四個，也都是「生龍活虎」，老大王才幹過偽滿警察騎兵大隊，二兒子王富念過洋學在家裡管事，三兒子煥亭念大書，四兒子德上中學。一人一個妓生生的老婆，加上王永三個花枝招展的姑娘，兩個小孫和王永兩個老婆，過着「子孫滿堂」、「書香門第」地主階級的生活！

王永二老婆在縣城裡，他隔三差五去住幾天，快活快活。二老婆是王永當組合長弄的洋學生，結婚那年王永三十七，二老婆才十八呢！

王永是個土紳士，有錢又有勢，當過日本人的鴉片組合長，縣長跟前也能說上話，更是城裡圓覺寺的大善主，幾十年來用盡毒辣手段壓榨窮人，血腥的剝削農民，發了大大的「血洋財」，叫窮人的血喂胖了！

「不是支使你們！是支使我的錢哪！」

王永對他的勞金有套辦法，天天把大煙一抽足，下地溜躑，一察察邊一看看地，張嘴就是：「你們在我家扛活不吃老香了？他們攤個勞工奉仕，去不去還不是我一句話，好好幹吧！」

王東家一句話，真是一二爺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你到四更天！」王家大小沒有一個不可怕的——扛活、打頭，見着老東家王永，真得老老實實面帶笑容。放牛放豬半拉子見着十三歲的小少東家也是一樣。大司釜就怕屋裡的媳婦姑奶子……

趙財同志過去給他家放豬，除了煮豬食，掃院子，抱柴火，一天還得挑二十多挑水，有一天下大雨非叫挑不行，趙財個小年紀又輕，一跤跌在泥裡，王永拿着馬棒就是兩下：「飯桶！摔死你不要緊，小心我的水桶。」夜裡還給看莊稼！小東家要瓜就拿瓜，要包米就得給拿包米。有一次趙財抓住一隻小家雀，小東家要他沒給，小東家連哭帶喊：「×你祖宗！」王永出來還大罵一頓：「你他媽不幹就滾蛋，敢欺負少東家……」趙財眼淚往肚裡嚥。不幹吧！爺的勞工，自個的奉仕都要到了，幹吧！氣也真難受……！

大司釜更苦啦！有一天蒸豆包，自個忙不過來，叫奶奶們幫幫，王永聽見大發脾氣：「你管幹啥的不高興侍候是不是，老子不是支使你們，是支使我的錢哪！少奶奶叫你倒尿盆你敢不去嗎！幫你幹？……。」

天天的打罵受苦，數都數不清，趙財同志給他放了兩年豬，到底又去了六個月勞工，剩個啥：一

條褲子一條命！

黃皮子是他「祖宗」！

王永八個勞金：打頭的、半拉子、老板子、豬倌、馬倌、大司釜……天天忙，夜夜忙，起早攤黑也沒撈個「好」！

王永除了信大洋以外，就是信他的「黃仙」祖宗了！他剝削人越狠，供拜「黃仙」也愈誠！

秋天莊稼拉到場垣，打完了、揚完了的糧食白天不許往倉子措，非得等日頭落，天一黑，王永在正房高桌底下，用紅布小口袋裝點糧，燒上三柱香，擺上四色供，恭恭敬敬叩上幾個頭，這才叫勞金們：「快點把場垣的糧往倉子運，不興說破話！」他一家大小都迷信：「黃仙給咱運糧，愈運愈多……」

東炮台角的那堆麥垛，是「黃仙」的「神祠」，一年添一次麥桿。西廂房東頭一間半是「黃仙」受煙火的地方，白紙糊牆，玻璃紙糊窗，滿屋紅綠匾牌，天天香煙飄渺。

打頭的看不慣，一天清早他拿了大鞭，蹲在麥垛旁邊，心想：「老子打死你狗×的「黃仙」！」跑出一個黃鼠狼子來，就是一大鞭，「黃仙」打掉腰子了！四脚朝天，登登腿！屋裡的王永一聽說，比罵他八輩祖宗還難受，手提大棒子跑出來，給了打頭的四、五下，臭罵起來：「你媽拉個×，你不想活啦？……你把「黃仙」的病治好，治不好拿你償命！」他恭恭敬敬的抱著黃鼠狼子送回麥垛。打頭的摩着屁股上的大紫包，覺着自個都他媽不如個畜生！

快下工的時候，打頭的跟馬信何柱子商量好，把麥垛的「黃仙」、「神祠」用火點着了！王永家大小人跪在院子裡求天：「老天爺，快下雪把！……」不單沒下雪，大風吹的火勢更旺，麥稈垛轉眼變成柴火灰。光黃鼠狼子就燒死二百多。

過冬王永拿一雙「靛鞞」拉攏了馬信何柱子，馬信就告訴是打頭的點的。在王永暴怒下，打頭的以「放火」罪名，蹲了半月「巴籬子」，開春送撫順煤窰，聽說光復後也沒回來，大概是把命喪了！馬信因爲是「從犯」，拿出半年勞金錢了事！

日本人、縣長、和尚是他親骨肉！

別看王永五十多了！老可老個俏皮，嫖女人，抽大煙，要大錢，在家理是樣樣精通。僞康德三、四年，日本人看他「忠實」，叫他當榆樹鴉片組合長，發他一枝九九槍，一百發子彈，替日本人經營八十畝大煙地。這兇狠的惡霸又平地升天，是日本人一條忠實的狗！

殺人不見血的鴉片——八十畝，是個好大的數目，春種、夏撈、秋天割大煙。王永又剝削各地來的官工，弄斷了一棵煙苗一頓不許吃飯，三棵就罰一天別吃飯，再多就請你來頓棒子頓肉。給官工人三尺布，他只發了三寸！

圓覺寺的六和尚姓常，榆樹縣長也姓常，一家子當然照顧，圓覺寺幾層大殿還是常縣長叫修的。六和尚當過胡子殺過人，因爲抓他太緊，剃了光禿當和尚。他還會看病，給女人看病，專會摸肚子！大酒大肉的花和尚。

王永跟六和尚打的火熱，圓覺寺前後菜園子由王永一人負責，要工有工，要馬有馬，六和尚是王永賭錢的好幫手，更是王永的師父，（家理），這樣，王永更紅了，六和尚在縣長跟前說上幾句好話。王永不單不出荷，一樣領一出荷布——王永往圓覺寺一布施就是四五石糧食！

滿洲國抓經濟犯最嚴的時候，王永家有兩個白麵大磨房，低價買，高價賣，三、五十里的老百姓都買他這獨一份。附近的警察就是他的東家！

「翻把」前的王永

共產黨來到榆樹，王永天天盼中央。第一次鬪爭他，只分了一石多米，九牛拔一毛。等鬪他第二次的時候，天天夜裡把錢財寶拉到大和尚那里，連他姑娘的嫁粧：大紅緞被、花枕頭、花衣服、花鞋、金鐲子、銀元……都存在和尚那裡去了，六和尚倒出經箱來給他裝東西！他大天暗地裡喊：『中央快來了！明天不過江，反正跑不出今冬（去年）窮棒子小心腦袋……』

群眾鬪爭槍斃六和尚，他可「一毛」啦！等他拉攏主謀燕林聲槍斃了馬玉之後，已經是快把陰謀花招使盡了！當群眾起來鬪爭槍斃他，給馬玉伸冤報仇的時候，他血淋淋的一雙毒手才算放下，好一個吃人肉喝人血的魔王呵！

（十月二日吉林日報）

惡霸鞠財芳的發家

俊 生

依東鞠殿元屯鞠財芳，原籍是吉林省榆樹縣人，清宣統元年時他的父親鞠殿元同他母親來到該屯，那時此地還是荒涼遍野，他來到時即斬草開荒，佔了二方地（九十鎊），從此落了戶。後又來了幾家小戶，他父親便一躍而為屯長，該屯即改稱為鞠殿元屯。

他的發家

民國八、九年間鞠殿元又任十五個部落的大屯長，自任屯長後就亂派花銷，特別是地的花銷（大租、村稅等）非常重，每年每鎊地約納三斗糧的花銷，不但把自己一百來鎊地的花銷攤派到小戶身上，而且還從中吞搜贓款，到九一八時就積下一百四十多鎊地，從上江和他一同來的有個老仲頭（跑腿）是他的表弟，從二十歲起就給他抗活並當豆腐匠，共幹了三十九年，連一文錢也沒給，老仲一向他要錢時，他就用一好說一或一親戚還有啥說的，你死還不是我給買棺材」等話來癩痺老仲，後來老仲不幹了，一算帳才剩三千元錢，走時還未支給，白白幹了三十九年，當老仲離開他家時已六十多歲了，弄得孤身一人無家可歸。別家僱勞金一年五百元錢，他只給四百元，張大活牙子（外號）給他抗活每年只給二百元錢，（別人給三百元）他弟弟張俊柱子租他地種，別人要一石租糧他要一石二斗，

抗活不下本，越抗越加緊』，張家哥倆個給他抗活不但一年一個光，而且還年年欠東家帳，只得死逼無奈給他抗了九年大活，不但未拿出一文錢，臨走時還把自己的農具（繩套、犁等），都倒賠給人家了；宋大片（外號）只母子二人，宋給他抗活時，他即用放賭抽頭辦法欺騙勞金，勞金白天幹活他睡覺，晚上他上擺賭局，叫勞金要錢，趁着勞金打盹時，他就偷牌胡弄，勞金每天賺的錢晚上都輸光了，另外他還當局東，誰着贏二八一抽紅一。老宋本來不會看牌，所以抗了三年大活，不但沒算去錢來，反把自己家底子（鍋、碗、被褥等），都賠上還不够，連他的寡婦母親也被鞠殿元給霸去了。

康德二、三年間鞠殿元屯長退職後，鞠財芳即勾結依蘭縣警務科日本鬼子參事官，用錢又買了個保長（管十七個屯子），後又改任爲村長。全五道崗一帶（現二區地方）的老百姓叫他整的像綿羊似的，壓榨勒索的錢像流水似的往他腰裡攢，百姓連個『不』字都不敢說。從此他的家底子就一天一天的治起來了，到康德五年間就治到二百多垧地。

他這樣喝窮人血養肥自己

（一）催套子：每在春耕時，小戶因無牲口和他換套子工頂工他都不幹，他的牲口專租套子，把地作上價，小戶按價還工，而且價作的特別貴，小戶爲了生活也只得花錢僱。如他給白文秀種一垧苞米，芒種過了十來天才給種上，春起講蹚二遍只給蹚一遍，到秋天打六斗苞米，還被他量去五斗租子。

（二）工資：別人叫工夫三十五元，他叫工夫只給三十元。凡是給他幹活的不能隨便使錢，他開

個豆腐房，淨叫工夫匠買豆腐，如果不買的話，他就不支給錢，總是說：「忙不了等兩天」逼的小戶無法只得用豆腐「將就帳」，他的豆腐塊小，價錢又貴，（裡邊還對豆腐渣）工價又低，所以小戶給他幹活支出現錢特別少。

（三）叫工夫趕晚上：他到工夫市去叫工夫白天不叫，專等晚上賣工夫有下不去的，或離家遠怕住店，他就出很少錢叫去。明應該一百元他只出八十元，不但到他家去的工夫匠吃虧，連別家賣工夫的都給影響了。工夫匠給他家幹活不給好飯吃，剷地時他家人吃黏豆包大米水飯，給工夫匠苞米面大餅子吃，一個二斤多重「裡生外熟」，工夫匠都吃不飽，但活幹的都特別緊「頂星來帶星去」（起早貪黑），工夫匠都反映：「吃了老鞠飯，就得拿命換」。

（四）放高利貸：他專找小戶都缺糧缺錢時放，人家四分利他要五分，半年一算帳，如果下半年再借的話，就本利合成一起，利上加利。同時還挑老實可靠的才放給，不然一文也借不去。

鞠殿元屯獨霸爲王

（一）他當村長時，他家有三十多口人，每年連一個勞工一次官車都不出，一點花銷也不攤。還吞各屯出荷布，放鹽一斤給八兩（說掉秤），放燒酒對涼水。

（二）出荷時，全村本應去一千噸糧，但他爲了自己多領獎勵金，不管你拿出不拿出，又多報一千噸。到秋天要糧時老百姓納不出，他即下令歸堆（把每家所有的食糧都堆在一起連飯盆都端去），老百姓餓的叫苦連天，如白文秀冬天不但未穿棉衣，三天未吃着飯。

(三) 光復後，他又搖身一變化形爲鄉長，隨即按屯攤款購買槍支成立保安隊，保護他家。當謝文東匪到太平鎮時他又投降當守衛營長，到處搶奪民財，百姓所得日本丟掉的大洋馬，也都被給牽了去。

(四) 偽滿各屯所納的倉穀都存在村公所，約八、九百石，日本敗勢以後，他即帶領保安隊，私將積穀出賣，百姓一粒未得，有一家姓張的小戶，餓得要死，去偷倉穀，被他看見，打了幾匣槍，幾乎喪命，嚇得跑回家去得了一場病。

總起來說，他的家初是靠佔荒當大屯長，偽滿時又靠敵偽勢力欺壓與剝削百姓，光復後又靠着中央胡子掠奪百姓而發的家。

(合江日報十月十二日)

李海山訴苦

姜樹人記

從我媽死去以後，我就和我爹給人家抗大活，十二那年就放豬，時常豬上地就被東家打罵。

記得我十六那年給張三麻子抗活，皆因我放豬晚了一點，張顯耀把我按在地下好一頓打，次後我急了，當時拿起棒子把他也打了幾下；我十幾歲小孩子那能打過他呢？他這回看着我打他了，他也急了，把我打完了就不叫我在他家幹活了，我跑到我爹那一商量，叫我爹給我個法。正在那陣子，聽說哈爾濱賣洋工掙錢多；還輕巧不累人，核計好了之後，我們爺倆就上哈爾濱去了。

到了哈爾濱很巧，遇着叫賣洋工的，我們爺倆就下去了，到那一看是修飛機場，大夥幹的都不太使勁，我們爺倆拚命的幹，不論日本子在不在，我是一個勁的幹，在這幹有三個多月吧，等一算賬，錢都叫把頭給搜啦，這時節快要到冬天啦，也不能動土了，日本子就把我們爺倆趕出來，我們爺倆一算計說：「咱回家吧，我爹說：『家啊！咱那有家。』」當時我一聽爹的話，說的我好傷心，我就哭了，我爹看我哭他也哭，我們爺倆大哭了一場，我爹邊哭邊說：『咱爺們真太苦了。』後來一個工友把我們爺倆送到電業局去賣工夫，誰知道電業局的活還累還險，天天都壓死人，我們爺倆看着這個險，不幹又不行，我們爺倆又哭了。第三天輪到我爹下地穴了；那時地穴誰也不敢下，下去十個好了能上來五個，不下又不行，等第二天我爹上來了，雖說沒有死；吓病了，在那養病又不行，我打算和我爹走，日本子又不讓，後來千方百計，磕頭做揖的才設法回了家。

這回又沒掙着錢，到誰家去養病也不行，次後只好到我姐家去養，等我爹病好以後，正好快開春，我們爺倆遂跟地主侯玉田家裡講好，我爹打更我放豬，到第二年我爹和侯玉田種瓜分青，叫我給他家做飯，年蓄月賺，省吃儉用的掙了幾個錢，侯玉田看我們掙了幾個錢，紅了眼，就串攏我爹看牌（賭錢）；我爹本來不會看牌，侯玉田說：『我給你把招。』就這樣三串攏兩串攏我爹有點活動心思，我爹是個老實人，再加上侯玉田老說看面子，我爹一想就憑侯六爺跟我一個窮小子老講面子別不開通，再說就是輸幾個也應當順順這個人情，當天晚上就看上了，一下去就沒撈着底，越輸越想撈，越撈越深，一氣把我們爺倆二年掙的錢完全輸淨，我爹一股火就病了；還正趕上那屯子鬧窩子病，連我也病了，次後病的更厲害，侯玉田就說話了，叫我快點滾，我一想心裡很難過，在他家抗幾年活，好

容易掙幾個錢都叫他們串攏去了，這陣兒錢沒有了又病了還往外趕，我就得給他說拜年話，後來他對我說我爹不行了，得往外抬，我一看我爹還不要緊，我說：『六叔呀！你老修點好吧！我爹死不了，這陣兒你把他抬出去，外頭那麼冷不得凍死嗎？』侯玉田說：『扯他媽王八蛋！還沒死？都出解屍汗了，往外抬吧！』他們一窩蜂似的把我爹抬出去了，抬到房門的時節，我爹把門一把拉住了，那陣兒我爹雖不會說話，他的哼哼聲還很大，侯玉田把我爹的手從門上拉下，抬着我爹就送到場院去了。次後不大一會兒，我爹的哼哼聲音更大了，我又起不來病的很厲害。次後聽我爹的聲音好像小了，我真急了，當時咬着牙挺起來，一點點的爬出去，好容易爬到了我爹的身旁邊，我用手在我爹的嘴上一摸，還有一口氣，我想這樣再凍下去準死，自個一傷心就昏過去了。在我醒了的時候，侯玉田站在我身旁，罵我說：『叫他倆死在一塊吧！往棺材裡裝！』我自個說不能死呀！六叔你老做點德，千萬別往棺材裡裝，侯玉田說：『快裝，快裝！』在這個時候我姐夫來了，他說：『先不要裝，看那樣死不了，後來要再重就到我家去。』侯玉田當時答應了，我姐夫把我摻到房裡去，他就走了。侯玉田又進了房，問我說：『你爹吃藥錢和買棺材錢這麼些你能給嗎？』我說：『六叔你老放心，我好了掙錢一定給你，一年不虧二年，早早晚晚準能還够你。』當天晚上侯玉田告訴我爹已經死了，你就不用惦着了，我那會兒說不上怎那麼難過，我的眼淚都乾了，他又說：『得找個人看着你，別死在屋裡。』次後我說：『好吧！』遂僱了一個姓王的看着我，侯玉田告訴姓王的說：『看他不行就往外拉，不要死在房裡。』頂過半夜吧！我覺着心裡難受，昏昏沉沉的我就過去了，等醒來之後一看身上是姓王的老頭給我蓋的蓆袋，我出了一身透汗，自個覺着輕巧一點，心裡也有了底。不一會兒，侯玉田又來了，問

我說：『你怎樣心裡有底呀？不大離就敢快。』我說『不要緊心裡有底。』

從打出這一身透汗之後，我的病一天比一天見好，侯玉田告訴我坐着不許可我躺着，他對我監視的特別厲害。等我的病剛剛見點好，能支持一些了，他叫我給他們做飯，我不幹不行，強支持到鍋台旁邊去取米，身上一點勁也沒有，把一個盆打了，他立時就打了我兩個耳光子，他的小老婆叫我給他劈柴火，我說不能劈，她有氣了，自個去劈把碗架子磕倒了反而怨我不給她劈，又打了我幾下子，他當時又和我要錢，我說沒有，他說你有東西也行，我說家裡就有一個小破櫃，他說你家還有一個吊爐呢？我不願意賣他逼我，沒法就把吊爐拿來賣給他，明明能值一千多元錢他只給三百元錢就買去了。

這陣兒又快到講活的時候了，他又使上了手腕，叫我再給他抗活，說給我一垧好地種瓜子，另外還給八百元錢。我和他講好了：地是上等地，不論大小工都由他出。我自個也很滿意。等到種地的時候，他給我的却是最壞的地，我問他，他說這地好，我說不好，後來他沒啥說的了，許可多給三畝地，等種上了後，我一打聽別人，人家都說六畝地，我問他，他說是一垧三畝，我也沒法跟他爭，只好吃點虧，等到瓜子出來以後，被蟲子都給吃了，我坐地裡傷心的哭了一場，我說：『不要地了，給我錢吧！』他說：『那有那個好事，你想法把那點地種上。』後來我到很遠的地方買來的早穀子，一共是三升，他說他給種，打發我幹別的去，不叫我看，他給種的特別稀，才用了一升穀子，剩下的穀子他用了。到秋天一割才割了一百二十捆，收到場院，他明明知道我用錢，他就是不給我打，我催他好幾回還不給打，次後我想把割下來穀子要賣給後院的老王家；跟老王家一講就妥了，給二千五百元錢。

偏偏又叫侯玉田知道了，他到老王家說：「你們這家人家真『個路』，人家小孩子幹了一年不容易，爲啥化那幾個大錢，買他那些穀子。」王家一想這事情也對，若是買的話好像佔便宜是的，說啥也不要了，我跟侯玉田說：「你爲啥不叫我賣？」侯玉田說：「你等着櫃上有工夫給你打多好，何必賣呢！」我說：「等不了啦，再等幾天更冷了我還得買衣服呢！」侯玉田說：「那你實在等不了，就賣給櫃上吧！何必賣給外人呢。」我說你要也好，侯玉田說：「我也不少給你，照着七百塊錢。」我說：「人家老王家給我二千五百塊錢，那能差那些呢？」當時侯玉田急了，他說：「你願意也得幹不願意也得幹。」我一想眼眙着到了冬天啦，我怕他把我趕出去，我又和他好好說：「你老不在乎這幾個錢！」次後只給一千二百塊錢，我只好吃虧，一個窮人有啥招可想，他又說：「你不要街上去買布了，我家裡啥布都有，還不能多算錢。」我就在那買了十幾尺布，拿到我姐姐那去做，誰知道那布太硬了做不上，拿回去換他又不許可，只得用那布好好歹歹的做上了，我問他布的行市多少錢，他老說好說，不能多算，到了算賬的時候，壞布合我十二元一尺，別人只賣六元錢，多合一半，黃棉布合我二十五元錢一尺，別人賣十八元錢，他還問我貴不貴？我說別人好布賣十八元錢，壞布賣六元錢，他說：「我這行市不貴，你若是怕貴給我布。」本來他也知道我不會買布，我又吃一下子虧。另外，我爹死那陣用他一口棺材，合我七百圓錢，那陣棺材好了值三百圓錢，我一想吃虧吃到底吧！只要不往外趕就行了。次後屯子哄哄鬧鬧爭了，都說勞金能分地，侯玉田對我說：「鬪誰他也不能鬪咱們爺們，咱爺們有人。」我一想也對，人家有錢啥都買動了。次後他叫我走，我不願意走，他說虧他錢不要了，另外又給我五百圓錢，我想要走，另一個勞金告訴我先別走，說是幾天就能分兩坵好地，我聽着這話很

樂，在我姐姐家裡等着分地，不幾天也沒信，侯玉田上我姐姐家裡去看着了我，他說：「你等着分我的地呢！那你可瞎想，你也不想，我們家你六哥當上了大官，誰還敢分我呀，那不胡想呢！」我想對呀，別等着了，次後我就參軍了，之後聽說把他抓住了，我打算立時回來搞他，因我們上珠河開沒能去，到珠河以後，聽說把他槍斃了，我這口氣才出了。

東北日報九月八日

惡霸地主蘇福的罪行

軍大調查組

蘇福是北安五區永安屯（以前因蘇在這屯開油房，故叫蘇家油房屯）的大地主，他是河東（開來河）有名的漢奸惡霸，九一八以前舊中華民國時代，北安是龍鎮縣，就在那時，李善長、蘇福、厲剛他三家便霸凌河東，他們和縣長是一家人，他們說了算，他們是「荒攬頭」，他們給官家一部份錢，好地都被他們佔了。蘇家的地，老百姓都算不清楚有多少，只知道由老山頭到糧台五里地寬，十多里地長的沿江地都算是他的，熟地除去他出賣的以外，到清算時還有四十垧。

蘇的三叔在舊民國時當過江省（萬福麟）的軍樂隊長，蘇清算前全家廿一口人，兄弟六個，他是老大，他民國廿年當過江省副官處的副官，偽滿時當過保長、屯長、興農會長、協和分會長。他有一個兒子叫蘇海風，偽滿在北安街上協和會本部做事，還當過勞工協會的庶務員，後到拜泉縣屯裡當協

和會工作員，老二蘇祿，早死，有一兒子叫蘇海春，老三叫蘇珍，老百姓叫他做閻王爺，有兒名海濤，老四蘇才，老鄉叫他做土地老，有兒名海山，老五叫蘇有，老百姓叫他做城皇，有兒名海龍，老六叫蘇清，綽號叫蘇小鬼『三閻王、四土地老、五城隍、六小鬼』都出在他家，從九一八以前到偽滿時代，蘇福全家取媚日寇，勾結土匪，殺害抗聯幹部，魚肉人民，無惡不作，人民恨之刺骨，八一五以後，蘇又變成小老蔣，聽奉馬小個子（馬占山）命令，暗藏槍支，組織地下軍，進行造謠破壞，區政權仍掌握在他手裡，老百姓依然在他的欺壓下，翻不過身來，去年五月，老百姓起來鬪爭，雖把蘇福槍決，但是蘇才及蘇海風仍然進行活動，他們造謠威嚇，偷牛盜馬，還跑到外縣冒充窮人，企圖待機翻把，直到今年煮夾生飯，才把蘇家澈底鬪垮，分了他的浮產，老百姓親自槍斃了蘇才，並把他的家人監視起來，這一來鬧來河東的老百姓才真正得到翻身。現在老百姓談到了蘇福幾兄弟，都說：『槍斃還便宜了他，論他作的惡事，應該活剝他的皮』！下面只是我們從老鄉口裡收集的蘇家罪惡的一部份，但就從這些材料中，就說明老百姓過去在蘇家統治下的生活是多麼悲慘！而對蘇福這樣的東西，真是死有餘辜。

（一）騙地搶地，以荒攬頭名義進行掠奪

一、騙地搶地：徐國忠有五垧荒地，在地籍整理時，徐把舊照交給蘇福，託他給起新照，隔七八天蘇從縣裡回來，徐連問三次，蘇福答覆：『好說，好說』。第四次去問時，蘇福反而故意說：『什麼事，問我幹啥？』徐說就是那個地照的事，蘇就說地歸公了，徐問爲什麼歸公？他就生氣的說：『

官家的事，誰給你打聽』。實際上，照上換上蘇福的名字他把地據爲己有了。

江西（鬧來河西）徐樹珍買他半垧地，已給了錢，向他要大照不給，說還要房費，後來由蘇福硬把地「惡」回去。

崔國澤的父親是蘇福的表兄弟，原是奉天那邊人，蘇對他說北荒地賤，勸他把南邊地賣了，來北荒地，民國十六年，崔把南邊的地賣了，湊成五千元錢，交人帶給蘇福托他以一千五百元代買地，其餘款項託蘇給買糧、馬，過了些時蘇給崔去信說，地買好了，很便宜，買了五方地（二百廿五垧）叫崔來看地，崔全家收拾搬過來，到地裡一看那五方地，原來全是河套水泡子，水齊膝蓋深，崔就被弄的家離地散。蘇就這樣坑人，他把崔家的錢騙去，就作爲開油房的本錢。

二、賣地賣兩次：蘇賣給王景春的地，已蓋了房子，他說賣賤了，再要錢，說賣地沒賣房身。他還賣給朱得第（小地主）四垧地，一垧說好一百元，也說賣賤了，後來再要錢。

三、他把人家的地也賣了：李忠的地被他賣了一方（四十五垧），向他要錢，他說李不是好人，要押他，李再也不敢要。李鳳桐的地被蘇福賣了，蘇又把朱廣和的地（未搬到江西去，蘇就把他的地佔爲己有），串給李鳳桐，串的是壞地。

四、佔房地：康德六年歸屯子，官家告訴遷民什麼地方好，就在那裡蓋房子，徐國忠平房地基時，蘇福就找岔子，第一次平好了他說往前了，佔着他的地，結果又得重新平，這回平好他又說往後了，第三次平好了他又說往左了，第四次再平，他又說往右了，就這樣平了四五回房子才蓋起來，請他給起地照，（地籍照每畝廿五元）他不讓起，住了兩三年，蘇就把徐趕走，說房子白住了二三年也沒

向你們要錢，搬家還是便宜的事，房子就成爲他的。

五、以少賣多：康德四年高俊卿買田海山的地，因爲與蘇福地挨着，蘇也要把他的地賣給高，如高不買，文書就寫不成，高無可奈何只好買下，共二十二垧半，寫契約時，蘇不讓量地，高也以爲他是屯長，說話算話，也就沒量，在開春種地時一量只有七垧半地，高遂向蘇要地，要了好幾次，蘇又把李鳳桐，李鳳鳴的地（又是把人家地作成他的）撥給高，前前後後才够十七、八垧地。高把地才買妥，結果蘇的地遠在民國間的大租還沒上，官家又催，高又花了三十元給上上了（那時每石苞米才賣六元，三十元能買五石苞米）。蘇在別人賣地時，他看到有人買，他就說他也想買，如果人家花二百元買一垧，他說他願出三百，這樣旁人買地就多花錢，他看地價貴了，他又說我也掛上幾垧，不買還不行。

六、以「荒攬頭」名義，別人打柴、割草、拉木頭、打魚，他隨便搶：蘇有一張滿天飛的荒地地照，他就靠這張照當荒攬頭，不管那一塊荒地，都說是他的。徐國忠買人家的柴，買好後還放在甸子堆着沒拉，蘇福套着車馬去拉，徐說：「這柴是我自己買的，爲什麼要拉？」蘇說給錢。到現在錢也沒給。別人在甸子打柴，他也隨便拉，看見他，他就說：「甸子是我的，錢糧大和我拿，應當給我一半。」看不見也就偷偷拉走。別人放下來的排木，蘇福去拉，人家問他爲什麼拉，他說：「你犯法漏稅，誰許可你拉大木？你不給我拉，我就把你送到衙門裡去。」他就這樣威脅人，白白把大木拉走。劉正山是一個跑腿的把頭，民國二十三年當把頭，領人在山裡砍木頭，蘇去了七八十個爬犁，把木頭拉走，一個錢也沒給。

老百姓打魚，他說河是他的，魚得分給他一半，張永祿。畢成功打魚時，都得給蘇福拿去一半，不給就用槍下，畢成功打魚，蘇海風拿過十二花籃（五十多斤），蘇有拿過兩次五十多斤（那時魚值三十多吊一斤），他不但不給錢，還說魚太小了。

（二）勾結胡匪

蘇福家用四個馬蹯地，馬走不動，他就把胡子的馬牽來換上使用。蘇才是好砲手，他常出門不在家，在山裡連絡土匪打劫搶人。他家開黑店，有過路的行人，他把人接到他家去，用賭錢、用女人想法騙人家的錢，如果錢還弄不出來，他就想法把人弄死謀財害命。馬占山往關內退却時剩下一部分人投降給日本人，裡面有一個蘇雲峰帶有一對金鐏子和許多錢，他把人家接到他家，套一家子把人家的錢都留下之後，就向日本憲兵隊報告，把蘇雲峰送到街裡弄死。

蘇家養着姓莫的棲林（山裡人，槍打的好，常搶人，食野獸，穿獸皮）哥倆，這兩人整年在他家，經常和蘇才上山裡去種大煙搶大煙。蘇才當過山林隊長，帶領着棲林，以做買賣爲名，到遼河去回來帶大煙，並在道上搶人家的馬。

（三）謀害抗聯幹部

抗聯有一個高連長給部隊弄給養，帶着一些金子下山來，走到這個屯子，蘇福就叫高住到他家去，他把高的金子搶了，叫蘇才帶着棲林把高連長打死在屯西大坑上。

(四) 霸佔民女

一、霸佔活人妻：王顯生在北安唸書，蘇福乃趁機千方百計調戲王妻，後來王的父親去北安街將兒媳被強姦事告訴王，王氣的書也不唸就回家種地，以爲在家看着也許蘇不敢再來，誰知蘇得寸進尺，以爲王軟弱可欺，於是無恥的向王說要搬到他家的對面炕住，王迫於他的威勢不敢反抗，只得忍氣吞聲讓他搬進屋子，王瞪着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人凌辱，心裡很難受，後來就跑到外地去。

二、把外甥女一女二聘：蘇福外甥女（姓李）已許有婆家，蘇爲了騙人錢財，又把外甥女聘給張永福，他做媒人，要禮金三十二萬吊錢（這時小麥七千多吊錢一石），等到張把禮金完全給了他之後，要娶媳婦過門時，蘇才對張說，他外甥女已有婆家，就這樣他張永福好多年抗活積下的一點血汗錢騙去了，張向他要，歸終也沒給齊。

(五) 擺賭局

一、兩夜騙二十三垧地：他拉着李春賭錢（推牌九），李春不會耍，他就欺騙李，他推出天虹說是大畢十，推出地虹說是小畢十，就這樣兩夜便把李春的二十三垧地贏去（以地還賭債），還不够賠，他還對李說：『算了，將就你吧！』

二、抗活的工錢拿不出蘇家去：伙計抗活的在他家做工，他就擺賭抽錢，抗活的不要吧又不好意思，一耍他就把你的工錢騙個精光。而且他欠抗活的工夫錢，你沒有賭錢，他也硬說你的工錢已賭博

輸給他，張友給他作了廿四天工，也沒賭錢，他就硬說張賭錢輸給他，一個錢也不給。

(六) 百般敲詐，倚勢欺人

一、蘇福開油房叫張永祿入十石黃豆股，並叫張永祿哥哥張永福入人股，張永福幹了二年活，一個錢也不給，一問他要錢，蘇即說油房不賺錢賠賬了，還要什麼錢，張永祿的十石黃豆股，不但沒有利，連股本也一點不給退還，說是賠進去了。永福入人股累病了，張永祿替他哥哥幹活，也累的吐了血，就這樣被他坑了。另外他還叫徐國臣也入十石黃豆股，結果也是一個錢沒要回來，硬說是將黃豆股本賠進去了。

二、修警察署蘇叫張有入股去抗活，幹了十多天也不給錢，張的老婆生小孩有病了，張去問蘇要工錢給老婆買油，蘇說老婆病那算什麼，死了就死了唄！那又算個什麼，到了一個錢也沒給。

三、蘇叫唐海山到山裡去燒木炭，說錢給的多，唐到山裡給他燒了四個多月木炭，回來向他要錢時，他就假說官家還沒有支下來，就不給錢。

四、張有是在康德十一年由熱河移民來的，蘇福向張有要大煙，張說沒有，蘇就說張是八路，不是好東西，康德十二年張回熱河歸來，從那邊買來一些大煙（那邊大煙便宜），蘇又把張找去，向他要大煙吸，說是嘗嘗味道，張說沒有，他就說張，思想不良，後來強把張的三錢大煙拿走了。

五、石連三有三間房子，石因搬家，就對張永祿說：『我搬家了，這房子你住吧，多磨將房子住塌了就算了，』等石搬走後，蘇就出來說這房子你不能住，你要住得給我錢，張永祿只得給蘇拿一百

二十元錢，這才住下來。

六、石連三臨搬家時，對張永祿說：『你要蓋房子我前邊有一塊空場，你可以在那裡蓋。』但是張要去蓋房子時，蘇不讓蓋，硬說石已將那塊地賣給他。

七、畢成功養了兩個小豬，蘇的丈母娘死了，便硬把畢的豬捉走，拿去送喪，豬殺了一百七十斤（那時兩毛多錢一斤），到年底要錢不給，後來給一些假大煙（麵筋）頂錢，畢沒有要，他就一直不給。

八、蘇要蓋新房子，他藉口說官家要修橋，就各戶出人出車馬上山去拉木頭，木頭拉回來之後，蘇却自己用來蓋房子，別人怕吃他的苦頭，也不敢和他理論。

九、唐海山上山給蘇放三個月木頭，回來向他要錢，蘇不給，說你要錢我就捉你浮浪。

十、高俊清在地籍整理時，自己跟官家說不了話，託蘇給起地照，蘇就要了高二百五十元再給起出來。

（七）認賊作父，魚肉人民

一、修圍牆要官工：鬼子爲了防備抗聯活動，實行歸屯，徐國忠、徐國臣是從裕和村歸屯來的，蘇強迫他們給修圍牆，把徐國忠老婆也要去作工，修牆的人大家看他很可憐，就叫他回家休息，在路上被蘇看見，就把他罵了一頓說：『這是官家命令，你敢違抗嗎？』罵完之後又迫說再去幹活。

二、出勞工，捉浮浪：蘇淨找窮人出勞工，給他錢的人可以不去，要不就捉你浮浪，徐國忠叫他

逼着上孫吳做勞工，回來直生了三年疥瘡。

三、送警察要車馬：蘇送警察回街裡，叫窮人去，徐國忠送警察回來馬毛了，把徐墜地被車拖成殘廢，又有一次，蘇要徐國忠的馬他送朋友（警察），徐說不行，他硬拉走，因為生徐的氣就不給馬帶套包，一個馬拉一輛車，結果回來時，馬的前肩被枷板打傷，牲口再不能用。

四、要自衛團：爲了保護敵僞勢力，蘇要全屯青年拉自衛團，徐國臣被他叫去當自衛團，徐心想當自衛團不能賺錢維持生活，便和他哥哥分家，以爲人少可以不出自衛團，但是到底還是被他要去。

五、徐國忠父親在河邊打魚，網子失手丟在河裡，因爲撈網淹死，徐把父親屍首抬回去，他怕死屍有味臭着他，不讓進屯。

六、蘇替敵人收過七十八種稅捐，誰要交不上就打罵交加。

（八）掩護敵僞逃走

白警尉是該屯人民最恨的漢奸罪魁，八一五日本投降時，蘇福幫助他設法跑了。還有兩個國兵當時携槍藏在他家，蘇福那兩個國兵以一支盒子槍和一支櫓子留下，叫張永福撐船送過河南逃掉。

（九）八一五以後組織維持會，準備迎接中央軍

一、八一五日本投降才過三天，李善長、遲倫甫、蘇福、厲剛就成立了維持會，他們在北安街上開會，掛出國民黨招牌，成立公安隊，李當公安部長，準備迎接中央軍到來，他們出佈告，招兵買馬，

蘇福奉李的命在屯上也成立公安隊，他帶着人在西大橋攔着搶大營的老百姓，把東西都留下私受了。徐國臣搶得五件大衣，蘇拿去一件呢上衣，還把誰搶的什麼東西都記上，要老百姓交到他那裡，說要往回收。

二、設計冒充八路軍，搶掠人民：大營搶光之後，山裡突然出來一個肖國才，二十多歲，騎着大洋馬，掛洋刀，還吹着口琴，帶着公安隊，自稱是八路軍的軍長，嚇唬老百姓，到處打人翻東西，老百姓被搶了三次，他自己帶了大煙（是老山頭地主于化龍的），臨時賣給老百姓，又要老百姓用大煙來招待他，還更無恥的藉口捉女二流子，把女人押起，他親自去看守，結果把人家強姦了。這樣鬧了二十多天，最後拉了三大車東西，拉到蘇福和厲剛的家裡，這個『八路軍軍長』以後就不見了，原來他已跑到街上參軍當兵去了，有的老百姓看見他在站崗放哨，有的老百姓看見他在趕大車，後來又有人認得他是老山頭的，於是大家才曉得這是蘇福、厲剛的陰謀。

（十）組織地下軍進行破壞

一、和馬占山的老關係：馬占山在時，蘇給馬送東西，買東西的錢要全屯人攤派，他却對馬說是他們幾家地主送的，馬臨走留下了一支金絲棉子給他做紀念。

二、私藏槍支，陰謀起事：他家藏有不少槍支，八一五以後起出十支，清算時又起出八支。

三、利用狗腿，掌握政權：八一五後，他勾結李善長組織維持會，他是委員，在屯裡當維持會長，大發洋財，當時三十幾個地主都參加了，那時他到各屯要槍，得到不少槍枝子彈，在八路軍到了後

，他們不能公開活動，就暗暗組織地下軍，他們發出了不少委任狀，連絡各屯的大地主，準備進行暗殺農民積極份子和幹部（姚經武已殺了一個）。他在永安屯發展組織。當時還是地主政權，區長是夏忠林，（地主），他利用狗腿胡朝仁當農民主任，他不出面，但有事得問他（以後把他押起來，胡還去保他，胡貪污農會五十担豆子，還拿了許多鬪爭果實，已被鬪爭）。

四、聯絡胡子：他在八一五以後冬天，給胡子張明久送過四十支大槍，四支短槍，去年春天又給興山胡子送過七千多發子彈，用草袋裝四草袋。

五、偷牛盜馬進行破壞：他的兒子蘇海風用偷牛盜馬的辦法進行破壞，曾偷過霍仲雲家的馬，偷過袁振和家的牛，煮夾生飯前，他看風頭不好，就藉名唸書，跑到通北縣改名換姓，冒充窮人，還在那邊領了五垧地一匹馬。

惡霸「黨砲」翻把經過

羅

藍

海倫城西區光榮鄉工作團深入工作時，發現惡霸黨福生威風未倒，勾結胡匪，糾合親朋狗腿子，槍殺幹部，奪去槍支，陰謀翻把，幸即時被我縣大隊協同群眾擒獲伏法。詳情如下。

黨福生，綽號「黨砲」住在海倫城西區光榮鄉，因經年打圍，槍法極好，當過砲手，一提「黨砲」遠近知名。本屯稱之為黨七爺。偽滿時縣裡官員無不與他交往，屯裡人對他畏而遠之。此次翻把

事件發生後，又發現逃跑的國民黨特務劉念超，在他家寄存大批書籍，其中有一部份國民黨的宣傳草案，毫無疑問，他是與國民黨暗中也有勾連的：敵偽、國特、惡霸兼而有之。

七月初旬，王樹橋同志帶領五人到該鄉去煮夾生飯，實際該地如同生荒地，幹部是第一次清算時選的，不太壞，也不十分脫底，群眾沒有覺悟。鄉長是『黨砲』孫媳婦的娘家，雖有過幾次工作，都是一閃就過去了。這次工作時，群眾和幹部都說『黨砲』很好：『財不多，好辦事。』『黨七爺可不比別的爺們，人痛快，好說話。』其實老百姓都痛恨他，願意打死反爲傷人。鄉幹部知道他有槍，會要過一次，他說：『我與小戶一條心，交槍可以，我家的人也要加入，一起防匪。』幹部惹不起他，就攔下了。這次工作開始，大伙都同意先闖別的，最後來搞他。

『黨砲』和狐狸一樣狡猾，看到我工作日漸深入對其不利，遂暗與至親老賈家，（小中農，七口人，兩個兒子會使槍，賈的媳婦是『黨砲』的外甥女。）老郝家（窮戶，三口人，『黨砲』大媳婦的娘家，清算時『黨砲』不讓他要地，也不讓他參加農會，『黨砲』將自己的地給了他三垧地。）聯絡。一面又恐嚇老賈家：『清算了我，還不清算你們？』計劃打死工作人員，奪得槍支拉出去當胡子。隨將二媳婦帶三個小孫子藉治病爲由，先送往親戚家去了。

七月十五日下午，王樹橋同志準備找『黨砲』來農會談談，隋永山（『黨砲』的狗腿，破落地主，當過胡子。）即自告奮勇要和高林一塊去叫『黨砲』，隋永山到黨家，趁高林外出小便時，即與『黨砲』設下圈套，騙工作人員到黨家來，即將他槍殺，然後拉出去。隋永山回到農會時就騙王同志說：『黨砲病了，腿長瘡不能下炕，家裡沒有人，兩個兒子上南屯隨禮去了，會上有事最好叫工作同志

去談談。」工作隊聽後，又派潘屯長與張振鐸去叫，「黨砲」的態度強硬，堅持要工作員去。適值到城裡清算的積極份子回來，聽後都很憤恨，新生鄉（幫助工作的）積極份子李保林帶了新正鄉張振鐸及該鄉組長陳萬福和四名自衛隊員自報奮勇，前去抓「黨砲」（帶長槍二支，短槍二支，洋砲二支）。

「黨砲」在隋承山走後，即積極佈置，叫回了兩個兒子，糾合了老賈老郝家全家。佈置七個男人埋伏於院內四周，老賈頭則拿一圍槍在屯子西頭準備堵截（他們共有圍槍三支，大刀一口。另外把六個女人和四個小孩帶到房後躲起來。李保林等一進院問黨：「爲什麼不到會上」去時，「黨砲」邊說：「我不去你們還想來動手呀？」邊摸腰裡的刀往後退，張振鐸看勢不對，剛喊：「不去綁起來」時，黨二在東邊圍倉子後邊先開槍打死了陳萬福，黨大在西邊碾道裡接着一槍打死了張振鐸，李保林也受了傷。黨二當即搶走了張振鐸的長槍和八粒子彈，解了兩匹馬離合院後婦女連夜向東南河套奔去。路過前烽屯時，會將走路的一對夫婦，綁在樹上捆打，叫他給光榮鄉捎信，恫嚇群眾要好好給他照管寄在親戚家裡的三個小孩子。

「黨砲」本來想拉進山裡去的，但走到海南雙岔河一帶無法走出去時，即將走不動的老賈太太、和七歲的小姑娘丟下，又順鐵路線繞到海倫火磨北二地的柳條通躑了二宿，又將走不動的老郝太太丟下。又往北過扎彩河奔長發區後十三戶孫麻子家（黨二大舅子）掛上孫麻子，充實武裝，決計襲擊翻身農民。先奔永安堡勝利鄉，遇四名自衛隊員，被他們打傷一名，搶去一支快槍，四十粒子彈，後竄互助鄉，打傷二名農民，捉去小地主老趙，向他要槍，因趙沒槍被打傷。後即回光榮鄉，札死了屯長的媳婦和妹子，帶走他留在屯裡通氣的忠實腿子張金山（張孫女許給黨孫子，張已爲農會押起。）又強

追張元吉父子三人（好人參加戶）在公路上搶劫了三個膠皮車的馬及農會的馬匹（共廿二匹），改換成馬隊，直奔開勒河南。在馬家溝抓住鄉幹部三名，正準備要槍斃，縣大隊圍剿的馬隊已趕到，遂將他們包圍在一個孤窰裡，結果打死「黨砲」等六名，活捉十二名，漏一名，我縣大隊一名戰士光榮犧牲。

廿四日全縣在城西民衆屯開沉痛的追悼會，將活捉十名胡子正法。並召開全縣幹部會，鄭政委號召大家接受這一血的教訓不要麻痺，我們若不開腦筋，腦筋就要被人打開。

東北日報九月九日

喇嘛甸事件血的教訓

顧 雷

喇嘛甸是泰康東南六十里的一個車站，全街有五百四十六戶，中有種地的一百餘戶，挖藥、熬鹽、打洋草的三百餘戶，手工業（木、瓦、皮匠）十餘戶，其他均是商人、地主、流氓及各類寄生蟲之流。偽滿時這裡特別複雜，除種地和賣勞力的外，並有警察、胡子、安清幫、一貫道、山東會、道德會等封建組織。當時借助敵偽勢力，威風不可一世，有「雁過拔根翎」之說。

「八一五」後，這一套帶有濃厚反動色彩的封建組織依然擁有雄厚勢力，當我工作展開後，均以假開明、假積極來蒙蔽我工作幹部，以達到其合法的進行各種破壞的目的。去年六月工作隊在此開闢工

作時，因社會經驗與工作經驗不足，又未能深入發動基本群眾，兼當時沒有掀起土地鬪爭，僅和平的分了一些開拓地。而參加分地者多爲僞滿職員及一些反動傢伙，故分地後，壞蛋乘機上台。工作同志離開後，壞蛋更肆無忌憚，再領導上未能認識到該街的複雜性，有些麻痺，致釀成此次武裝篡奪組織，以鬪爭爲名槍殺我積極份子之流血事件。

(一) 陰 謀

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去年六月，工作同志來喇嘛甸開展工作，因未發動基本群眾掀起土地鬪爭，曾開過興農合作社的大惡霸嚴振利在分地中東跑西顛，講起道來口若懸河，誤將其推爲參議員。成立農會時嚴即聯絡山東會會長，流氓薛寶兌等及山東會的人一同選舉劉景運爲農民會長。（劉爲僞滿警察，自衛團團長，並「富過胡子」當時因山東會大幫子人的隨聲附和，安清幫等封建組織串通，領導權遂被假借「多數人贊成」的欺騙手段奪去。自此群眾一直未敢動起來。

今春各地土地鬪爭的勝利，傳到了喇嘛甸來，部份群眾覺悟逐漸提高，劉景運在群眾要求下不得不隨着掀起一些小的鬪爭。但在鬪爭中屢將果實貪污中飽，遂被群眾罷免。這時農會中還是只有少數積極份子在活動，正會長姜秀林成份雖好，却缺乏鬪爭性與大胆潑辣的工作作風。此時嚴振利看到風頭不對，知道劉景運如果被推下台去，農會中一方面失去了領導，另一方面將失去主要的耳目，將來自己也有被鬪的危險。便又以參議員名義，連絡薛寶兌及山東會半強迫半欺騙的重把劉景運選上台去

。當時的藉口是：「農會少了副會長不行，劉景運過去幹過，有經驗了。」至此農會又二次被嚴等掌握。嚴振利自二次掌握農會後即百般設法阻碍鬪爭，加上劉景運在農會中作梗，很長時間，群眾敢怒而不敢言。兩方面都在秘密活動。

恰在這時，嚴振利的姪頭——淫婦張司氏（又名紅雲）於七月上旬由×××抵喇嘛甸，給嚴帶來了二萬九千塊錢的煙土（鴉片），並告訴嚴說，她認識一個白崇禧部下的團長名叫×××，讓嚴在喇嘛甸組織人對付政府，破壞鬪爭，過一兩個月後，即給嚴送委任狀來。嚴當即允諾。並各方面準備：一面抓緊劉景運、薛寶兌等活動力量，一面待機行動。至此嚴振利便由害怕鬪爭、阻碍鬪爭、走上組織陰謀反叛了。

（二） 暴風雨的前夕

上月各區掀起深入鬪爭，起浮物、挖壞根運動後，消息不斷傳達喇嘛甸子，貧苦群眾再也捺不住火了。特別是積極份子王化東，呂俊峰（自衛隊長兼衛公安員）等更爲積極，而呂俊峯對惡霸、地主、奸商的材料了解的特別細緻，對嚴振利過去作爲，如他的假仁假義、阿諛逢迎、吹、拍、騙，及偽滿時之各種罪行等知道的更多，並將這些材料供給了農會。經初步下層醞釀後，貧苦群眾遂在七月十七突將地主奸商楊四福（偽滿時賣油對米湯，賣酒對冷水，加胡椒辣椒，低價買，高價賣）劉長庚、劉少田等劫起。呂俊峯在這時又一再提議爲了澈底翻身，必須鬪爭嚴振利。當即得到大家同意，於十七日夜前往嚴振利家逮捕。當時副會長劉景運也隨着去了，在路上劉即百般阻撓，盡量拖延時

間，及至嚴宅附近時，天已快亮。劉景運即提議回家休息，天亮再抓，加之當時參加人數不多，大家真正大胆幹的決心還不穩固，不得不返回。

天亮後，劉景運便將此事告知嚴振利，嚴對呂俊峯便懷恨在心，一面假裝打通了思想，自動獻出破衣服兩件、母豬一個、牛一頭，各處喧揚自己打通思想了，並向大家說：「我也是窮人了，咱們要一塊澈底翻身。」一面和薛寶兌商量：「打蛇打頭，刨樹刨根」，讓薛動員山東會全體寫保給，保楊四福等，並觀察情況設計陷害呂俊峯。

二十二號，群眾未抓到嚴振利，雖對嚴之獻物不滿，但却覺的他是參議員不大敢惹，便集中大車到楊四福家中拉東西。當嚴得到這消息後，便同薛寶兌帶着山東會的人一起到楊四福家。到時楊之東西已被群眾拉走兩大車，嚴振利馬上說：「咱們要給人家留一點，不能都拉走。」這時積極份子王化東（現農會副會長）再也忍不住了。向大家說：「窮弟兄們！今天翻身不翻身就看這一回了，咱們不要給楊四福留一點東西，把他過去坑咱的都還給咱。」嚴振利聽後馬上大聲說：「我是縣指定的參議員（假的——作者註），咱們要給人家留一點，有事我撐。」說罷他又向山東會人說：「願意給老楊家留東西的站到這邊來！」他把手一指，山東會的人便都站到他指的地方去了。起財物的群眾有些胆小的聽見了嚴的口氣這樣大，也只得站了過去，剩下的只是少數積極份子不得不返回去。王化東當時便問劉景運爲什麼不拉東西，劉景運却說：「這是大多數人的意見。」

二十二號下午，嚴振利看事情要鬧大了遂召集劉景運、薛寶兌開會，擬定的計劃爲（一）先捕起呂俊峯去後患（呂對他材料最清楚），並捕起過去當胡子的張長儉，一面藉此混亂群眾視聽，一面

利用張咬政權的人。(二)以政府名義召開群眾大會殺之。(三)佈置和捏造事實並找出原告人來告呂俊峯。(四)槍斃後以捕挾對扭架隊造謠的人(此時有人說扭架隊在前方都打死了)爲名，每街組織二十個人準備收繳衙公所的槍，繼之捕捉對槍殺呂、張不滿的人。總之此時嚴振利已由秘密轉入公開了，並企圖假借民意和以槍斃壞蛋爲名，混亂一般群眾視聽，打擊和恫嚇少數積極份子，達到長期掌握喇嘛甸統治的目的。

(三) 大翻把

他們佈置好後，薛寶兌便忙著動員山東會的人，準備在大會上隨聲附和。嚴振利、劉景運去佈置原告。第二天(二十三號)十一點鐘，他倆通知各街開會，當時農會以爲是衙政府召集的，衙政府以爲是農會召集的，倆都來了。群眾到齊後(呂、張在內)嚴便講話說：「今天咱們開會，要想澈底翻身，必須剷除壞蛋，對不對？」下面叫「對！」他又說：「今天咱們要除壞蛋，呂俊峯、張長儉是壞蛋，咱們要捆起來，你們說對不對！」下面山東會便大叫「對！」有些不明真相的群眾以爲在大會上叫喚，誰是壞蛋一定不假，又知道張長儉過去當過胡子，便也隨波逐流的叫喚「對！」在這種情形下便把呂、張二人綁起來了。

第二天(二十四日)，嚴、劉又召集大會，當場審訊呂、張二人，在宣佈罪行時唸道：「呂俊峯第一條是福興隆告他過去買他缸沒給錢。(二)當過胡子。(三)樊成德告他在前次鬪爭中檢查他家時，私自裝起懷錶一塊、金溜子兩個、三十六尺花旗布。」(以上這些原告事後證實全是嚴在兩天中

強迫着告的)又宣佈張長儉是胡子。說完便問呂是否承認，當呂不承認時便打，連過去被鬪被押的地主奸商劉長庚、劉守勤也拿着大棒子打，嚴、劉、薛更強迫老百姓去打，誰不打就威脅說：「你是和他們同謀吧！打有我啦！我到縣上一說就行了！」使得羣衆含着眼淚打。最後，呂終因受刑不過便承認了。臨書押時呂俊峯向大家哭道：「我冤枉哪！」

另在審訊呂俊峯時，嚴振利又將張長儉帶到一個小屋裡說：「你在承認你當胡子時要咬住王街長(王景林)，並要說是他們幾個人選舉壞蛋呂俊峯當自衛隊長長的。」在種種威脅下，張長儉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說：「王街長也是胡子，壞蛋(?)」呂俊峯當自衛隊長是王街長、于效民、張冠軍選的(以上都是好人)。」這樣更便於嚴、劉等進一步捕捉政權幹部，達到一網打盡的毒計。

呂、張審訊完了，便都帶在一邊，嚴、劉向下面叫道：「該殺不該殺？」下面由於有山東會的操縱，都說：「該殺！」接着便綁上大車了。大車臨走時，呂俊峯向到會的人叫道：「同志們，窮弟兄們！你跟着我叫：祝革命早日成功！共產黨萬歲！活着爲了工作，死了也是工作。」當時積極份子王化東眼裡含着淚帶着幾個窮弟兄隨着喊：被嚴、劉等制止了。就這樣我們的呂俊峯同志就在七月二十四號下午被反動派殺死了。

遂後因該事件被政府及早發覺，主犯全部落網。想把舊政權一網打盡的狡計成了泡影。並以命償還了死者。

「我要給大家報仇！」

虞 丹

——記警衛營一連戰士朱海春訴苦

我四歲上就死了娘。一家七口，地無一壠，房無一間，東分西散，爹在外縣給人家炸麻花，整年貼着油鍋也只能糊過自己一張嘴。三個哥哥給人家抗活，常少吃少穿的。一個姊姊才十五歲爲了家養不活她，給了人家。剩下我跟我奶奶窮得常揭不開鍋蓋，東要一點，西要一點過日子。

苦在自己心裏

十歲那年，我上李六爺家放馬。李六爺是個大地主，錢多心就毒，下雨天，屋裏盛着滿缸滿缸的馬料不讓餵，定叫我到外邊去放馬，身上連塊麻袋片也不給，叫在雨裏挨澆，馬還不叫鍊韁繩，說鍊了馬吃不飽，不鍊吧，馬就往地裏跑，蹀壞了莊稼找上我毆罵：『你他媽的，不好好放馬，往地裏趕。』我說了一句『下雨天，不上鍊，那疔疔不跑。』他就說我跟他頂嘴，搶過馬鞭向我劈頭劈臉的抽，打得我眼腫鼻子流血，臉上的雨水和血水都混一塊堆啦。眼淚含在眼眶裏不敢掉出來，哭了還得挨打，說是不吉利。

放完了馬，天一晴就叫我下地拉黃豆、踩豆車。我說：「我來放馬，沒講下地。」你聽他怎說？他說：「不下地你就別吃飯，你來放馬，也沒講吃飯。」我只得下了地，踩豆車，沒長褲子穿，人站在滿豆莖的車上，豆針扎得腿上都起了鱗片，也沒人理。苦，苦在自己心裡。

白幹了一年還短他錢

第二年，屯裡徐屯長家一時缺人工剷地，放牛，把我們哥兒四個都挖去了。沒去前，他對我們甜言甜語說：「在咱這裡幹了幾年，咱給你們整點地，整匹馬。」我們哥兒四個一上手倒挺信他的，就去了，哪曉得狗日的一口空心話。呆在五月間，地剷完了，就把我大哥寫上了勞工，還說是仗了他的情份，幹三個月就行，其實是頂替一個溜號的。隔不多久又把我二哥寫上了國兵，三哥寫上了青年訓練，都是頂替人家的（他好從中弄錢），就剩我個人給他家放牛。

三個月後，大哥帶着個皮包骨頭的身子回來了，一天沒歇，一回來就給他幹活。幹到明年開春，向他要工錢，他拿起把算盤『踢踢塔』一算，說：「一年三百元，你歇了三個月工，誤了咱的地，一天計五元扣，三三見九，五九四百五，還短一百五。」狗屯長好狠心，是他把我大哥挖了來，是他又把我大哥寫去當了勞工，到頭來却要扣工錢，我大哥白給他幹了一年還不算，還短他錢。氣得我哥倆臉發了青，怎辦？錢在人家手裡，理在人家嘴裡，窮人有苦沒處訴，有冤沒處伸！只得嚥下口苦水幹活頂賬呀！

爹的大腿骨

在他家遭了好幾年罪，一年臘月間二哥國兵滿期了，回來時帶了一身疥，我和他合穿一件褂子，我也染上了，痛得我周身不得動彈，幹不了活，屯長就攆我。回家吧，跟奶奶過不了日子，沒法，我爹從外縣跑來把我措走了。一路要飯要到外縣，爹累倒了，一病病到正月間，我疥是好了，爹可就病死了。在那裡我沒親沒眷，離家又遠，沒法捎信給奶奶跟哥哥，爹的屍首擱了三、四天還沒錢買棺材，我個人挨門挨戶去磕頭求救，才要到了點錢，買了張席子把爹的屍首捲了起來，沒傢具挖土埋，就放在野地裡用碎土蓋了蓋。隔不多久再去的時候，席子扯爛了，爹的屍首也不見了，只剩下一根大腿骨，我當時抱住了大腿骨直哭，哭得周身都沒有勁，也沒人來理我啊！我心思哭死也沒用，就支撐起身子脫下一件小褂，弄一個布袋，把爹的大腿骨裝了起來，還是沒法埋，一狠心把它掛在一棵大樹桿上回頭就往家跑。

跑了好幾天，好容易到了家，可又不見了奶奶，大哥告訴我：奶奶也在正月間死了。到這時一家七口死的死，離的離，剩下哥兒四個窮得各人只有一把骨頭，眼看就快跟爹和奶奶一樣窮死了。

有共產黨就有我

幸好不久就光復了。八路軍到了縣裏，抓偽警，抓漢奸，反對的盡是我們窮人的仇人。我心思：『不大離，八路軍準是窮人的隊伍！』我就跑到縣裏『參加』了。

頭年我接到家來信，說工作隊到屯了，李六爺、徐屯長都團圓了，分得了地，哥三個日子過得樂和和的。

我的仇報了！我的仇是共產黨給我報的，我清楚：要沒有共產黨，窮人的仇多久也報不了，蔣介石用槍砲護着地主呢！

可是，今天我的仇雖是報了，還有不老少人的仇還沒報呢，我要堅決打垮蔣介石，給大家報仇。今後。有共產黨就有我，我這一輩子是跟定共產黨了。

（九月七日東北日報）